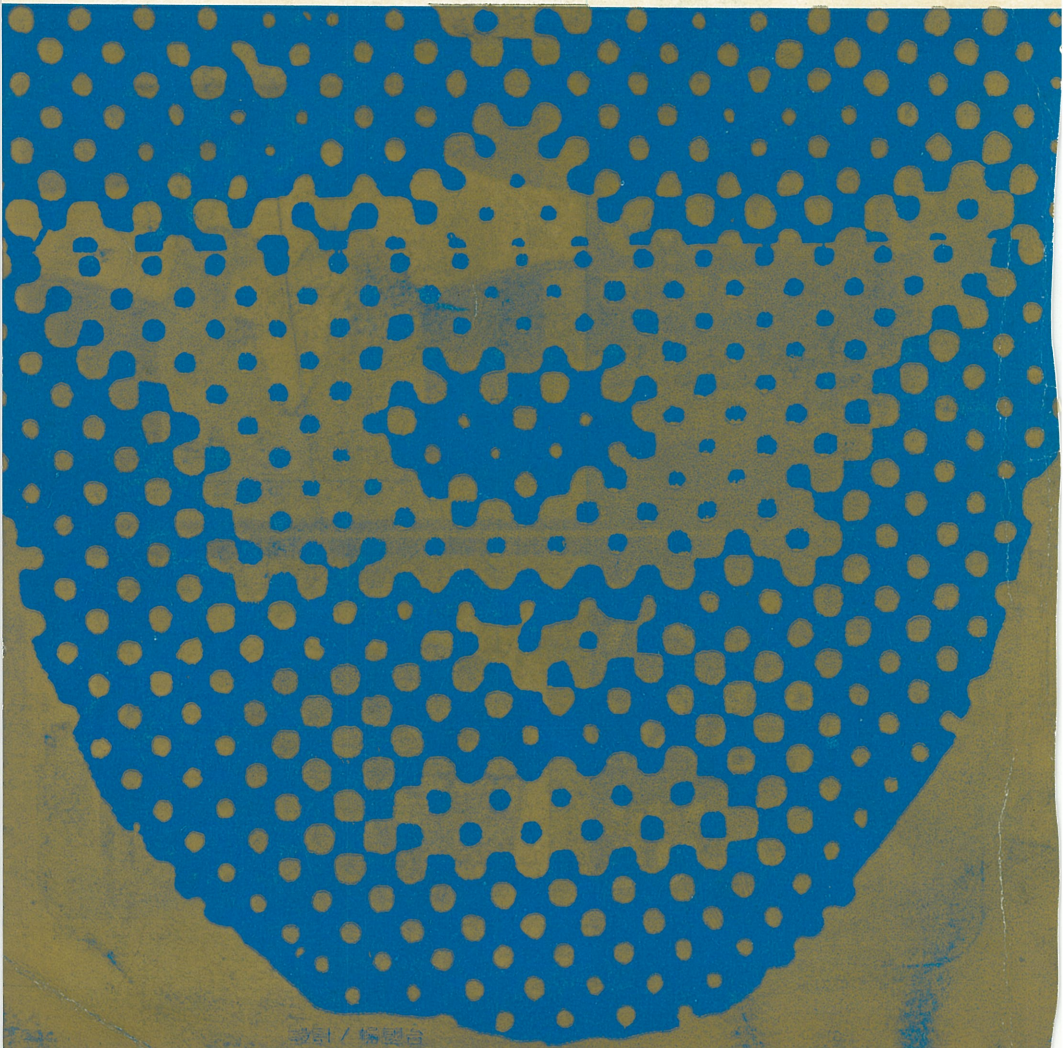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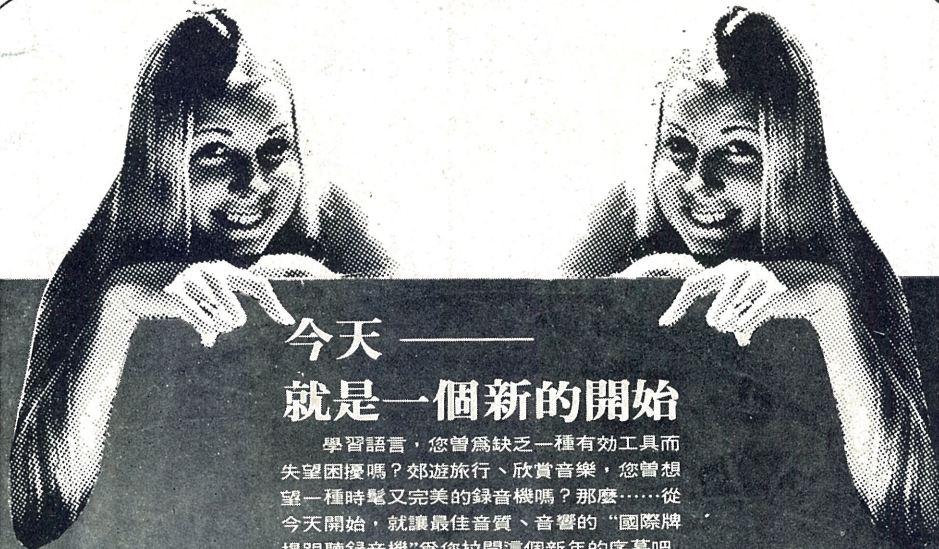


書書 14日評

OK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版出日1月6年63國民華中 ●





今天 ——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學習語言，您曾為缺乏一種有效工具而失望困擾嗎？郊遊旅行、欣賞音樂，您曾想望一種時髦又完美的錄音機嗎？那麼……從今天開始，就讓最佳音質、音響的“國際牌提跟聽錄音機”為您拉開這個新年的序幕吧。



- 強韌伸縮提把，攜帶方便。
- 隱藏式麥克風，靈敏度高。
- 自動錄音，音質純美，永不失錄。
- 交直流兩用，使用自如。

RQ-711S

National Cassette Recorder

* 請向各大電器經銷商及百貨公司電器部選購。



國際牌 提跟聽 **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書書 目評

BOOK REVIEW & BIBLIOGRAPHY

14期目錄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專論	陳 森 [21]	論姜貴小說的主題
書評	余光中 [38]	評英譯「中國文學選集」
	亮 軒 [77]	「弘一大師傳」
書介	投 石 [6]	歐美科學新書簡介
短評	何 欣 [55]	誠實與容忍
	陳 克 環 [59]	水晶的三支鏢
特稿	呂 秀 蓮 [112]	出版契約的訂立
書簡	夏 志 清 [70]	夏志清書簡
報導	惠 天 [33]	姜貴的小說
	簡 宛 [62]	從世界兒童圖書日談起
	張 耀 煌 [67]	我們的兒童圖書室
	林 清 玄 [84]	黃春明·小說·黃春明
專欄	琦 君 [3]	三更夢書當枕
	景 翔 [16]	真正的敵人是「無知」
	薇薇夫人 [73]	祇要有書
	黃 葉 [103]	書林閒話
	本刊資料室 [89]	作家話像 (8)
書目	莊 園 [108]	馬基維利「君王論」
	本 社 [132]	編後
	陳 香 等 [130]	書評信箱
	方 邁 [1]	批評索引
	本刊資料室 [97]	作家書目
	衛 書 [101]	四月新書
	邱隆發 [119]	二十五年來現代詩總目錄 (上)

封面設計：楊國台 刊頭設計：古統賢 作家畫像：沈臨彬

■ 本刊文字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歐美地區定價(含郵費)：

每册：美金一元(平郵) 美金2元(航空)

一年(12期) 美金10元(平郵) 美金17元(航空)

亞洲地區定價(含郵費)：

一年(12期) 美金6元(平郵) 美金10元(航空)

長期訂閱請將支票或郵局滙票逕寄本社，海外訂閱

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逕寄本社：P.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本社美方聯絡人

Mrs. Jane Shih

304 Bliss Dr.

Urbana, Illinois 61801

U. S. A.

書評書目

每月一日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一至八期為雙月刊，第九期起改月刊)

發行人：洪敏隆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址：臺北市博愛路五七號(四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七六三

劃儲戶：一九二七四號

總經理：遠東書報社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誌第三七四〇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登記執照三三二二三號

一年(12期) 定價每册20元
二年(24期) 定價每册33元

郵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三更夢書當枕

琦君

——我的讀書回憶

• 3 •

我五歲正式由家庭教師教我「讀書」——認方塊字。起先一天認五個，覺得很容易。後來加到十個，十五個，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快。而且老師故意把字顛三倒四的讓我認，認錯了就打手心。我才知道讀書原來是這麼苦的一回事，就時常裝病逃學。母親說老師性子很急，想一下把我教成個才女，我知道以後一定受不了，不由得想逃到後山庵堂裏當尼姑。母親笑着告訴我尼姑也要認字唸經的，而且吃得很苦，還要

上山砍柴，我只好忍着眼淚再認下去。不久又開始學描紅。老師說：「你好好的描，我給你買故事書。」故事書有什麼用呢？我又看不懂，我也不想看，因為讀書是這麼苦的事。

最疼我的老長工阿榮伯會畫「毛筆畫」，就是拿我用門牙咬扁了的描紅筆，在黃標紙上畫各色各樣的人物。最精彩的一次是畫了個戲臺上的武生，背上八面旗子飄舞着，懷裏抱個小孩，他說是「趙子龍救阿

斗」，從香煙洋片上描下來的。他翻過洋片，背面密密麻麻的字，阿榮伯點着一個字一個字地唸，有的字我已經認識，他唸錯了，我給他改正，有的我也不認識。不管怎樣，阿榮伯總講得有頭有尾。他說「小春，快認字吧，認得多了就會讀這些故事了，這裏面有趣得很呢！你認識了再來教我。」

爲了要當他的老師，也爲了能看懂故事，我對認字發生了興趣。我也開始收集香煙洋片。那時的香煙種類有大英牌、大聯珠、大長城等等。每種包裝裏都有一張彩色洋片。各自印的不同故事：封神榜、三國演義、西遊記、二十四孝都有。而且編了號，但要收齊一套是很難的。一位大我十歲左右的堂叔，讀書方面是天才，還寫得一手好魏碑。老師却就是氣他不學好，不用功。他喜歡偷酒喝、偷煙抽，尤其喜歡偷吃母親晒的鴨肫肝。因此我喊他肫肝叔。他講「三國」講得真好聽，又會唱京戲，講着講着就唱起來，邊唱邊做，劉備就是劉備，張飛就是張飛。連阿榮伯都心甘情願偷從儲藏室裏打酒給他喝。我就從父親那兒偷加力克香煙給他抽。他有洋片都給我。我的洋片愈積愈多，故事愈聽愈多，字也愈認愈多了。在老師

面前，那怕他把方塊字顛來倒去，我都能確確實實的認得。老師稱讚我「天份」很高，提前開始教「書」，他買來一本有插圖的兒童故事書，第一天教的是司馬光的故事。司馬光急中生智，用大石頭打碎水缸，救出將要淹死的小朋友。圖畫上一個孩子的頭伸出在破缸外面，還有水奔流出來。司馬光張手豎眉像個英雄，那印象至今記得。很快的，我把全本故事書看完了，仍舊很多字不認識，句子也都是文言，不過可以猜。不久，老師又要教詩：「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詩原來還可以數數呢。後來肫肝叔又教我一首：「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無數片，飛入梅花都不見。」似乎說是蘇東坡作的，我也不知道蘇東坡是誰，肫肝叔說蘇東坡年歲很大才開始用功讀書，後來成爲大文豪，所以讀書用不着讀得太早，讀得太早了反而變成死腦筋，以後就讀不通了。他說老師就是一輩子讀不通的死腦筋，只配當私塾老師。他說這話時剛巧老師走進來，一個栗子敲在他頭頂上，我又怕又好笑。就裝出畢恭畢敬的用功樣子。可是肫肝叔的話對我影響很深，我後來讀書總讀不進去，總等着像蘇東坡似的，

忽然開竅的那一天。

八歲開始讀四書，論語每節背，孟子只選其中幾段來背。老師先講孟子幼年故事，使我對孟子先有點好感。但孟子長大以後，講了那麼多大道理我仍然不懂。脾肝叔真是天才，沒看他讀書，他却全會背。老師不在時，他解說給我聽：「孟子見了梁惠王，惠王問他在時，他解說給我聽：『孟子見了梁惠王，惠王問他你咳嗽呀？（王曰叟），你老遠跑來，是因爲鯉魚骨卡住嗎？（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故鄉土音）吾』」（魚）同音）孟子說不是的，我是想喝杯二仁湯（亦有仁義而已矣）。」他大聲地講，我大聲地笑，這一段很快就會背了。老師還教了一篇鐵他尼郵船遇險記。他講郵船撞上冰山將要沉沒了，船長從從容容地指揮老弱先上救生艇，等所有乘客安全離去時，船長和船員已不及逃生，船漸漸下沉，那時全船燈火通明，天上繁星點點，船長帶領大家高唱讚美詩，歌聲盪漾在遼闊的海空中。老師講完就用他特有的聲調朗誦給我聽，唸到最後兩句「慈愛之神乎，吾將臨汝矣。」老師的聲調變得蒼涼而低沉，所以這兩句子我牢牢記得，遇到自己有什麼事好像很傷心的時候，也就用蒼涼的聲音，低低地唸起「慈愛之神乎，我將臨汝矣。」如今想來很可笑

，當時的確有一種登彼岸的感覺。總之，我還是非常感激老師的，他實在講得很好，由這篇文章，使我對文言文及古文慢慢發生了興趣。後來他又講了一個老賣藝人和猴子的故事給我聽，命我用文言文寫了一篇「義猴記」，寫得文情並茂。內容是說一個孤孤單單的老賣藝人，與猴子相依爲命。有一天猴子忽然逃走了，躲在樹頂上，賣藝人傷心地哭泣着，只是懺悔自己虧待了猴子，沒有使牠過得快樂幸福，猴子聽着也哭了，跳下來跪在地上拜，從此永不再逃，老人也取消了他頸上的鎖鍊。後來老人死了，鄰居幫着埋葬他，棺木下土時，猴子也跳入墓穴中殉主了。我寫到這裏，眼淚一滴滴落下來，落在紙上，不知怎的，竟是越哭越傷心，彷彿那個老人就是我自己，又好像我就是那隻猴子。我確實是動了真感情的，照現在的說法，大概就是所謂的「移情作用」吧。老師雖沒有新腦筋，倒也不是脾肝叔說的那樣死腦筋，他教導我讀書和作文，確實有一套方法。可惜他釘得太緊，罰得太嚴，教起女誠女論語時那副神聖的樣子，我就打哆嗦。有一次，一段左傳實在背不出來，我就學母親揪着肚子裝「胃氣痛」，老師說我是偷吃了生胡豆，肚子裏

氣脹，就在抽屜裏找丸藥。翹鬚子仁丹跟樟榔屎、斷頭的蠟燭和在一起，怎麼嚙得下去，我連忙打個呃說好了好了。其實老師很疼我。他長齋禮佛，佛堂前每天一杯淨水，一定留給我喝，說喝了長生不老，百病消除。加上母親的那一杯，所以我每天清早得喝兩杯面上飄着香灰的淨水。然後爬在蒲團上拜了佛，才開始讀書。老師從父親大書櫥中取出來的古書冒着濃濃的樟腦味，給人一種回到古代的感覺。記得那部詩經的字非常非常的大，紙非常非常的細而白。我特別喜歡。可惜我背的時候常常把次序顛倒，因為每篇好幾節都只差幾個字，背錯了就在蒲團上罰跪，跪完一支香。起初我抽抽嚙嚙的哭，後來也不哭了，聞着香煙味沉沉地想睡覺。就伸手在口袋裏數胡豆，數一百遍總該起來了吧。肫肝叔說得不錯，人來此世界只為受苦，我已開始受苦了。不由得又唸起那兩句文章：「慈愛之神乎，吾將臨汝矣！」晚上告訴母親，母親說「你不可以這樣調皮。你要用功讀書，我還指望你將來替我爭口氣。」我知道她為的是二姨太，二姨太是父親在杭州做大官時娶回的如花美眷。這件事着實傷了母親的心，也使我的童年蒙上一層陰影。現在事隔

將近半個世紀，二姨太也去世整三十年，回想起她對我的種種，倒也並不完全出於惡意。有件事還不能不感激她，就是我有機會看那麼多小說，正是由於她。她剛回故鄉時，因杭州人言語不通，就整天躲在房裏看小說，父親給她買了不知多少小說，都用玻璃櫥鎖在他自己書房裏，鑰匙掛在二姨太脅下叮叮噹噹的響。我看了那些書好羨慕，却是拿不到手，老師也不許我看「閒書」。有一天，肫肝叔設法打開書櫥，他自己取了西廂記、聊齋誌異等等，給我取了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我們就躲在穀倉後面，邊啃生蕃薯邊看，看不懂的字問肫肝叔，為了怕二姨太發現，我們得悄悄的看。因此我一知半解，不像肫肝叔過目不忘，講得頭頭是道。但無論如何，我們一部部換着看，背着老師，倒也增長了不少「學問」。在同村的小朋友面前，我是個有肚才的「讀書人」。他們想認字的人都奉我為小老師，真是過足了癮，可見「好為人師」是人之天性。阿榮伯為我在他看守桔園的一幢小屋裏，安排了條檯和長木板桌，那兒人跡罕到，我和小朋友們可以擺家家酒，也可以上課讀書。我教起書來好認真，完全是一副鐵面無私的樣子，我的教材就是兒

童故事書和那一套套的香煙洋片，我講了故事再講背後的「文章」，挑幾個生字用墨炭寫在木板上，學着老師教我的口氣，有板有眼。還要他們唸，唸不出來真的就打手心，我清清楚楚記得有一次硬是把一個長工的女兒打哭了，她母親向我母親告狀說我欺侮她，還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我心裏那份委屈，久久不能忘記。因此也體會到，每當老師教我時，我實在應該用心聽講，才不辜負當老師的一片苦心。

二姨太雙十年華，却也吃齋拜佛，照說應該和我母親合得來，但她們各拜各的佛，連兩尊如來佛都擺出各不相讓，各逞威嚴的樣子。二姨太用杭州口音唸白衣咒，心經，非常好聽。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看小說也一句句大聲地唸出來，她看天雨花、燕山外史等等，唸一句，頓一頓，我站在一邊聽呆了。她回臉瞪着我問：「你在這兒幹什麼？」我很自然地說：「聽你唸書呀。」她大聲說：「小孩子不能看這些書。」我心想我並沒有看，是你在看嘛！但也懶得分辯，回瞪她一眼就走開了。但不幸的是有一天被她發現紅樓夢不見了，她確定是我偷的，更糟的是父親又發現書房裏少了幾幅名畫，幾部碑帖，兩案併發，肫肝叔和我都受

了嚴重的拷問。肫肝叔一切都承認了，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他說拿碑帖是爲了臨摹，父親當場叫他寫字，他拿起筆一揮而就，寫的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大字，露出一臉的得意。沒想到父親居然點了幾下頭說，「字倒是有天分，你以後索性從寫字上下功夫。」肫肝叔奉命惟敬，父親就叫他抄金剛經，抄朱伯盧先生治家格言。然後二姨太轉向我低聲地說：「小春，你應當專心讀聖賢書，這種小說不是你應當看的。」

她的聲音溫和裏透着一股斬釘截鐵的力量，這股力量是父親給她的，從那時起，我就怕了她，也有點恨她。但是看閒書的慾望却愈來愈強烈，我懷着一份報復的心理，去看大人們不許看的書。清宮十三朝，七劍十三俠，春明外史，施公案，彭公案……越看越覺得閒書比左傳孟子有趣多了。老師看我昏昏沉沉的樣子，索性開了書禁，每天指定我看幾回三國演義，幾回東周列國誌，命我學東萊博議爲人物史事評論，這下又苦了我了。肫肝叔却是文章洋洋洒洒，有一天他自動寫一篇曹孟德論，把曹操捧上天，說劉備是個「德之賊也」的鄉愿，父親和老師看了都連連點頭。他得意地對我說，寫議論文一定要有和衆不同的見解，

才可以出奇制勝。但我對議論文總是沒興趣，因此古文中的議論文也不喜歡讀。我背得最熟的是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劉禹錫的陋室銘和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好像自己也有飄然物外之概。

幸好這時我的另一位在上海念大學的二堂叔暑假回來了。他帶回好多雜誌和新書。大部份都是橫着排印的，看了好不習慣，內容也不懂，他說那都是他學「政治經濟」的專門書，他送給我一本愛的教育和一本安徒生童話集，我說我早已讀大人的書了，還看童話。他說童話是最好的文學作品之一種，無論大人孩子都應當看。他並且用「官話」唸給我聽。他說官話就是人人能懂的普通話，叫我作文也要用這種普通話寫，才能够想說什麼就寫什麼，寫得出真心話。老師不贊成他的說法，老師說一定要在十幾歲時把文言文基礎打好，年紀大點再寫白話文，不然以後永不會寫文言文了。我覺得老師的話也有道理，比如我讀林琴南的茶花女軼事，還有玉梨魂、黛玉筆記等，那種句子雖然不像說話，但也很感動人，而且可以搖頭擺尾的唸，唸到流眼淚爲止。二叔雖然主張寫白話文，他自己古文根基很好。他又送我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害我

讀得涕淚交流。這些「愛情」書，都是背着父親和老師看的，其實我那時的興趣早已從「除暴安良」的武俠轉移到「海枯石爛」的言情了。十二歲的女孩子，就學着黛玉筆記的筆調，寫了篇「碎心記」。放在抽屜裏被老師看到了，他擺着一臉的嚴肅說：「文章選可以，只是小小年紀，不可以寫這種悲苦衰爛的句子，會影響你的福份的。」其實我寫的是母親的心情，寫得自認爲非常哀怨動人。二叔也誇我寫得好，說我以後可以寫小說，不過要用白話文寫。他叫我把他的故事寫下來。原來他心裏有一段非常羅曼蒂克的愛情。他喜歡侍候二姨太的丫頭阿玉。阿玉見了他，低垂着眼簾却有說不完的情意，肫肝叔也喜歡她，她理也不理他，肫肝叔說：「她是應當喜歡二哥的，我不配。」從這一點看，肫肝叔是個心地很好的人。我教阿玉認字讀書，二叔也買了整套的偉人故事書送她。肫肝叔說：「還是讓她讀二十四孝吧！那樣她才能死心塌地侍候二嫂，讀新書她就會不甘心，她就會哭的。」他說得一點不錯，阿玉一直忍，也一直哭，後來哭着被嫁給了船夫，全家就在一條烏蓬船上飄飄盪盪，所以二叔對她的愛情也沒個了結。在當時，她倆那種脈

脈含情的樣子看了真叫人心痛。我打算學郁達夫「桂花」的筆調來寫，但後來進了中學，學算術，學英文。因此看閒書、寫閒文的心情反而沒有了。

我到杭州考取中學以後，吃齋唸佛的老師覺得心願已了，就出家當和尚去了。我心頭去了一層讀古書的壓迫感，反而對古書起了好感，寒暑假，就在父親書櫥中，隨意取出一本本線裝書來翻翻，聞到那股樟腦味，很思念老師。父親要我系統地讀四史。古文辭類纂和十八家詩鈔由他選了給我讀。可是我只能按着自己的興趣背誦，父親有點失望，他說我將來絕不是個做學問的人，這一點是不幸而言中了。

從學校圖書館中，我借來很多小說和散文，尤其是翻譯小說。父親對朱自清、俞平伯的文章很欣賞，可是小說仍不贊成我多看。我倒也用不着像小時候那麼躲着他偷看。那時中學課業不像現在繁重，課餘有的是時間，我看了巴金、老舍、茅盾等人的小說，西洋小說中，我最愛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反覆看了好幾遍，奧爾柯德的小婦人是當英文課本念的，我們又指定看好妻子；小男兒的原文，因為文字較淺。其他如簡愛，傲慢與偏見，悲慘世界，亦使我愛不釋手。尤

其是小婦人和簡愛，我當時會感到寫小說並不難，只要有一顆充滿了「愛」的心。記得當時還摩仿各家筆法，寫了一個中篇小說「三姐妹」，大姐憂鬱如林黛玉，日記都是文言文的，二姐是叛逆女性，三妹天真無邪，寫得情文並茂，自謂融紅樓夢小婦人和海濱故人於一爐，此文如在，倒是我真正的處女作呢。二姨太向我借去茶花女和廬山的「象牙戒指」，又一句句的唸出聲來，唸完了偏又說「如今的新派小說真囉嗦，形容句子一大堆，又沒個回目。」這麼說着，却又向我再借，有時還看得眼圈兒紅紅的。在看小說上，我們倒成了朋友，我把這話告訴母親，母親深陷的眼神定定的看着我半晌說：「你們彼此能談得來，我也放心不少。」母親臉上表情很複雜，好像欣慰，又好像失落了什麼。我心裏很難過，我覺得聖賢書和羅曼蒂克的愛情至上主義很難協調，因此我把紅樓夢看了又看，覺得書中人個個值得同情。對自己的家庭，我也作如是觀，因此我一時豁達，一時矛盾，一時同情母親，一時同情二姨太。後來讀了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好像又進入另一種境界，想探討人生問題，心性問題，教我國文的王老師叫我看宋儒學案，王陽明傳習錄，胡適

中國哲學史大綱。可是對我來說，這些書都太深了，倒是傳習錄平易近人。那時啓發心智的書不及現在這麼豐碩，我本是個不喜愛看理論書的人。父親恨不得我把家中藏書都讀了，我却毫無頭緒地東翻翻西摸摸，先讀莊子，讀不懂了放下來再抽出楚辭來唸，唸着離騷和九歌時，不禁學着家庭老師淒愴的音調低聲吟誦起來，熱淚涔涔而下，覺得人生會少離多，十分悲苦。心中腦中一團亂絲理不清，我寫信給故鄉的二叔和肫肝叔，他們的回信各不相同。二叔勸我讀唐詩宋詞，寄給我一本納蘭的飲水詞，吳蘋香的香南雪兆詞與李清照的漱玉詞，叫我細讀。他說詩詞是圖畫的，音樂的，哲學的，多讀了對一切自能融會貫通。肫肝叔却叫我讀莊子，讀佛經，他介紹我看景德傳燈錄，佛說四十二章經，心經淺說。那陣子，我變得痴呆的，無限虛無感、孤獨感，覺得自己是個哲人。沒有人了解我。王老師發現我在鑽牛角尖，叫我暫時放下所有的書本，連小說也別看，撒開的玩。他時常帶我們作湖濱散步，西湖風光四時不同，每處景物都有歷史掌故，他風趣的講解和爽朗的笑聲，使我心胸開朗了不少。他說讀書、交朋友、遊山玩水三者應融為一體

，才是完整的人生。所謂人生哲學當在日常生活去體會尋求。不要為空洞的理論所困擾。他說「三更夢書當枕，千里懷人月在峯」就是三者合一的境界。高中三年中，王老師對我的啓迪很多。他指導我速讀和精讀的方式，如何作筆記，如何背誦，如何捕捉寫作的靈感。我漸漸感到生命很充實，自己在成長，成長中，大自然、朋友、書本是最好的伴侶。

父親愛讀書、藏書，也愛搜集版本、碑帖和名家字畫。杭州住宅書房中，有日本影印大藏經，四史精華，四庫全書珍本，三希堂、淳化閣法帖，和許多善本名家詩文集。父親每年夏天都去別墅雲居山莊避暑，所以山上也有一部份他自己特別喜愛的書。放暑假後，我就上山陪他散步讀書。別墅是三間樸素的小平房，繞屋是蔥籠的細竹。四周十餘畝空地一半是果園，一半種山薯玉蜀黍。山頂有一座小小茅亭，每天清晨我們在中行深呼吸，東方彩霞映照着煙波渺渺的錢塘江，左邊是沉睡的西子湖。父親晚年懷着逃世的心情上山靜養。勉勵我要好好利用藏書，愛惜藏書，不要學不肖子弟，把先人藏書字畫都賣了。父親說這話是很沉痛的，因為我是長女，妹妹才五歲，家中沒有

應門五尺的男童。所以我當時曾立誓要保存父親在杭州和故鄉兩地的全部藏書。沒想到抗戰軍興，父親帶了全家回故鄉，杭州淪於敵手，全部書畫就無法照顧了。

避亂故鄉，父親憂時傷事，健康一日不如一日，幸得故鄉的書齋中，另有一套藏書，是商務影印的大藏經，四部叢刊之二十四史，十三經注疏等……。大伏天裏，在城裏工作的二叔特別回來幫我晒書，肫肝叔也來了，他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頭髮稀稀疏疏的，竟已像個老頭子了。二叔則顯得越發深沉了。父親見了他很高興，叫他幫着我把書房整理出來。父親的書房在正屋右首邊，隔一道青石大屏風。一幢單獨平房內分三間，最外面一間擺着紅木鑲雲母石面的長桌，以備賞畫之用。進圓洞門另一長房間是書房，上邊一張油木榻床，父親看書倦了在此休息，右首套房是經堂，是父親誦經靜坐之處。書櫥裏是藏經，四部叢刊以及木板善本專集等，則放在外書房中，這一座書城已足夠使二叔和我留戀了。肫肝叔在山中檢來一些松樹的內皮，就着自然的筆硯併成「聽雨軒」三字，貼在圓洞門上，父親看到了也點頭讚許。經堂的落

地門外是小院落，種着茂盛的水竹，風雨掠過，竹浪翻騰。在我的記憶裏，好像這個小院落中，一直下着雨。也許是父親和我都偏愛雨，喜歡在雨天到經堂裏，燃起一爐檀香，隔着窗兒欣賞萬竿煙雨圖。父親病中喜讀杜甫詩，大概是國難家愁，心境與少陵相似。因此影響我於學詩之初，就偏愛杜詩。我第一首律詩「懷西湖友人」就是由父親改定的，記得當中四句是「三年湖海燈前夢，萬古滄桑劫後棋。故國雲山應未改，西湖筇屐倘相期。」父親與來時也作詩，可惜他的詩稿，於離亂中不及帶出，現在還記得幾首，有一首記友人來訪的詩：「具黍但園蔬，虛邀有塊予。傾杯迎故舊，備箸怨清疏。老至交情篤，亂來村里墟。甌江幸地僻，還喜暫安居。」雖未見功力，却是款切自然。我們父女聽雨軒中歲月，還算過得悠閒。二叔於星期假日，一定下鄉陪父親作上下古今談，他讀的新理論書比父親多，我更不敢望其項背。他每於書櫥中取出一部書，略略翻閱，便能述其梗概。他告訴我無論讀古書新書，都要能抓住重點，先看作者自序與目錄，略讀即可，不必逐字逐句推敲。如有興趣，可摘錄與自己相同及相反意見。並加批註，最好用活頁，

以所讀書性質歸類。不作筆記亦可，於書頁上下空白處批註。純文學書如詩歌散文，則可任意圈點。他說會讀書的人，不但人受書的益處，書亦受人的益處。此話我時時牢記在心。他詩詞背得很多，用工楷抄了一本詩詞選，題為「詩詞我愛錄」。後來我也學他把自己心愛詩詞抄一本「詩詞我愛錄」。此抄本曾帶來臺灣，不意竟在辦公室抽屜中不知被何人盜去，十分痛心。他和父親談哲學、宋明理學，說來頭頭是道，連佛經他都看了不少。他並不贊成我年紀輕輕的就讀佛經，却寫了佛經上四句給我作座右銘：「一切衆生，莫不有心，凡有心者，皆當成佛。」他說：佛經道理深奧，總括起來也就是「我心即佛」四字。「佛」即是最高之智慧。宋明理學無論是程朱、陸王，都未跳出這個道理。只是治學方法上不同而已。他說肫肝叔雖也看佛經，却是自恃聰明，走火入魔，十分可惜。那時肫肝叔已不幸染上不良嗜好，處處躲着我父親，見了二叔也是自慚形穢，默無一言。對我却始終推心置腹，他給我看他自嘆的詩，記得其中四句是「因無骨相饑寒定，只合生涯冷淡休。羞向鷄蟲計得失，那堪兒女足酸愁。」我看了也只有嘆息。父親去世時，

他於無窮悔恨中，作了一首晚聯：「涕淚負恩深。憶十年誨諭諄諄，總爲當時愛我切。人天悲路絕。對四壁圖書浩浩，方知今日哭兄遲。」我至今憶及，猶感愴然。這兩位叔叔一樣有極高天分，一樣的讀了很多書。却是氣質如此迥異，人生觀如此不同。這疑問，我到今天都時時在心。如今他們都淪陷匪區，以二叔的潔身自愛，嫉惡如仇，在毛匪摧毀文化的非人生活中，不知何以自處。他還能讀他喜愛的書，侃侃地發表他的見解嗎？還有落拓的肫肝叔，一生遊手好閒，又如何整天做工都吃不飽的日子裏討生活呢？

父親逝世後，我又單身負笈滬上繼續學業，大學的中文系主任夏承燾老師對我在讀書方法上，另有一番指引。他說讀書要「樂讀」，不要「苦讀」。如何是「樂讀」呢，第一要去除「得失之心」的障礙，隨心瀏覽，當以欣賞之心而不必以研究之心去讀。過目之書，記得固然好，記不得也無妨。四史及資治通鑑先以輕鬆心情閱讀，古人著書時之渾然氣運當於整體中得之。少年時代記憶力強，自然可以記得許多，本不必強記，記不得的必然是你所不喜歡的，忘掉也罷。遇第二次看到有類似故事或人物時自然有印象。讀

哲學及文學批評書時，貴在領悟，更不必強記。他說了個有趣的比喻：你若讀到有與會之處，書中那一段，那幾行就會跳出來向你握手，彼此莫逆於心。遇有和你相反意見時，你就和他心平氣和辯論一番，所以書即友，友亦書。詩詞也不要死死背誦，更不必記某詩作者誰屬，張冠李戴亦無妨，一心純在欣賞。遇有心愛作品，反覆吟誦，一次有一次的領會，一次有一次的境界。吟誦多了自然會背，背多了自然會作，且不至局限於某一人之風格。全就個人性格發展，寫出流露自己真性情的作品。他教學生以輕鬆的行所無事之態度讀書，自己却是以極認真嚴肅態度做學問。他作了許多詩人、詞人的年譜，對白石道人研究尤為深入。我也幫忙他整理許多資料，總覺研究工作很枯燥，他說是年齡境界未到，不必勉強。性格興趣不相近，也不必勉強。大學四年中，得夏老師「樂讀」的啓示，培養了讀書的興趣，也增加了寫作的信心。卒業後避亂窮鄉，舉目無親，心情孤寂，幸居近省立聯高，就向圖書館借來西洋哲學書及翻譯小說多種看。我寫信給夏老師報告讀書心得，也訴了一些內心的悲苦，他來信告訴我說：「近讀迭更司塊肉餘生一書，

反覆沉醉，哀樂不能自主。自惟平生過目萬卷，總不及是書感人之深。如有英文原本，甚盼汝重溫數過，定能益汝神智，富汝心靈，不僅文字之娛而已。」他也正在讀歌德書。每節錄其中警語相勉：「人生各在煩惱中過活，但必須極端肯定人生，乃能承受一切幻滅轉變，不為所動，隨時賦予環境以新意義，新追求，超脫命運，不為命運所玩侮。」他又說「若無煩惱便無禪，望你以微笑之智慧，化煩惱為菩提，以磨刮出心性之光輝。」他指示我讀西洋哲學之餘，應當回過來再讀老子。篇幅不多，反覆讀之，自能背誦。老子卒業後再讀莊子，並命於萬有文庫中找出西塞羅文錄來讀其中說老一篇，頗多佳喻。我寫給他自己習作的詞。他說：「文字固清空，但仍須從沉着一路做去。」他叫我不要傷春，不要嘆年長，人之境界，當隨年而長。他引僧肇物不遷論中句「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以勉勵。他說：「年來悟得作詩作詞，斷不能但從文字上着力。放翁云邇來書外有工夫，願與希真共勉之。」他的來信，每一句話都像名山古剎中的木魚清磬之音，時時敲擊心頭，助我領悟人生至理。如今恩師身陷大陸。曾記當年在滬上時，杭

州陷於日寇，他曾有詞詠孤山云：「湖山信美，莫告訴梅花，人間何世。獨鶴招來，共臨清鏡照憔悴。」不知他面對今日大陸河山，清鏡中更是怎樣一副白髮衰顏呢？

抗戰後半期，我雖與恩師不會同處一地，而書信往還，他對我讀書爲人爲學，啓迪實多。在那一段寧靜的歲月中，我也確實讀了一些書。但愈讀愈感到在浩瀚書海中自身智識的貧乏，和分寸光陰的可貴。

勝利還鄉，第一件事就是叩見恩師，並請他指點如何重整殘缺的圖書。因家園曾一度陷於日寇，聽雨軒被日機炸毀一角。一部份藏書化爲灰燼。復員回杭州，檢點寓所與雲居山莊兩處的存書，許多善本詩文集都已散失，藏經和碑帖亦已殘缺不齊。這都是無法重補的書，實令人痛心。統計永嘉與杭州兩處餘書不及原來三分之一。追念父親當年的托付之重，我乃盡力把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及四庫全書珍本等叢書中缺失者買來補齊，重新整理書房，且供上佛堂，也是對先人的一點紀念。沒想到卅八年共匪渡江，倉促中家人安危都成問題，故鄉與杭州兩處藏書，竟然無法搶救。眼睜睜看着先人餘業，即將被共匪摧毀，於萬分

沉痛的心情之下，只得把杭州的藏書全部捐贈浙江大學圖書館，故鄉的書全部捐贈籬園圖書館（孫仲容先生讀書處）。希望藉了公家力量，保留一二，亦足以告慰先父在天之靈。我當時惶惶離開杭州，行囊簡便，自己特別心愛的幾部書和父親生前批註圈點過的書，都無法攜帶。只得鄭重托付恩師，希望有一天河山光復，能重見恩師，也領回碩果僅存的幾部書。

寫至此，我倒想起了一件事，當我在杭州整理好書房以後，有一次，一位父執來訪，在書櫥中抽取一部抱朴子和一部曝書亭文集。說是過幾天就還我。我當時覺得千辛萬苦補齊的書，實在不願出借，但碍於父執，不便拒絕。誰知他一直未還，不久時局吃緊，兵荒馬亂中，並未見這位父執的仗義照拂。我全家於顛沛中來到臺灣後，有一天忽然在街上看到這位父執，他長袍手杖，飄飄然仙風道骨，想見戰亂對他並沒有絲毫損害。他慨邀我到他家小坐，基於好奇心，我就隨他而去。進門見豪華客廳和書房中琳瑯滿目的圖書，整齊地排列在書櫥中，看來是非常有文化的一種裝飾。我心中好羨慕他擁有這樣完整的藏書，也驚奇於他能於如此倉惶中搶救出全部藏書。我却忘了他是

個有地位的人，有地位的人，一定是有辦法，事事可以逢凶化吉的。我還未及開口動問，他就先說：「我的書運出來不容易，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借的。」此話不說尚好，一說越發使我想起兩年前他借書的事，我忍不住說：「老伯，當然我不敢向您借書，但不知你所借的抱朴子和曝書亭文集是否可以還我呢？」他像是完全想不起來，半晌才說：「有這回事嗎？我怎麼不記得呢？」我說：「大概老伯急於轉運自己的書，倒把所借老友的書忘了。」他是父執，我本不當這樣說話，但他向一個已故友人的子女借書，在道義上不當不還。借書不還即使是天經地義，但對一個讀聖賢書的長者來說，似乎說不大過去。那一次的會晤可說不歡而散，二十多年來，我沒有再去拜候這位長者。

二十多年來，我也陸續購買了不少自己喜愛的書，加上朋友們贈送的著作，我也擁有好幾書櫥的書了。但是想起大陸故鄉和杭州兩處數遭兵劫的數萬冊藏書，焉得不令人魂牽夢縈。偶然在舊書攤上買到一部塵灰滿面的線裝書就視同至寶。買來一部原版縮影的古書，就為之悠然神往。披覽之際，我就會想起童年時代打着呵欠背左傳孟子時的苦況，想起所有愛

護我的長輩和老師。尤其是當我回憶陪父親背杜詩開話家常時的情景，就好像坐在冬日午後的太陽裏，雖然是那麼暖烘烘的，却總覺光線愈來愈微弱了。太陽落下去明天還會上昇，長輩去了就是去了。逝去的光陰也永不再回來。春日遲遲中，我坐在小小書房裏，淒淒亂亂的追憶往事，淒淒亂亂的寫，竟是再也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我只後悔半生以來，沒有用功讀書，沒有認真做學問。生怕漸漸地連後悔的心情都淡去，只剩餘一絲絲悵悵，那才是真正的悲哀呢。

琦君著·散文集

32開本·二〇九頁

烟愁

每冊20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真正的敵人是『無知』」

景翔

——記舊金山「城市之光」書店

美國加州舊金山的中國城有一座牌樓臨着樹叢街，標示出在南邊的界限來；至於其它三面，就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的標誌，只覺得唐人街特有的中國味道漸漸薄了。而朝北走，說是到百老匯大街算是北界吧，其實約摸走到哥倫布街，也可以算到了中國城的邊緣。

「城市之光」這家書店就在哥倫布街上。

從外表看，這實在算不得是一家很起眼的書店，離它只有一條街遠的一家專賣二手貨舊書的店子，不但門面要寬兩倍，櫥窗裏厚厚大大的畫冊之類的書也擺設得五花八門，顯得很有「派頭」似的。不過進門之後，當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兩家書店格調的高低來。

「城市之光」也有舊書部，但和一般書店設在後進或放在地下室的习惯相反，這裏的舊書都放在二樓，不知道是不是有「束諸高閣」的意思。

上樓的樓梯在一進店門的右手邊上，左手邊是窗子，也就是臨街的那面，窗下是半截高的書架，上面放了各式各類的雜誌和國外進口的期刊。算是一樓六大部門的第一部，順時鐘方向轉過去，第二部門是新刊書籍，

大抵新書出版後先陳列在此，然後才分門別類地歸到架上去。第三部門是陳列心理學方面的書籍，據說是店裏相當「熱門」的一部份，由美國心理分析醫師開業者日增，大部份人都帶三分神經質的社會現象看來，也可以推想到這一部份書籍流通的情形了。再過去是第四部：短篇小說集。像這樣把短篇小說集單分為一類，而能幾乎囊括盡各國短篇小說集英譯本的，我在別處還不曾見到過。莫泊桑和奧亨利的集子自然在架上，我甚至還看到三島由紀夫的「仲夏之死」和其他一些東方作家們的短篇小說英譯本。隔着一道通往地下室的門，和短篇小說類遙遙相對的是第五部的現代英國小說，其中當然少不了一提起近代英國小說就一定會叫人想起的勞倫斯和毛姆等名作家的作品，就像隔壁第六部的現代美國小說類中必定有福克納、史坦貝克、費茲哲羅、海明威和加洛克一樣。

被四壁書架圍繞的，是中間一張放了收銀機的高桌子，像個講壇似的，上面還堆滿了新書和暢銷書，管賣書收錢的人就坐在台子後面一張高椅子上，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輪班的，不過他們一定得輪班看店就是了。因為「城市之光」的營業時間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是由上午十點鐘一直到半夜，星期五和星期六則從上午十點鐘一直到半夜兩點鐘。只有星期日的時間短些，也由中午一直到半夜十二點。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第二家書店有這種營業時間，我相信是不可能有的了，除非真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

而這並不是「城市之光」書店的唯一特色。

另一個特色是這裏專售平裝本的書。這一點在國內看來並不覺稀奇，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偌大一個世界，也只有在台灣才能以相當低廉的價錢買到自己想看的書，在書展會場裏還會看見有人拿一本定價三四十元的書在手裏拈「份量」的鏡頭。國外硬面書的定價很少低於美金四、五元的。貴的更會貴到難以想像的地步。而平裝本一般多在美金一、二元左右，多則也不過美金三、四元之譜。在價錢上既有如



此大的差距，而在內容上却毫無任何刪節，平裝本和精裝本的差別只在後者放在書架上要有「氣派」得多，而這一點却是和讀書沒有絲毫關係的。

第三個特色在分類的精細，除了一樓分為六部以外，地下室更細分為卅二部，編號由第七部開始，一直編到三十八部。編排倒是十分井然有序，但地下室的面積約為一樓的五至六倍，由窄梯下來，由窄梯下來，很有桃花源記中「豁然開朗」的味道，却也有不知從何看起的困擾，所以店裏備有一份位置圖，由顧客自己取用，按圖索驥，就像百貨公司或攤販集中市場似地掛滿牌子的做法，顯得味道要好得多了。

第七部是「城市之光」出版社自印的書刊。第八部是目前在美國已成專門學科的「黑種研究」，都是關於黑人的各種人文科學方面的書籍。第九部是社會科學。第十部是影劇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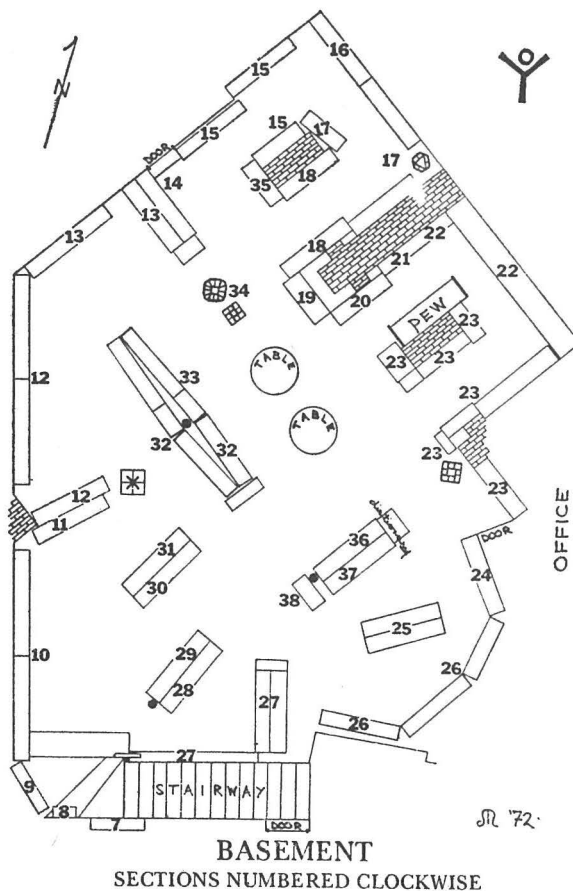


圖 72

包括技藝研究的書籍，批評、理論、傳記、劇本等等，但莎士比亞和蕭伯納的劇本與研究專書則單列在第十一部中。第十二部是物理與自然科學。第十三部是藝術與建築類，這一部份雖然數量也不在少數，但比較起來，似乎不够豐富，或許是因為這兩類書籍平裝本較少的緣故也不一定。

第十四部是關於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專書，但哲學方面的書歸在第十五部，哲學與宗教類中。第十六部是字典和語文類的書籍。第十七部是科學幻想小說與神祕偵探小說，這一部份的劣書最多，大半是消閒用的無聊之作。第十八部是英譯小說，大概靠北邊的那一架子是俄國小說居多，也有日本、希臘等國家比較知名的作品，靠南邊的這一架子則多半是法國小說，也有義大利的名作家莫拉維亞等人的作品。第十九部是十九世紀的小說，絕大多數是英國小說，狄更斯、哈代、狄福、柯林斯……頗能使人興懷古的幽情。第二十部是其他美國小說及暢銷書，大概不够資格列在第六部的作品只能委屈在這裏，至於「大法師」、「巴黎最後探戈」和「神父」之類因為電影而紅的或因為轟動而改拍電影，又因電影而更紅，實際上並無深度與文學價值的暢銷書，那是當然放在這裏的了。據說這個在別的書店裏應該是顧客較常到的部門，在此只是聊備一格而已。隔鄰的第二十部是西部文學作品和有關美國西部歷史風物的書籍。

「城市之光」書店及出版社的創辦人之一是現在與金斯堡齊名的美國現代詩人費靈傑蒂，所以在文學雜誌和小型雜誌（第廿二部）及詩刊和詩集（第二十三部）兩類上，書籍的數量特別多，資料也特別完全，也是這家書店著名的特色之一。

第廿四部是傳記類，廿五部是文學評論，廿六部是音樂類，其中也有少數關於舞蹈的書籍。

第廿七部題名是「東方及玄祕類」，這兩種完全不同的題材不知怎麼會夾在一起的，也許美國人還是認定了東方就是很玄祕的吧？這一部門裏有討論東方風土人情，政治社會的書籍，也有「道德經」、「易經」等等英譯本，鈴木大拙賣野人頭的「禪」書，和很多叫人失笑的論醫卜星相，陰陽太極的書本，甚至有瑜珈術、催眠術之類，是我所見到最雜的一部。

第廿八部是食譜和烹飪專書。第廿九部是性心理學，性生理學，一般醫藥和孩童行為科學。第卅部屬於人類學與考古學。第卅一部的書談的都是美國印地安人和他們特有的文化。第卅二部是政治經濟類，包括政界重要人物的傳記。第卅三部是歐美歷史。第卅四部是關於旅行的書刊。第卅五部是教育類。第卅六部是幽默類，高級低級的比肩並列。第卅七部是運動、遊戲、棋、牌、柔道等等。最後一部是史詩，神話與傳說類。

「城市之光」書店中提出的口號是「真正的敵人是『無知』」，這卅八部書籍，就像是卅八種犀利的武器，該是足可用來克敵致勝的了。

在位置圖上我們還可以看出見有兩張圓桌，沒有畫出來的還有桌邊的椅子，顧客可以安心地坐下來看看你想看的書，很像是開放式的圖書館，甚至還有一本供人參考用的大字典（似乎是地下室唯一的精裝書，不過是「非賣品」）。地下室沒有店員，也沒有人打擾你看書，如果你決定不買書，請自己把看完的書放回原處，如果決定要買，自己到一樓去結帳。在這種「不設防」的狀態下，不知道有沒有人拿了書就走的，我想大概不會有，因為在別人充分信任你的時候，任何人都會自重的吧。

若是夜裏由「城市之光」書店裏出來，不遠處酒吧，舞廳，色情表演場所林立的百老匯大街的霓虹燈光閃得五光十色的，但這些彩燈只能在夜間閃爍出一些聲色的誘惑，而「城市之光」書店裏那些書籍所散發的却是永恒的光輝。

華振之著

書評書目叢書之3

故國神遊

本書可以幫助這一代年輕人
對故國的認識。是老殘、徐
霞客的現代版。

論姜貴小說的主題

Timothy A. Ross 著
陳 森 譯

• 21 •

姜貴是一位中國小說家，自一九四八年起，即卜居於台灣。他生於一九〇八年，反映在他小說中的生活經驗包括：在一個式微的大地主家族中消度童年、在濟南和青島接受中學教育、參加北伐、在中日戰爭期中服務軍旅八年、遷居台灣以及生活窮困。雖然，就年齡而論，姜貴乃是一位跟諸如沈從文、巴金和張天翼等著名作家——他們在一九三〇年代就已卓著聲譽——同一時代的人，但他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才在台灣開始認真寫作。他的作品係受這一事實的影響：他所隸屬的那個社會業已永遠消失；而他的兩部最佳的長篇小說也的確是在專一闡釋那種瓦解的原因。另

一方面，他的年齡與他的文學見解也使他跟台灣的年輕一代的作家隔離開來。

姜貴出生于慈禧太后去世的那一年。在他四歲時，他的伯父為鎮壓革命黨人起義的清軍所戮。一九二七年，他目擊武漢的國共分裂；一九四〇年，他遍歷日軍的後方。他是他家族中逃離大陸的唯一成員。就他所親視的歷史來說，時代與變遷、傳統與反傳統之成為他主要的着眼點，原是不足為奇的。

本文試圖陳述我對姜貴小說中的重要主題的看法：過去的重担、革命與孝道之辯以及對於革命各方面的批判。

過去的重擔

在一九三六年，姜貴極度關切他國家對於即將來臨的浩劫之毫無準備，便寫了一個名為「突圍」的中篇小說。這部小說表達了夏志清教授所謂的「被中國所纏住」(Obsession with China)，「一個得了精神病的國家，因而也就無法自強或者改變它那固定的、違背人道的形式」【見夏氏所著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2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33-534】。書中的主角林杜感到中國是在過去的重担下壓倒了。

他親自體驗到這一點，認為它把各種機會都堵住了，當他想出一個隽句以便作成一首詩、隨又不得不把它放棄的時候，因為他得知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用過同樣的句子。(姜貴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斷言假如有中國舊詩的傳統的話，那就幾乎不可能寫出一個創新的句子來；那也許就是他轉向小說的一個原因。)此外，當林杜在一九三二年從南京前去洛陽時

，他發見了中國的「過去」擋住它的「現在」的證據。他在洛陽的女房東依然堅要給她那個尖聲銳叫的女兒纏足。在久旱不雨時，他又看到當地的黨政重要人物在膜拜一尊土神——化身為一條金色的小蛇——祈求天降甘霖。最糟的則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物的橫行霸道的作風以及弱者的孤立無助。被中國的落後情形所嚇呆，林杜自個兒喃喃地說：「我們一事無成，我們一事無成。」(見「突圍」，一九三九年世界書局出版，第八四頁。)

中國的家庭制度乃是姜貴的過去的負擔的主要象徵。當「旋風」中的共黨主角方祥千回到他的原籍方鎮時，基因于家庭制度的林林總總的悲慘情景便展開了。在方族的本宅中，老太太——那個女族長——折磨她先夫的姨太太。在另一個家裡，方八姑則以輕蔑的態度對待她的庶母，因為那個女人是妾而不是八姑父親的明媒正娶的妻子。而在另外一個家裡，一個繼母的虐待把一個未出閣的前房女兒逼得發瘋而至於自殺。這些天戶人家的腐敗促使一個女人說：

「……我還沒有出閣的時候，聽說這鎮上方家大戶，多麼高的門第。誰想到他裡邊這樣爛污！像那冬天的

西瓜一樣，表皮雖還好，瓤子已經不行了。……」（見「旋風」，一九五九年明華書局出版，第一二五頁）

在另一部長篇小說「重陽」中，一個湖南商人爲他的兒子安排親事。劉先生所選中的媳婦是一戶歷代書香的人家的女兒，而爲了要贏得她長輩的應允，他只好送他們一筆厚禮。劉先生覺得他已訂下了一門理想的親事。可是他的兒子，他祇是勉強完婚的，認爲他的新娘是買來的，就待之如娼妓。這個年輕女人被她丈夫的輕視所屈辱，就設法自殺。劉先生是宣告失敗了：

閃坐了一回，老先生自覺對於管教孩子已經無能爲力，任何言辭、任何方法，都不能使他們歸于正途。他一直不明白他們到底如何想法，而自己的想法好像也不能爲他們所了解。他想，莫不年頭兒變了？三十年前，當他的少年時代，他覺得他並不和他的父親甚至祖父曾有什麼歧異，他們的想法、看法，往往一致。

現在呢，父子、兄弟、夫妻之間，都有了很大的距離，簡直沒有希望攏到一起來，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見「重陽」，一九六一年作品出版社出版，第七十八

頁）

姜貴的小說世界中之最最迷戀過去的人物乃是耿自修和姚六華，長篇小說「碧海青天夜夜心」中的男、女主角。這部八四〇頁的長篇小說是篇詳盡的心理研究，臚述一個本質上未脫稚氣的年輕人爲了要扮演男子漢、大丈夫而作的努力。耿自修，一個富有而英俊的年輕人，首先被他意志剛強的母親所支配，而後又被他那意志更爲剛強的妻子所左右，于是就逃離上海，前往徐州，他希望在那裡能卓然自立。他在那裡邂逅了一個叫姚六華的妓女，她那柔順溫存的氣質恰巧跟他那個想在一種浪漫蒂克關係中充當一名較強的對手的願望相吻合。她成了他的情婦，這是徵得他妻子的同意的，因爲他的妻子實感到她的丈夫在離家以後是需要人照顧的。姚六華在她跟耿自修的關係中發現了一個擺脫她自己的不名譽的過去以及獲得尊敬與愛情的機會。耿自修，一個樂觀主義者，經常勸她忘記過去以及恢復自尊。可是那些醜陋的、使她憶起過去的事物却出來困擾姚六華，她的心頭經常縈繞着那則唐代娼妓的傳說，那個娼妓遭受到批評，因爲她沒有追隨她的情人于九泉之下。

戰爭給了這對情侶以一個短暫的、追求幸福的機

會。耿自修做了戰地記者，而且在他獨力走遍中國內地的時候獲得了自信。跟他同行的姚六華也很高興人們承認他是他的妻子。然而耿自修那種要與士兵共艱苦的浪漫味兒的強制力却導使他去作一種不必要的冒險，然後，他受了重傷。他一死，姚六華也就舉槍自殺了。

過去是不易消逝的 (The past dies hard)

。「旋風」在快結束時，共產革命來到了方鎮。曾爲這種革命賣力了二十年的方祥千頗具信心地期待着一個除盡過去種種不平等的新社會。當他的一些親戚、甚至共黨夥伴、被新黨當局處死時，他默認了下來。他高高興興地忍受着新政權下的物質上的貧乏。但是當私人關係——過去的重大特徵——的型態重新抬頭時，他就漸漸感到不安起來。許多對於革命不會有過貢獻的自私自利的人經本地的共黨當局的一意孤行而躍居要津。一個獲得省委會代表青睞的老妓女被封爲「方鎮革命之母」。方祥千在看到革命被一些寡廉鮮恥的人所歪曲時，他變得絕望了。的確，方鎮的革命把社會搞得一團糟，而且使從前的那些落拓小人得了勢。但正跟以前沒有兩樣，那些善于適應的人以及肆

無忌憚的人都能經由私人關係而攀登高位。無法接受他的期望與革命實況之間的差距，方祥千終于藉向本地的共黨當局挑戰——爲了「真正的」共產革命——去決定他的命運。

革命與孝道之辯

雖然姜貴的若干人物爲過去的重担所控制，但另一些人物却對它反抗，並且追求不受束縛的自由，往往把人類的基本義務都犧牲了。在「突圍」中，還有，在「重陽」中，姜貴提出了這個問題：一種獻身于「大眾」的革命行爲是否可以免除一個人的行孝的義務。

汪晉支是「突圍」中的一個人物，一個漂亮却没有頭腦的年輕色狼。一九三二年的某一天，他的朋友林杜得悉汪的老母——她在一家工廠裡工作多年去撫養她的兒子——在上海的閩北被捕了，這時，日軍跟中國的第十九路軍正爲這個都市而戰。當林杜問汪爲什麼不設法營救他的母親時，汪溫和地回答說是在閩北受苦的不止他母親一個人，而且，不管怎樣，正

如汪所說的：

「現在是什麼時代？如今，這是一個大眾的問題。」（見「突圍」第二九頁）汪像這樣地乞靈于「大眾的問題」去卸脫嚴重違悖孝道的責任。

在「重陽」中，這一主題被以更多的篇幅提了出來。洪桐葉，一個在一九二六年逡巡于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年輕人，竭力使自己相信他一定得拋棄他在上海的那個害病而貧困的寡母，前去武漢參加革命。

「老人接近死亡，屬于過去的世界。我們年輕的一代，却有創造未來的責任。雙方是背道而馳的。」（見

「重陽」第一一四頁）

後來，他把這一見解傳授給他的妹妹金鈴：

「她老了，做不動了。」

「那就活該沒有辦法。」洪桐葉搖搖頭，苦笑一下，「將來革命成功了，國家會有養老院。現在是青黃不接的轉變期，自然不免有許多小悲劇。」

「你說這是小悲劇？」

「是的，我們有更多的正在受難的無產者！」

「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能照顧，我們還有資格設想那許多人的事嗎？」（見「重陽」第一三三頁）

在後來的一次談話中，金鈴譴責她的哥哥，因為他不再照顧他們的母親。洪桐葉抗議：

「我怎地不要母親，我在為普天下的母親打出路！」

「不要說着玩了，你連自己母親的死活都不顧，你還關心別人的母親？」洪金鈴氣往上撞，不哭了，「放着眼前的人你見死不救，你說你去救十萬八千里以外的人，你說你去救三十年以後的人。你是什麼心肝，你是人嗎？」（見「重陽」第一五〇—一五一頁）

我認為這是金鈴在為作者說話。姜貴顯然不是一個舊秩序的衛護者，但他也不立即排斥它的各方面。他的論點，稱它是儒教的也好，基督教的也好，或者是人道主義的也好，乃是：對別人的迫切需要的關切一定得優先于對抽象事物的關切。獻身于某一理想的行為並不使一個人免除通常的行為標準。

對革命的批判

姜貴的最重要的兩部長篇小說「旋風」與「重陽」——是意圖作為姊妹篇的——分別談到鄉村與都市

中的共黨革命。兩者都想說明那些引誘人們參加共黨的因素。兩部小說都生動地描繪了中華民國的分崩離析的社會，充滿着好色而貪婪的上流人士、娼妓、土匪、軍閥以及無依無靠受苦受難的小民。明顯地，這兩部小說所揭示的社會是亟需改變的。但呈現在書中的共產革命——這是姜貴所想加以闡釋的——却不是—種解救，而是一種達于絕頂的災禍。

在姜貴的小說中，哪一類人被吸引到共產主義的運動中？

方祥千是「旋風」的主角。當這部小說開始時，他是一個四十左右的知識分子，一個無師自通的共產黨徒，他似乎是被他對金錢以及金錢在社會上的重要性的憎恨心理所激發。縱使他對共產主義以及俄國革命的理論上的知識極為淺薄，但他却知道中國需要某種不僅僅止于表面的政治改革的東西。一如他所說的：

「自從太平天國以來，我們什麼都試驗過了，都沒有效驗！我們祇有最新的也是最後的一條路了，那就是共產！」（見「旋風」第七三頁）

方祥千猜測共產主義，一旦實現，將會提供一個

黃金時代。如他對他的遠房姪子所解釋的：

「俄國經過十月革命以後，社會革命成功了。大家做工、大家種田、大家吃飯、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有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老婆不如此，馬上離掉，再換新的。國家設有育兒院，孩子養下來，往育兒院裡一送，你就不用管了，一點也不牽累你！病了，國家設有醫院，免費替你醫治。老了，國家有養老院，給你養老送終。總之，人家俄國是成功了。」（見「旋風」第一〇五頁）

作爲一個共產黨徒，方祥千贊同這個法則：但達目的，不擇手段，同時，爲了要促進革命，他犧牲了任何道德方面應予考慮的事項，默然接受親戚與往日同志的毀滅。但他也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並且同樣樂于爲革命而去犧牲他自己的生命。最後，他對自己那套共產主義的構想的忠誠却使他無法適應新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新的掌權人物竟然跟老的掌權人物同樣專制跋扈與毫無操守。在最後一頁，作爲一個「反革命」而面對處決時，他才體會到他一直在追求的原是一個幻想。

「重陽」中的共黨角色柳少樵，是個比方祥千來

得年輕的人，而且是被一些稍微不同的原因所策勵的。他所憎恨的倒不是金錢的力量，而是傳統社會加于它成員身上的社會桎梏。他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同時，他的個人主義又優先於他跟共產黨的交往。他決心爭取自由，而且要使別人跟他一樣自由，不管他們要不要。

柳少樵在厭棄並侮辱了他父親爲他挑選的妻子以後，就愛上了她的丫頭，當他得知那個丫頭也是一個強烈的個人主義者的時候。在他妻子設法投水以後，那個丫頭就責怪柳少樵，而他的回答則清楚地闡明了他的態度：

「你這樣恨她，太狠心了。她實在是個好人。」

「我也並沒有說她是個壞人。我祇恨她所代表的那種傳統和社會。任人宰割，甘作犧牲，竟一點不反抗。不反抗，就犧牲，那有什麼辦法？她要能像你，那就好了。」（見「重陽」第七九頁）

在下面的引文中，柳少樵說明他反對舊社會。他在對一個年輕女人說，爲什麼她的父親——他跟他的妻子已經分居多年——必須跟她的母親離婚，然後娶一個寡婦。那個男人並不想離婚，而那個寡婦也希望依

舊是個貞節的寡婦。但在柳少樵看來，他們兩個都是舊制度的俘虜，一定要強使他們自由。

「……這個制度已經實行了幾千年。但實行的結果，擺在我們面前，人人能夠看得見的事實是：少數又少數的特權人物擁有資金和土地，剝削大多數貧苦人民的勞力，坐享其成，窮奢極慾。那些被剝削的貧苦人民，則流汗流血，不獲一飽。而沒有一個特權人物的資金和土地，是用勞力換來的，他們來自剝奪，來自不正當的手段。這個制度保障專事剝奪的少數特權階級，這個制度是廣大貧苦人民的吸血鬼、催命符。除此之外，這個制度迫使多多少少的怨耦必須維持着他們的夫妻名義，終身痛苦，不許脫離。這個制度也限制無數相親相愛的青年男女，硬生生地分開他們，要他們心懸兩地，永受相思之苦！……」

「也許你說得對。」錢守玉打斷柳少樵的話說，「但你們使用了以暴易暴的方法，變是變了，問題並沒有解決。譬如我的爸爸和媽媽，他們自己何嘗願意離婚來？你們逼着他們，豈不反而造成他們的痛苦？」

「他們不願意，正是多年來因襲的結果，是非不明了。他們處在一種昏迷狀態之中，是非常可憐的。我們的第一個責任是要他們醒覺。」（見「重陽」第四三九

胸。一個一個打開來看，從她開始！」

她手指着剛才說她還不束胸的那個學生。大家一陣嚷嚷，一窩風把那個學生包圍，七手八腳，剝去了她的上身，把那件束胸用的緊身馬甲撕得片片碎碎，那學生捧着臉哭了。

「收起你的眼淚來！」

另一個學生就指責她。

「我們革命，要流汗、流血，不要流眼淚！」

「流眼淚是弱者！」

「是林黛玉！」

「是姨太太！」

「是娼妓！」

「是反革命！」

「打倒反革命呀！」（見「重陽」第三四六—三四

七頁）

這時，那個指導員，一個叫做錢守玉的年輕女人就走進來了，勸導那些學生應該由辯論而不該恃暴力去解決困難。但她馬上成了羣衆的新靶子：

「指導員不革命！」

不知是哪個學生這樣一叫，大家又鬧起來。

「指導員不革命。」

「指導員反革命！」

「打倒不革命！」

「打倒反革命！」

「打倒指導員！」

「打倒錢守玉！」

「打倒反革命的錢守玉！」（見「重陽」第三四八

頁）

那些沒有被共產主義吸引的人又是怎樣呢？姜貴的大部份人物畢竟都是一些沒有政治色彩的人，他們祇求別人不去打擾他們。妓姑就那些對於政治真正抱有見解的人們中間的若干觀點加以說明。

假如允許我挑選的話，「旋風」中的文人方通三乃是不愛政治的。用他自己的話語：

「……我看寧可殺下幾條人命，倒還可以想辦法打官司，祇有牽涉到政治，就永遠跳入黃河洗不清了。你或許知道，我是從小就不喜歡政治的，我總覺得這不是我們這種人幹的事情。我現在親眼看看這種鬧爭的情形，對於政治是更加厭惡了。有人說，政治就是黑暗，我想是不錯的。」（見「旋風」第三〇四頁）

可是，正如方祥千指出的，方通三的態度也代表着另一種政治選擇。

另一種是由錢本三來代表，他是「重陽」中的一個角色，作為國民黨的一個間諜，在一九二六年跟共產黨徒一起工作，意在幫助革命軍奪取武漢。錢本三是個中年人，聰明，但却相當自命不凡、裝腔作勢。他的那種不要被人認為「落伍」的濃厚的強制力——一種導使許多年輕人加入共黨的強制力，根據作者的觀察——原可以把他吸引到共產主義那一邊的。但他曾在十月革命的飢荒時期訪問過蘇聯，不相信中國人民甘于作如此重大的犧牲。他之站在國民黨一邊，是因為他相信它會勝利。不過，在錢本三看來，革命不是一種犯罪而是一種事業。在一九二七年服務於武漢政府時，他讓自己被共黨所利用，因為他深信他能夠用謀略取勝他們。他的弱點是，由於他不願為任何原因犧牲自己，所以他低估了共產黨徒鼓動別人犧牲的能力。在姜貴的構想中，錢本三似是代表那些低估共產主義力量的人，而且相信他們能夠利用它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在另一方面，朱廣濟這個人物却是孫中山先生的

忠實革命信徒。朱廣濟的革命經歷要追溯到同盟會時代，他要比錢本三更了解共產主義的危險。但在武漢他原可以跟錢本三合作來對抗共產黨徒的，因為兩人都是在武漢的國民黨官員，但他却讓自已跟錢本三作個人的競爭，同時，他的畛域主義（朱來自湖北，而錢則是北方人）也妨礙了他們的合作。

在「重陽」快要結束時，朱廣濟獨個兒在先前的軍政學校裡行走。這是一九二七年的夏天，清共的行動業已展開，而共產黨徒也已逃到江西去。朱廣濟看見一個約莫十二、三歲的不良于行的孩子，他的一隻爛腿使他無法跟其他的共產黨徒一同逃走。他驕傲地告訴朱廣濟以他的新姓名，這是共產黨徒給他取的。原先是李達志，他已變成了「列打資」。「列」代表「列甯」，而「打資」則代表「打倒資本主義」的縮寫。他是徹頭徹尾地給口號標語灌滿了。列打資是一九二六年革命熱的一個悲慘的附筆（Postscript），同時，他也是一個未來的表徵。

在「旋風」中，姜貴對共產主義的主要批判是借方天茂之口說出來的。天茂是方祥千的姪子，從小就給送到蘇聯去。他受了十年訓練，在西伯利亞的蘇聯

砲兵隊裡服過役，理應成爲一個頑強的共產黨徒的。方祥千會對天茂寄予很大的期望，可是當天茂一回到中國就投効官府時，他沮喪了。方祥千训斥他：

「不想你從小受訓練，還克服不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你說的這一切，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在作怪！」

「我不這樣想，六伯，」方天茂坦白地表示他的意見，「我以為這是現實。現實的力量比什麼都大，現實是能夠戰勝一切的。你老人家幹共產黨，是離開現實的。你所憑的祇是一種理想。像修仙的人學着打坐辟穀一樣，爲了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想像去吃苦，實在是沒有意義的。」（見「旋風」第三七六頁）

正如方祥千用來跟它相比的旋風，它具有可怖的摧毀力，但它的持續時間，用歷史的用語來說，將很短暫。

概括地說，姜貴的主題反映出他作爲二十世紀中國的一位藝術家和編年史家的見解。他知道過去以及它的傳統，雖然承認它的一些沉悶面，却仍堅持它的某些價值，例如孝道，應該給保存下來。他知道中國

在內憂外患下的苦難，但却認爲在人類的歷史中，共產主義乃是一種落後的運動而不是一種進步的運動。而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小說描述了那些由時間所造成的變化，並且堅信中國人民的持久活力。

（註）：本文作者羅體模（Timothy A. Ross，羅體模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姓名），美國人，現任阿肯薩斯州立大學副教授，以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愛荷華。一九五七年入愛荷華大學就讀，一九五九年，開始學習中文並選修中國文化暨歷史等課程，一九六一年得學士學位。一九六二年秋，入愛大研究院，專治遠東史，翌年二月，獲碩士學位。一九六四年，曾携眷前來臺灣進修中文一年。一九七二年，以「姜貴·一位當代中國作家」（Chiang Kuei: A Chinese Writer in His Time）一篇論文獲得愛大博士學位。在論文尚未完成之前，羅先生即應「杜尼全球作家叢書」（*Wayne World Authors Series*）的編者之請，撰寫「姜貴」（*Chiang Kuei*）一書，該書業于去年脫稿，不日將由「杜尼

中外文學

六月號·詩專號

姚一葦

論痲孩的「坤伶」

陳芳明

檢討民國六十二年的詩評

顏元叔

認知與詩創作

楊牧

林冲夜奔

楊牧

致余光中的書簡

余光中

虎年

張健

繼續向前走

張健

——為中國現代詩再生進一言

凝凝

雷峯塔下

翁文嫻

重談「橫的移植和縱的繼承」

辛鬱

看那手執五朵蓮花的童子

辛鬱

——讀周夢謙詩集「還魂草」

辛鬱

柔性的戰歌

每冊23元，社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劃撥一七九六五號顏元叔帳戶

出版公司」(Twayne Publishers) 刊行。他所譯的「旋風」(*The Whirlwind*，全譯本)亦將由「中文研究資料中心」(The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出版。本文係羅先生在本年四月一日美國麻州波士頓舉行的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第二十六屆年會「臺灣文學討論小組」(Panel on Literature in Taiwan)中宣讀的論文——原名 Themes in Chiang Kuei's Fiction。譯文因匆促付印，不克寄請羅先生親自校閱，至以為憾，倘有謬誤，當由譯者負其全責。又，譯者沒有「突圍」一書(連原作者姜貴兄亦無存書)，文中所有該書引句，均係依據英文逐譯，故容與原著略有出入，特此註明。

姜貴的小說

■ 惠 天

記亞洲年會臺灣文學討論會

新春霧雨裏，乘中午班灰狗巴士去波士頓參加亞洲年會，那是三月的最後一天。我很喜歡乘長途巴士，特別是中午到傍晚的巴士，爲的是貪看公路兩邊的景色變化。住在紐約的美國人，常說紐約這個五色雜處，萬象懸殊的大都會，並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國，要認識美國，該走出紐約。真正走出紐約了，仍會感到美國和其他國名地名一樣，只是一個抽象名詞，既抓不住，也嗅不着。

什麼才是真正的美國？實在無法具體揣摩。倒是樹林多於草地，草地多於農田，說明了美國的蘊藏正多。多角菱形的、立體交叉的、大圈圈裏套小圈圈的、以及伸向無邊遠方的平坦公路，穿過樹林，分開原野，連結起隱現掩映的彩色家屋，也連結起住在家屋的人心人力。這也許就是「鄉村城市化」的寫照吧。

最令人神往的，是車窗外傍晚前的初春景色。套用幾個舊詞彙，形容它是「夕陽、烟霧、人家；禿樹、衰草、寒鴉」，或許貼切。遠天近林，在雨消雲散的薄暮霞輝裏，給人一種似幻又真的淒迷感。隨着車輪飛馳，眺望過的景色被拋落得越來越遠。「逝者如斯夫！」新的景色，却往往比舊的更加絢麗，更多變化。

就這樣，在「白日夢」樣的默想裏，不知不覺的到了波士頓

在波城希爾頓旅社舉行的「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今年是它的第二十六屆年會。參加的據說有二千人。今年的議程，三天共計列了六十七個同時在不同場地舉行的會議，有關中國問題的佔二十五個。其中談中古和近代中國歷史問題的十五個，談現代臺灣問題的兩個。夏志清教授主持的現代「臺灣文學」(Literature in Taiwan)討論會，是最吸引人的熱門會議之一。

夏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中國古典小說和現代文學，他的學生，遍及美亞。他的作品，散見臺、港、美國各中英文報刊，香港「明報」經常有他的長篇連載，臺灣「幼獅文藝」三月號有他的近著「文學的前途」。他在授課之餘，更著書立說，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中國二十世紀小說選」*等都在刊印發行中，難怪他的聽眾，坐滿座椅，坐滿地毯，坐不進來的，只好從門口站走廊。

夏先生開場白說，他對這個會議有三點說明：第一，它是自由中國文學作品和作者第一次在美國學術會議上被正式提出討論的。第二，臺上的「主講人」和臺下的「聽眾」，都有當代的作家參加。第三，這個會議充分反映了自由中國作家們的成就，討論到的雖然只是許多作品中的抽樣精選，却已可代表時代心聲。談到那天在場的中國作家或研究文學的學者，人數確實不少。坐在主席臺上的，有夏志清、

白先勇、劉紹銘、王靖獻(楊牧)、和茅國權。擠在聽眾席上的，有於梨華、姚莘農、黃伯飛、鄭愁予、張系國、余國藩、董保中、洪銘水、趙岡、黃胃、鍾玲和陳幼石。當然還有更多記不起來的人物在。

主席說明後，接着介紹五位主講人：Timothy A. Ross (中文名字羅體模)，執教阿堪薩斯(Arkansas)州立大學，講「姜貴的小說」。白先勇，執教聖巴貝拉(Santa Barbara)大學，講「流浪的中國人」。劉紹銘，執教威斯康辛大學，講白先勇的作品「臺北人」。王靖獻，執教華盛頓大學，講「臺灣的詩」。最後由執教新匹茲堡(Shippensburg)州立大學的茅國權作綜合討論。這兒無意替那個會議的細節作紀錄，只想就羅體模在會上發表的論文「論姜貴的小說」(Themes in

Chiang Kuei's Fiction), 稍作引述。

羅體模是研究中國文學的美國學者，他在讀了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二十世紀小說選」等授課講義或書籍後，便決心以姜貴的小說作為他博士論文的題材。一九六〇年初，他曾經專程前往臺灣，拜訪姜貴，蒐集資料，可見他認真求實的精神。回來後寫完他的「姜貴評傳」，獲得了博士學位。這次會議上發表的這篇論文，就是他那篇博士論文的縮寫本。原書已在紐約排印，最近就可出版。美國人把自由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當作博士論文的，姜貴是第一人。羅體模認為姜貴的全部作品可以歸納為三個重點：反映中國傳統社會的實在情形，描寫醉心共產革命者的狂熱虔誠和分析這些革命者的得失和希望。

姜貴的作品經羅體模引述研究過的，有「突圍」、「旋風」、「重陽」、「春城」、「碧海青天夜夜心」、「朱門風雨」、「焚情記」和「喜宴」。這些作品被羅體模引述得最多的是「旋風」。

「旋風」着力描寫方家破落複雜的家庭關係，描寫方二姐如何被她的繼母秀才娘子逼死，描寫方祥千如何因他姪女方二姐的死而「感到這種舊家庭的罪惡之深，想想人與人的關係是再也不能不作一個根本改變了。」他描寫方二姐自殺那夜的心情說：

她點起一根香。插在窗前的香爐內，但她並沒有目的。她是一個被遺忘的弱女子，她孤孤單單，不但沒有接近她的人，也沒

有接近她的神。她的香不是獻給神的。」

於是方二姐把她自己「蕩悠悠的用繩子吊着，……就這樣草草地結束了她的一生。」她的死加強了方祥千的革命情緒。他想：

「自從太平天國以來，我們什麼都試驗過了，都沒有效驗！我們只有最新的也是最後的一條路了，那就是共產！」

方祥千不但自己秘密參加共產黨的活動，而且勸他的姪兒方培蘭也加入他們的組織。方培蘭向方祥千訴苦說：

「六叔，您老人家知道，我抱着一個老婆，十個孩子，不要說教育，連飯我都管不起他們。眼看將來是一羣討飯的，沒有一個會有出息。」

方祥千趁機會把共產黨的好處，

說給方培蘭聽，並且描繪俄國實行共產主義後社會上的富足康樂情形說：

「俄國經過十月革命以後，社會革命成功了。大家做工，大家種田，大家吃飯，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有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老婆不放心，馬上離掉，再換新的。國家設有育兒院，孩子養下來，往育兒院裏一送，你就不用管了，一點也不牽累，你！病了，國家設有醫院，免費替你醫治。老了，國家有養老院，給你養老送終。總之，人家俄國是成功了。」

方培蘭入了黨，而且最後當了「旋風縱隊司令」，方祥千當了這個縱隊的政委。姜貴這本五百多頁長篇小說的結局，是方祥千這叔叔倆經過長期的革命鬭爭後，對共產黨的作風有了太多的瞭解，也有太多的失望。於是他們暗中又去反對共產黨。偏偏方祥千的兒子方天啟立功心切，「大義滅親」，竟把他倆向共產黨告了密。下面是這叔叔倆被共產黨捉起來推進一個地窖後的對話：

「六叔，這個時候我想起來了，當初我們的縱隊，起名叫旋風，就不是好兆頭。你老人家想，旋風固然有聲有勢，代表迅速和威力，無奈它好景不常，有如曇花一現，一陣颳過去，就消散了，變得什麼也沒有了。我們爺兒兩個，正是這樣的嗎？熱鬧了一陣子，今天被打進紅薯窖子的冷宮裏來了！金錢、名譽、地位、理想、希望，什麼也沒有了，不正像一陣颳過了旋風嗎？」

方祥千不住地點着頭說：

「三十年來，我做着一個漫長的夢！直到今天，他們才幫助我明瞭了一個真理。培蘭，豈但我我兩個人的遭遇像是一陣旋風。我想，照他們這種作法，整個共產黨的將來，也一定要像一陣旋風。他們雖然蓬勃一時，然而終必轉瞬即逝，消滅得無蹤無影，變成歷史的陳跡。我們此時固然自以為身當大難，但從整個人類演進的過程來看，共產黨的興起祇是順流中偶然激起的一個回流而已。走着相反的方向，是永遠沒有可能達到目的的，他們萬萬沒有成功的道理。……旋風，旋風，他們不過是一陣旋風！」

胡適博士在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十二月讀了「旋風」一書後，

給姜貴的信說：

「你真是有心人，可惜我沒有機會得讀你以前的小說。在讀完了這本小說之後，我最佩服你借方天茂嘴裏說的一句話：

『你老人家幹共產黨，是離開現實的。你所憑的只是一種理想，像修仙的人學着打坐辟穀一樣，爲了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想像去吃苦，實在是沒有意義的。』

你用『修仙』作譬喻，再好也沒有了。我去年在芝加哥城演說，也曾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無階級社會』是一個從來不曾有過也永遠不會實現的理想。所以我特別注意到方天茂這幾句話。修仙的人爲了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想像去吃苦，那還是自己叫自己吃苦。共產黨則是爲了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想像去屠殺生靈，去叫整千萬的生靈吃苦！」

對文學作品稍有興趣的人，對姜貴這位作者大概不會太陌生。除去他的許多長篇以外，臺灣各報上經常可見他的著作發表。羅體模在論文裏介紹姜貴說，姜貴是現任臺灣的自由中國作家，出生於一九〇八年。他把他祖國的苦難時代，充份反映在他的小說裏。小時候他在濟南和青島受教育，二十歲不到便投筆從戎，參加了北伐和八年抗戰。他和三十年代的許多名作家老舍、巴金等，都是同一時代的人物，却不會像那些人一樣早就「名滿天下」。一九四八年他隻身遷居臺灣以後，才考慮到他是歷史的見證人，於是全神貫注在寫作上。他用

他雄渾樸實的筆觸，寫出中國社會傳統和反傳統的鬭爭，寫出大時代的變遷。最後譯述羅體模在他的論文裏所作的結論如下：

「總之，姜貴的作品，代表一位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家和史學者的專注精神。他認清了中國的過去和它的傳統文化，他知道某些傳統缺點應予揚棄，他也堅持對有價值的文化遺產例如孝親和敬業，應該善加保持。他知道中國在反動內戰和外來侵略下遭受的痛苦有多麼慘重，但他認爲共產主義在進步的人類歷史潮流裏，是絕對落伍的。他的小說描繪出時代巨輪帶來的變遷，他的信心是在中華民族的生死搏鬥裏堅定起來的。」

——原載六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央副刊

廬山面目縱橫看

余光中

評叢樹版英譯「中國文學選集」

中國古典文學的英譯，從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到現在，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歷史，論質論量，可說都不理想。文化背景迥異，語言結構不同，中國古典作品的英譯，先天上已經難關重重，不易討好。像「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樣的詩句，文法曖昧，歧義四出，難有定解，當然難有定譯。可是也有不少英譯，所以令人遺憾，並非天意難迴，而是人力未盡。說得簡單一點，就是譯者的中文程度不夠，而又不肯查書或問人。至於師心自用，臆測妄猜，竟爾輕下譯筆的，也大有人在。因此英譯的水準極為懸殊。最理想的譯法，應該是中外的學者或作家兩相合作，中國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英人英文的表達力，當可無往不利。龐德要是請梁啟超做翻譯顧問，該有多好。問題在於兩人如何交談。

加州大學東方語文系主任白芝主編的「中國文學選集」（註二），自從一九六五年出版以來，曾經美國多家大學採用，影響頗大。我在美國講授中國古典文學，也用它做課本，不是因為它有多好，而是因為別無可用

之書。這本選集雖是新書，選的譯文却新舊參半。譯文是新是舊，原無所謂，只是水準高低參差，其尤下者，謬誤既多，文字亦欠佳。我對整部「中國文學選集」的評價是：瑜中多瑕，慎予選用。

在編輯的體例和作品的選擇上，本書大致尚稱穩妥。比例失調之處仍復不少。以詩而言，詩經入選三十三篇，樂府則全然未選。編者把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稱為「分裂時期」，另成一章，大詩人曹植之詩一篇未選，詩僧寒山的作品却收了二十四首。寒山的詩先後經過魏里，史耐德 (Gary Snyder)，華特生 (Burton Watson) 三人的譯介，頗合嬉皮口味，在英美甚為流行。儘管如此，一部中國古典選集，有寒山而無曹植，是說不過去的。據說梁實秋先生正用中文寫一部英國文學史。如果他在書中大談王爾德，而於史賓塞一字不提，那樣的英國文學史，能令人接受嗎？同時，寒山明明是唐貞觀時的高僧，不置於唐，竟置於魏晉南北朝，且使前有鮑照（公元五世紀），後有陸机（公元三世紀），也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事。

唐詩的安排也不很令人滿意。例如李賀，在「唐詩三百首」裏竟無一首，固然不對，在這部「中國文學選集」裏李賀一口氣選了六首，而孟浩然，韋應物，杜牧竟未列名，顯然也是輕重倒置。孟、韋以淡遠取勝，自然不如穠麗的李賀、李商隱易為外國讀者欣賞。宋詞選得也很偏。大詞家如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等一首都沒有，但二、三流的角色如鹿虔扈，閻選，毛熙震等，却都入選。薛昭蘊也入選，但是誤譯為謝昭蘊 (Hsieh Chao-yün)。宋詩之盛，只選了一位范成大。陸游之名，既不見於宋詩，也不見於宋詞，可謂怪事。

以上是編排毛病的部份例證，也許編者會自圓其說，說現成的佳譯難求，免不了掛一漏萬。其實現成的佳譯雖然不多，也不如編者想像的那麼罕見，只要他肯虛心求賢，廣為蒐輯，這部「中國文學選集」的譯文水準，當會更高。本書譯文出於二十三人之手，其中只有五位是中國人，且皆旅居海外。臺灣和香港兩地，遼於漢學的英譯高手大有人在，盡成遺珠，未免可惜。

克司譯的「離騷」，華特生譯的「李將軍列傳」，信實，流暢，整潔而有文采，堪稱此道典範，比起漢學英譯大家魏里來，可謂進一大步。最顯赫的名字當然是龐德。論創作，他是大詩人，連艾略特也以師兄相視。論漢詩英譯，他的可讀性自然很高，可靠性却很低。詩經古拙天然的風味，一到龐德筆下，伸之縮之，扭且曲之，都成了意象派自由體仿古的調調兒，只能算是一位西方大詩人面對詩經，感發興起的摹擬之作吧，拿來當做信實的翻譯，無論如何是不稱職的。茲以小雅「何草不黃」為例：

何草不黃？

何日不行？

何人不將，

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獨爲匪民。

匪寺匪虎，

率彼曠野。

哀我征夫，

朝夕不暇。

有芄者狐，
率彼幽草；
有棧之車，
行彼周道。

Yellow, withered all flowers, no day without its march,
who is not altered?

Web of agenda over the whole four coigns.

Black dead the flowers,
no man unpitiable.

Woe to the Levies,
are we not human?

Rhinos and tigers might do it, drag it out
over these desolate fields, over the sun-baked waste.
Woe to the Levies,
morning and evening no rest.

Fox hath his fur, he hath shelter in valley grass,
Going the Chou Road, our wagons our hearses, we pass.

龐德的英譯，無論在形式上或意義上，都很不忠實。原文句法整齊，韻律鏗鏘；譯文每段行數不一，句法長短出入很大，除末二行以外，全不押韻，至於中間稍頓的四言節奏，當然更看不出來。譯文第一行在原文裏明明是兩句，如果在 *flowers* 後面就轉行，可謂輕而易舉，硬要拉得那麼長，毫無道理。譯文第二段四行均短，短得只剩五、六個音節，比起第一段第一行的十二個音節來，簡直不成比例。詩經的句法短而整齊，偶有變化，也不會遠離四言的基調。龐德身為中世紀文學的行家，豈有不知民歌原則之理？試看英國古代抒情歌謠和敘事歌謠，哪一首不是長短適中，句法平衡，便於歌者換氣？

龐德的譯文是從日譯轉手，走樣在所難免（註二），可是文義的誤解實在太多了。「草」譯為「花」已經不妥，「將」譯為 *altered*（改變）出入更大。「經營四方」譯成 *web of agenda over the whole four coigns* 也嫌做作。南北為經，東西為營，直行為經，周行為營。「經營」無非四方往來奔走之意，龐德顯然誤解，以為縱橫織布，經緯相交，所以說成「事繁如織，網牽四隅」。「不矜」是不生病的意思，譯成 *unpitiabile* 也不妥當。譯文第三段前兩行，當做創作也不算好句，當做翻譯謬誤更多，*might do it and over the sun-baked waste* 全係添足之舉。「幽草」譯成「谷中之草」，不對。「周道」乃大道之意，誤為「周代之道路」。「有棧之車」竟變成「我們的貨車（有如）柩車」，更不應該。總之，龐德英譯詩經有點英雄欺人，只能視同擬古之作吧。

高明的譯者偶而也難免失手，情有可原。例如海濤爾譯的「報任少卿書」，其中有「同子參乘，衰絲變色」一句，英譯是 *When T'ung-tzu shared the emperor's chariot, Yuan Ssu blushed*。此地的「同子」並非人名，而是「同名之人」的意思。司馬遷之父為司馬談，而與漢文帝同車的宦官叫趙談，所以諱稱「

同子」。因此應該譯作 *my father's namesake* 或選譯 *Chao Tan*，以便西方讀者。同時，「變色」也不可譯成「臉紅」。

陶潛「責子詩」中的兩句：「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在艾克爾 (William Acker) 的譯文裏成爲 *Ah-hsuan tries his best to learn/But does not really love the arts*。「行志學」是「快要十五歲了」的意思，典出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艾克爾沒有看出來，乃譯作「努力學習」了。同樣地，把「悠然見南山」譯作 *And gaze afar towards the southern mountains*，也未能傳神。原來是無意間瞥見南山，竟而看出了神，在譯文中成爲有意眺望，詩味大減。至於「塵網」譯作 *Dusty Net*，也欠妥。英文 *dust* 有死亡之意，和中文的「塵網」，「塵世」，「塵寰」等等適爲相反，易招誤解。

格瑞安譯的前後「赤壁賦」，大體上說來，文筆清雅，堪稱力譯。毛病不是沒有。例如「望美人兮天一方」句之「美人」，只譯 *the girl*，未免太坦俗。「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嫋婦」諸句的英譯是 *the wavering resonance lingered, a thread of sound which did not snap off till the dragons underwater danced in the black depths, and a widow wept in our lonely boat*。文學作品裏發生的事情，有虛有實，虛者實之，實者虛之，高妙的境界往往就在虛實之間。此地的蛟舞婦泣是虛擬，正如前文的馮虛御風，羽化登仙是假想的一樣。後文不用「如」，「似」之類的字眼標示出來，譯者遂將潛蛟幽舞嫋婦孤泣當做眞事處理，這就是想像坐實之病，常爲西方譯者所犯。其實僅僅坐實，也不爲大病，可是格瑞安把「泣孤舟之嫋婦」譯成「一位寡婦在我們的孤舟上哭了起來」，却是大錯。譯者把想像之中的孤舟和東坡與客共泛之舟，也就是前文所謂的「一葦」，混爲一談，因而把嫋婦也搬到東坡先生的船上去了。試想蘇子與客泛舟，帶一位寡婦幹什麼？幾個男人和一位寡婦「相與枕藉乎舟中」，在北宋時代可能嗎？

「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譯爲 *At the time when he smote Ching-chou and*

came eastwards with the current down from Chiang-ling, 也錯。此地的「上」字就是「破」，「陷」的意思，正如史記所說：「吾攻趙，且暮且下。」譯文的意思却成了「從江陵順流東下」了。至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一段，則被譯者誤解為「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truly he was the hero of his age, but where is he now? And what are you and I compared with him? Fishermen and woodcutters on the river's isle…）我國的古文講究的就是神完氣暢，東坡行雲流水的文筆，絕對不會在此地來一個急煞車的短句「況吾與子」。此地的「漁樵」，正如後文的「侶」，「友」，「駕」，「舉」等字眼，全是承接「吾與子」而來的一連串動詞。格瑞安把「況吾與子」和下文一刀兩斷，乃使後面的一大段，從「漁樵於江渚之上」一直到「託遺響於悲風」，陷於羣龍無首之境。

英美學者譯中國文學，好處是踏實，不輕易放過片言隻字，缺點往往也就在這裏，由於字字着力，反而拘於字面，錯呢不能算錯，可惜死心眼兒。例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一句，譯成 *each thing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has its owner*，就未免太「直譯」了。「相與枕藉乎舟中」譯成 *we leaned pillowed back to b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boat*，也很不妥。「舟中」其實只是「船裏」的意思，不必說成「舟之中央」，因為「一葦」之舟也無所謂中央不中央了。同樣地，「相與枕藉」也無非是說「橫七豎八地靠在一塊兒睡」，不必那麼字字拘泥，譯成「背靠背地相倚相枕」。「後赤壁賦」中的句子：「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格瑞安譯成 *even after so few months and days river and mountains were no longer recognisable*，也是太泥於字面。「江山」直譯，倒也罷了，「日月」也直譯却很彆扭。前後「赤壁賦」相去不過三月，所以「曾日月之幾何」譯成 *even after a few months* 便可，不必直譯做「才過了短短幾個月和幾天」。中文裏的「日月」一詞，用在「日月如梭」，「日就月將」，「日積月累」等等成語裏，等於「時間」的代詞，絕無「幾天幾月」的意思，正如「歲月」一詞也只是泛指光陰

，不能動輒譯爲 years and months 吧。

「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一句，譯做 Just then a single crane came from the east across the river，是對的。孤鶴來自東岸，「掠予舟而西也」，甚合情理。有一本「古文觀止」把「橫江東來」語譯成「橫江朝東邊飛來」，恐怕是錯了。（註二）可是格瑞安把「掠予舟而西也」譯成 it dived at our boat and flew on westwards，則又不妥，因為 dive 是「俯衝」，不是「掠」。

綜而觀之，格瑞安譯的前後「赤壁賦」，文筆不惡，成績可觀。這樣高妙的神品，對翻譯的能手實在是一大考驗。細讀前後二賦，當可發現由於季節變化，江山改觀，作者的心境亦前後相異。表現在作品風格上的，是前賦句法舒緩，韻律開朗，造境空靈，後賦句法緊促，韻律低抑，造境怪異，有超現實意味。表現在哲理上的，是前賦曠達，後賦悲悵。前賦才夷然說過：「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後賦竟又喟歎：「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這豈不是前賦所說的「自其變者而觀之」嗎？兩賦破題都平實無奇，但結句都是神來之筆，餘韻不絕。畢竟心情不同，所以前篇一結天下大白，始於夜遊，終於曉瘳，而後篇一結惘然自失，始於夜而終於夜，始於不識江山而終於不見其處。另一對照則表現在敘事的角度上：前賦敘事是用第三人稱，後賦則用第一人稱。前者感覺較為悠遠從容，所以主客可以相對清談，後者逼近而切身，所以動作多而對話少。不過中文句法常常省去主詞，因此前賦表面上雖以蘇子爲第三人稱，但是遇到像「舉酒屬客」之類的「無頭句」，還是有點第一人稱的感覺。中文曖昧得可愛，就在這裏。李白的「贈汪倫」也是這樣：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起句選用李白之名，似乎這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事，結句感情升到高潮，竟急轉直下，變成第一人稱的主觀抒情。這種人稱的轉換，在英詩之中似乎從未一見。「前赤壁賦」裏的蘇子，在格瑞安的譯文裏一律改爲第一人稱，因此在感覺上和「後赤壁賦」並不能形成對照。同樣地，我在前面列舉前後兩賦的種種對比，在英譯裏都難以表現出來。例如後賦「履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四句，結構相同，給人一種快速跳鏡的動感。

格瑞安的譯文是 *Treading on the steep rocks, parting the dense thickets, I squatted on stones shaped like tigers and leopards, climbed twisted pines like undulating dragons.* 英譯已經很好，但是四個動詞主客異勢，份量不像中文裏那麼平衡。主詞「我」更爲中文所無。同時中文的「虎豹」與「虬龍」是虛象實用，妙處全在似幻似真之間，英譯作「蹲在形如虎豹的石上，爬上形如蟠龍的曲松」，表裏虛實判然，味道當然大減。事實上，中文語法最大的特質，對稱與平衡，一到英文裏面，往往無法保存。例如「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在格瑞安的英譯裏就成了 *A cool wind blew gently, without starting a ripple.* 確是佳譯，但是後一句成了前一句的附庸，不再對等了。這當然不能怪譯者，實際上再高明的譯者往往也爲之束手。我這麼說，只是想指出，中英文的語法在先天上常常鑿枘難合，不是在意義上，而是在風格上，這真是莫可奈何的事。

賓納(Witter Byner)的翻譯尙稱流暢，但不夠精細，每有謬誤。例如在「長恨歌」裏，他就把「六宮粉黛無顏色」譯成 *And the powder and paint of the Six Palaces faded into nothing.* 這也是犯了譯字而不譯詞的通病。同樣地，「九重城闕煙塵生」譯成 *The Forbidden City, the nine-tiered palace loomed in the dust……* 也太拘泥了。帝閨重重深閉，九重不過極言甚多，譯成「九重宮殿」，令人誤解是樓高九層。「宛轉蛾眉馬前死」譯作 *(The men of the army stopped, not one of them would stir) Till under their horses' hoofs they might trample those eye-brows,* 也很欠妥。此地「馬前」不過是指明皇車駕，亦即後文所謂「龍馭」，充其量是說當着兵士之面死去(事實上是縊殺

佛堂之內)，斷斷不可譯成「馬踐蛾眉」。同時貴妃在這句詩裏是真的死了，在譯文裏却是六軍要她死。「宛轉」極言臨縊掙扎之苦，是很傳神的字眼，譯文根本未譯。稍後的「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原來是不相聯貫的兩句，譯文却成爲

At the cleft of the Dagger-Tower Trail they crisscrossed
through a cloud-line

Under O-mei Mountain. The last few came.

這是大錯。譯者把「峨嵋山下少人行」斷爲兩句，把前面的一半強行併進文義既不相屬地理更不相接的「雲棧縈紆登劍閣」裏去，直譯回來，成爲

在劍閣小徑的隘口他們曲折走過

峨嵋山下的雲索。殿後的少數人馬也到了。

白居易把幸蜀行旅寫到峨嵋山下，已經太遠，賓納錯得更加嚴重。賓納譯了這麼多唐詩，應該知道中國古典詩句絕少像英詩那樣跨行，更無行中斷句之理。此外，「少人行」也譯走了樣。「聖主朝朝暮暮情」譯爲 *So changeless was his majesty's love and deeper than the days* 也不恰當。所謂「朝朝暮暮情」，除了日夕思念之外，還有宋玉朝雲暮雨的聯想，譯文只有情久益深之意，失之籠統。「椒房阿監青娥老」中的青娥是指宮女，譯者誤爲清淡的眉毛，竟譯成 *And the eunuchs thin-eyebrowed in her Court of Pepper-Trees*（「椒房宮中的太監眉毛都老稀了」）。

「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四句，在賓納的英譯中是：

At Ling-ch'un lived a Taoist priest who was a guest of heaven,
Able to summon spirits by his concentrated mind.

And people were so moved by the Emperor's constant brooding
That they besought the Taoist priest to see if he could find her.

此地的 people 如作「人民」解（譯文中顯然如此），就大錯特錯。安史劫餘，黎民自哀之不暇，哪有閒情去管明皇的愛情？中國詩裏省去主詞的「無頭句」，再度令譯者猜測為難。我認爲此地「爲感」與「遂教」兩句的主詞可能有兩解：其一是兩句主詞不同，即道士感於君王之誠，君王遂教道士尋覓。其二是兩句主詞一致，即道士爲感君王之誠，於是爲君王殷勤尋覓，「遂教」可作「使得」解，意思正如「遂令天下父母心」句之「遂令」；或謂明皇左右侍臣爲感君王之誠，乃命道士殷勤尋覓。中國古典英譯之難，往往不在有形的詞句，而在無形的文法：省去的部份，譯者必須善加揣摩，才能妥爲填補。後面的一句「蓬萊宮中日月長」賓納譯爲 And moons and dawns had become long in Fairy-Mountain Palace，直譯的情形和格瑞安 the even after so few months and days（會日月之幾何）很相似。我在前文已經指出，「日月」只是「時間」的代用詞。在英文修辭學裏，這種手法叫做換喻（metonymy），例如以皇冠喻帝王，以塩或焦油喻水手都是。中文裏的鬚眉，紅顏，心腹，骨肉，肝膽，耳目，手足等等也屬於這一類。這些代用語全是英譯的難題，因爲在中國人的感覺裏，習用太久，它們已經成爲近乎抽象的名詞，可是對於西方的讀者，它們仍是非常鮮活的形象，「具體性」很高，要但取其意而遺其形，實在很難。這也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從事中國古典英譯的一大差別：遇到「日月」，中國人大概只譯其意（time），西方人往往直譯其物（sun and moon 或 days and months）。其實蓬萊歲月就是神仙的日子，也就是永恒吧。因此「蓬萊宮中日月長」不妨譯成 And

eternity dragged on in Fairy-Mountain Palace。就算一定要保留「具體性」吧，恐怕 noons and moons 也要比 moons and dawns 好些。(註四)

艾克爾的譯文亦失之粗疎。例如李白「月下獨酌」之一，艾克爾是這樣英譯的：

If Heaven itself did not love wine,
Then no Wine Star would shine in the sky.
And if Earth also did not love wine,
Earth would have no such place as Wine Fountain.
Have I not heard that pure wine makes a sage,
And even muddy wine can make a man wise?
If wise men and sages are already drinkers
What is the use of seeking gods and fairies?
With three cups I understand the great Way,
With one jar I am at one with Nature.
Only, the perceptions that one has while drunk
Cannot be transmitted after one is sober.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
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

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
聖賢既已飲，何必求神仙？

三孟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

兩相對照，當可發現英譯錯得很多。例如「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兩句，根本漏譯了。短短十四行竟漏掉兩行，等於少了七分之一。「三杯通大道」兩句不能算譯錯，但也沒有傳神。不妨譯爲「Three cups lead right to the great Way; One jar merges me with Nature，當然這也說不上傳神。末二句的英譯再譯成中文，就成了「只是一個人醉時的種種感覺，無法在醒後向人述說」，和李白原意出入很大。「月下獨酌」之三有句云：「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艾克爾的英譯是

Infinite things as well as short and long

Alike have early been offered us by Creation.

A single cup may rank with life and death,

The myriad things are truly hard to fathom.

此地「窮通」與「修短」是相對之詞，「窮通」是貧賤與顯達，指宦途，「修短」是長壽與短命，指年壽。「窮通與修短」勉強可以譯爲 *failure and success, short life and longevity*，或者 *luck of career and span of life*。無論如何，「窮通」在此地不應作「窮理通變」解，所以譯 *infinite things*（無窮的事物）是不對的。何況後文的「萬事」又譯作 *the myriad things*，令人有詞彙貧乏之感。「一樽齊死生」是接前文「修短」來的，意謂有酒便足，醉中遑論壽夭生死，正如王羲之所說的，「修短隨化」，聽天由命

吧。譯文作 *A single cup may rank with life and death* (一樽酒與生死等量齊觀，或者，一樽酒和生死同樣重要)，與原意不符，如果稍稍更動一下，變成 *A single cup ranks life with death*，就接近原意了。

郭長城與麥克休 (Vincent McHugh) 合譯的詩，在排列的形式上把典雅工整的中國詩割裂過甚，幾乎像現代詩人康明思的詩行。這且不去說它，可是誤譯之處却不容忽視。例如李白「夜泊牛渚懷古」的頸聯：「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他們的合譯是

I also
can make poetry
but that man's like
will not be found again

李白在此地用的是袁宏江上高詠聲動謝尚的典故，所以「詠」和「聞」相為呼應，乃實寫，應直譯，才够戲劇化。譯文使生動的變成呆板，索然乏味。同樣地，王維的「渭城曲」末二句譯成

I summon you:
Drink one more cup
No old friends, my friend
When you start westward
for Yang Kuan

也是大錯。原文是「西出陽關無故人」，譯文竟誤為「西去陽關無故人」了，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至於「勸君

「譯作 I summon you (我命你)，也與原意相反。」

最後，說到本書主編白芝教授自己的翻譯，有時不錯，有時也同樣令人失望。例如他譯的「桃花源記」，大致頗佳，可是「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名句是這樣譯的：•there were fragrant flowers, delicate and lovely to the eye, and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drifting peachbloom。英譯太冗長，倒也罷了，不過「芳草」變成了「芳花」，却萬萬不該。原文是青草地上落滿紅英，對照才鮮明，譯文就單調了。同時，晉太元中應該是公元三七六年至三九六年，譯文註為三二六年至三九七年。可是錯得最離譜的，是他譯的「酬張少府」：

In evening years given to quietude,

The world's worries no concern of mine,

For my own needs making no other plan

Than to unlearn, return to long-loved woods:

I loosen my robe before the breeze from pines,

My lute celebrates moonlight on mountain pass.

You ask what laws rule "failure" or "success"—

Songs of fishermen float to the still shore.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四聯八句，幾乎無聯不錯，有些地方錯得令人不敢相信。一開始，「晚年」就直譯得毫無必要。前四行既無主詞，又無動詞，英文的文法夾纏不清，王維的空靈和中國律詩的對稱，蕩然無存。第一行的分詞片語和三、四兩行的分詞片語，一被動，一主動，極不平衡，中間還夾着文法身份待考的一個句子。「自願」和「空知」在此地文法上的地位，是從屬性的，近於副詞，主要的動詞是「無」與「返」。「自願無長策」意為「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匡君濟世的良策」，但譯者說成「沒有別的什麼打算來照顧自己」，顯然把「自願」誤為「自願不暇」的「自願」了。「空知」原是「只知道」，「只好」的意思，譯文竟作 *unlearn*（忘掉所知，除去舊念），想必譯者把「空」當成動詞，「知」當成名詞，所以要「濼空已有的知識」吧。第五句風吹帶解，才顯得物我相忘，譯文說成詩人在風前自解衣帶，豈不做作而落實？「山月照彈琴」句譯成「我的琴音歌詠山隘口的月光」，也離題稍遠。本來是山月照着詩人彈琴，却反過來，變成詩人彈琴以詠月，可能音樂是月光曲，倒一定是在月下彈奏呢。末兩句最深，反而沒有譯錯，只是不很好罷了。

叢樹版「中國文學選集」一書，頗合英美讀者所需，遺憾的是，諸家譯文水準不齊，謬誤尚多，前面指「來的，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希望再版時能核對原著，逐一改正，同時廣蒐佳譯，予以充實。欣聞近日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出版英文「譯叢」季刊一種，行於國際。漢學英譯，英美學者已經貢獻不少，該是中國學者自揚漢聲的時候了。

六十三年四月於臺北

(註一)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Cyril Birch, Grove Press, 1965.

(註二) 著者說說龐德是「一位才氣橫溢的即興詩人，面對一篇佚名的希臘傑作，邊看邊譯。」龐德譯詩經，就是這種味道。

(註三) 見三民書局版，謝冰瑩、林明波、邱樊友、左松起聯合編譯的「古文觀止」六五九頁。

(註四) 這樣的手法，豈不是有點狄倫·湯默斯的味道？湯默斯在「薇山」中就有 *all the sun long* 與 *all the moon long* 一類的句子。

■王永慶著 ■書評書目社新書

談經營管理

每冊40元

□這是一本人生哲學，不是專門性的論述。

台灣最成功的企業——台塑關係企業的董事長王永慶先生，把他生活和工作的體驗，誠懇而坦率地在這本書上提出來。

■對一個希望待遇高而工作少的大學畢業生，作者的忠告是：「勤勞有益於人的體力和腦力。」「做事情，要有正確的觀念，要由勞動中磨練出來。」

■作者對台灣的工人讚揚備至，認為是全世界素質最好的。「今天落伍的是企業家或經營者，不是勞工。」

■作者對競爭有精闢的見解：「競爭難免會傷腦筋，不傷腦筋絕不會做好事情，腦筋緊張，人的潛力就可以激發出來。」

■作者對忙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忙，是什麼意思呢？我以為這是諷刺罵人的話。忙是表示沒有計劃，忙，就是盲。」

■在這本書上，作者一再強調：成功，或者說賺錢，不要依靠低工資、保護及其他不正當的手段，而要靠經營者堅強的競爭意志，完善的工作計劃和經營管理。

每冊40元，書評書目社出版，全省各大書店均售，直接郵購，請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凡本刊長期訂戶，八折優待，一般讀者，一律九折。

總經銷：遠景出版社 台北市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

誠實與容忍

何欣

批評者與被批評者應有的態度

建立公正的批評已是很多人（包括讀者和作者在內）的共同要求，報章雜誌上曾有過很多做這樣呼籲的文章。批評誠然很重要，就讀者來說，在那麼一大堆出版物中，究竟那些書是有意義有價值值得花費金錢時間來看的？這端賴有學問有見識的批評者來指點，以免讀者在各方面做沒有必要的浪費，甚至被引向錯誤之路，不辨良劣。就作家而論，能夠有批評者站在較遠的地方，對自己的作品做一番全面檢討，指出它的優點何在，缺點何在，能使自己清醒一下，思索一番，在創作的時候能繼續發揚自己的優點，儘量避免那些自己也同意的缺點，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使自己的作品臻於完善之境，不亦有利於作者乎！基於這種客觀的要求而有像「書評書目」這樣的刊物出版，它給批評者提供了一個園地。由於登載的文字態度嚴肅，不偏不倚，也頗為讀者所歡迎，所欣賞，從許多讀者（包括許多國內外有名的學者）的投書中，我們可以知道。由此判斷，我們知道批評受人重視了，因此我們對於從事批評工作的人要求也就嚴格了，像那些替書店或作家做廣告的批評家自然而然地就為讀者所唾棄了。

我們所要求的批評家該是怎樣的人呢？必須是一個學識相當豐富的人，他對於文學，對於中

外古今的文學家和文學作品必須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雖然他們不可能成爲全能的專家。在批評一本作品時，他應該把這部作品的作者全部著作瀏覽一遍，甚至這位作家的同代人的作品也要了解一些，否則批評時就難免因過於狹窄而有所偏。對於要批評的那本作品，甚或一篇短篇小說或一首小詩，必須再三細讀、品嚐與做全面考察，即從每個角度去觀察它，否則伊有只摸及象尾巴便誤爲是大象的危險。當然，每位批評者有自己的理論根據，有自己對於文學的看法，我們不能強求其同。有的批評者注重作品所要表現的思想意識，有的批評者偏重寫作技巧的分析，（文學作品還不就是內容與形式的問題嗎？）這樣，我們才能對那作品有深刻了解。從事批評工作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誠實的態度，他必須知道他不只是在作一篇文章，他有個極重要的責任，就是他在從事教育工作，他的讀者會接受他的意見。尤其是讀者所敬佩的學者的文章，他的一字之褒，一字之貶，都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故而他不能有所偏，致使讀者被引導到一個偏狹的小徑上。對他批評的作品要誠實，要公正，根據他的判斷，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在做這判斷時他要排除個人的好惡，不能說，「我的朋友」者就是無瑕疵的；非我一輩者則好者也壞矣。當然，人非聖賢誰能無偏，但批評家最好能免於故意的「偏」。批評家一定要是公正不阿的包拯，他以文論文，不以人論文；他的文章是闡釋，是說明；講得頭頭是道，娓娓動聽，而不是以權威來威脅，甚或利誘。他的文章要有說服力，能使讀者看完之後，不能不相信他的意見。在批評文學中，他最好不要涉及作者個人的私生活——除非他的生活影響了他的作品，他最好不要取一種譏諷的態度，對作者顯示一種卑視和嘲笑或譏笑。

要想建立起誠實的公正的批評，單單靠批評者的努力是不够的，被批評者的態度也是一個極爲重要的因素。按常理說，被批評者應該由衷地感激批評他的作品的人才是，古人云，聞善言則拜，即使批評者所指出的不全是善而有「不善」之處，如果那批評者說的是事實，也應該「拜

「，因爲人有時看不到自己的毛病，或是看到了而有所偏愛，捨不得改。縱使做不到「拜」的程度，至少也應該容忍而不該「戚戚」。聽到不利於己（影響自己的令譽或書的銷路）的批評時，便氣得臉色發青，急待報復，甚或口出惡言，該不是令人激賞的態度。漢明威出版「跨過河流，進入林叢」時，批評界沒有歌頌他，於是他「憤憤然」地說，他寫的是微積分，批評者只懂代數，所以不够了解他這部作品。他寫的那本小說是否連批評家都看不懂呢？福克納在一九五〇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受到批評界無情的攻擊，說他是販賣罪惡，說他連文章也寫不通，但福克納以沉默對之。待他得了諾貝爾獎之後，過去指責他的批評家們又轉過頭來競相稱讚他。這些對福克納仍無任何影響，他不對自己的作品加任何解釋。我們都知道，罵批評家不懂微積分的漢明威，近十餘年來，聲望一落「百」丈，而福克納已成爲二十世紀所產生的一位偉大作家了。每位批評者的觀點不同，而對同一部作品的衡量標準不同，甲批評者說它好得天上有地下無，乙批評者則貶低它的價值。因爲同時代的人的意見，由於距離太近，不會非常正確公允。時間才是最可靠的批評家。君不見多少喧囂一時的作家，只不過經過了二三十年就被人遺忘了？一位作家讀到不是捧自己的文章，應該持容忍的態度，千萬不能氣得青筋直跳，血壓升高，立刻甩起筆來，罵人家結黨結社，黨同伐異，蠅營狗苟。這種出口傷人的村婦罵街，不足以贏得人家的同情，也不見得使自己的作品的價值就此直線上升也。記得在「書評書目」上有篇批評劉紹銘和顏元叔兩位學者所譯的「何索」，嚴厲地指出譯文中的錯誤，劉先生曾有信給該刊，態度之謙虛，令人敬佩；顏先生雖無信給編者，但也沒有任何不滿之表示，我們讀者，對於劉顏二先生，並未因一篇批評的文章而減半分尊敬也。白先勇和歐陽子的小說，曾受到一些批評者的無情指責，甚至有與其作品無直接關係的過分的評論，但白先勇和歐陽子都沒有爲自己的作品做過任何辯解，罵那些批評者不懂微積分，也無任何抱怨之詞。他們兩位的文學地位並未受到那些文章的絲毫影響。而我個人的

偏見是，當今這麼多作品，幾十年後，能够仍放「異」彩者大概不會太多，但白先勇和歐陽子一定會繼續存在的。想到這些時，一位作家該把眼光放遠一點，心胸開闊一些。再說，如果一位作家的作品，非靠自己的解釋才能使讀者了解的話，那是因為(一)他寫的是微積分，讀者只懂加減乘除的算術；(二)他沒有把自己要表現東西清晰地表現出來，只有自己解釋後別人才懂。因為(一)者，百年後自會有人代為伸冤，被埋沒一時的名著會為後人欣賞，文學史上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因為(二)者，則解釋也是多餘的，希臘的悲劇家只留下來他們的劇本，索福克里斯沒有寫過一本「安蒂崗尼註解」。讀者羣中達於作者的知識水準者，當不會為數過少。

作家如果沒有容忍的態度，見到不利於己的文字時便怒髮三千丈，準備決一雌雄，則使批評者在寫文章時又多一層顧慮；沒有人願意樹敵，也不願意同人決鬪，所以他討論一件文學作品時，便只說一半，揀着聽了皆大歡喜的話說，而且強調之、誇大之，於是「五四以來最有成就的作家」、「近百年來罕見的佳作」之類並無任何根據的話出現在批評文章中。這樣的批評，當然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願意給批評者一個環境，使他不受來自任何方面的壓力，使他能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意見，使他能暢所欲言，就一部作品的優點和缺點詳加分析，不做任何保留；提及優點時，不做過分誇張；提及缺點時，也能寫到使讀者了解為止不必多做渲染。這樣的平實的文字，雖然筆端帶感情，但不帶火藥氣，心平氣和地道其該發揮之處，才是我們希望的批評態度。

水晶的三支鏢

陳克環

水晶在他「『才盡』江郎言」一文裏說道：「只因爲我自己是作者，有時候也寫評文，所學的又是這一行——任何一個學院裏出身的人，總不免爲他的老師所期許：他是一個好的、公正的，有高尚趣味的評者。」我讀過水晶許多篇有關文學評論的文章，還覺得他是一個好的、有高尚趣味的評者；但是，由於他對於他所評論的作品灌注了過多的感情——或愛或憎，他便很難以保持一個客觀的、冷靜的立場。因此，他不是一個公正的評者。我沒有上過文學評論的課，不知道教文評的老師是否也講一些有關如何接受評論的道理，照我推想，大約是沒有；因爲水晶在那些和人家「翻死案」的文章裏所表現的自己，乃是一個既不好，也不公正，更無高尚氣度的受評者。

「『才盡』江郎言」這篇文章共捌仟餘字。除掉作者分析自己的作品，和引述夏志清先生寫給他的一封信的那幾頁，水晶在其他的部份分成三個方向而「揚鏢」：

第一支鏢是對胡何禎的辱罵。(一)「深怕『投書』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自比良幣，斥胡爲劣幣；(二)「試問還有哪個窩囊廢的讀者，會去相信這些所謂文評家騙人的鬼話？」；(三)「旁

邊殺出一個「胡君」這樣不相干的路人，沒來由「呸呸」兩口痰，再踢你兩腳；(四)「如果真是按照胡君設想的那樣去寫，是一個初入筆墨圈的小子的寫法。」

當一個作者的作品受到批評，他最快的反應便是，否定對方寫評文的「資格」。在所謂的自由職業之中，醫師，工程師和律師都需要一張官方核發的執照才能開業。可是，在文藝界，獲得了文學博士的人固然可以發表宏文，那些沒有學位的人，也同樣有權如此這般。胡君利用「讀者欄」發抒他對於「鐘」這篇文章的讀後感，很明顯地，正如水晶本人在他的文章第一段投書裏所指出來的：「『胡君』的投書不算批評，只是一個讀者信口開河的讀後感……」，胡君並沒有以文評家自居。作者發表作品最大的目的是供給世人「品賞」，而不能僅僅是期待「欣賞」。既曰「品」，便有人說好，也有人說不好。說好說壞是讀者的權利；中聽不中聽都應該兜了走，是作者應有的氣度。作者有權提出「自辯」，但是恣意謾罵拂己者只是「自貶」而已。

第二支鏢是對「書評書目」雜誌的糟塌：「尤其感慨的是近年來文風的丕變，大家幾乎全部變成了南明時代的那些君子，結黨結社、探頭舒腦，黨同伐異，蠅營狗苟。書評書目社既然份屬這大好文壇大千世界的一粒，豈能例外？令人惋惜的是：他們網羅不了真正有批評能力的斲輪斧手，來替他們「効」筆，只知道一味亂砍亂砸亂搗亂劈……」。

「書評書目」的立場和身價在讀者心目中自有其地位，它也不是頭一次才刊載像水晶這樣地糟塌「書評書目」的投書或投稿。到底是那一方面「只知道一味地亂砍亂砸亂搗亂劈」？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讀者可以翻翻「書評書目」，再讀讀水晶的這篇文章自尋答案。

第三支鏢是對於國內文壇，出版界，甚至於整個社會的鄙視：(一)水晶並不用「國內」這兩個字，而只說「台灣」和「台北」。(二)「作爲一個『在天之涯』的讀者和作者，從遠距離來窺探自己青年時代空居（不是生長）的一塊地方，我是有些無限感慨的；尤其感慨的是近年來文風的不

變，大家幾乎全部變成了南明時代的那些君子，結黨結社、探頭舒腦，黨同伐異，蠅營狗苟。」
；(三)「台灣的出版事業要進步，第一便得從加強校對做起，務必做到分秒必爭，否則，說什麼革新進步，自欺欺人。」(四)「這校對的毛病彷彿是一種癌症，又像台北市的交通秩序，是永遠搞不好的了。」；(五)「即或我此刻回來，像王文興那樣，跟他們混在一起，……」(六)「出版商雇用的『校對』行刑隊，先給你來一個下馬威」；(七)「應付」，「爲了稿費」，也許是台灣有些作家的通病。」

無可諱言的，我們的出版事業以至於社會秩序各方面尙待改進的地方甚多，我們在國內的人也樂於「聽」那些「在天之涯」的僑胞給我們的「旁觀者言」，但是，水晶所表現的力透紙背的尖刻語鋒，使人不由得懷疑，他心中對這塊曾經令他窒息的地方到底還懷有多少愛心？

水晶在揚鏢之餘，還撒了一把碎石子似乎是要砸死徐評，實在太過份了。

若說水晶這一式的文評是學院老師所期許的：好的、公正的、有高尚趣味的文評；那麼，甚麼才叫做「壞的，偏激的，趣味低劣的」文評？學院裏除了教人如何評論別人的作品，似乎同時也應該教人如何接受別人評論自己的作品；否則，一個人評論的時候頭頭是道，輪到被人評論了便粗言厲語，鏢石齊下，也只能算是學成了一半而已。

呂秀蓮的兩本書

新女性主義
尋找另一扇窗

呂秀蓮女士是當前在臺灣提倡女權年輕一代的佼佼者，她的主張很顧到現實而又很固執於原則，請讀她的兩本提倡新觀念和現代思想的新書。
每册定價40元，直接向本社函購，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劃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從世界兒童圖書日談起

簡宛

每次，當我走入兒童圖書室時，我總是流連忘返，完全身入其境，那一牆牆的書，那些設計新穎的剪貼，還有色彩鮮明的桌椅，無一不是爲了討好孩子，而合他們的喜愛而設計的，書架上，並且很有系統的編上號碼，從一般的常識，到宗教、社會、歷史、文學等等，只要你喜歡書，你永遠有看不完的各種書籍，等你去發掘。它們用字簡單，畫面活潑，學齡前以及學齡期之分類，也極有系統，難怪常常有媽媽帶着孩子，在圖書館中消磨一上午，我也從那些書堆中，重溫到孩提時代的純稚。

比較起來，我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就太少了，據我所知，我們好像沒有一間像樣的兒童圖書室，除了國語日報在兒童文學方面盡些力氣外，適合兒童閱讀的叢書也不多，當然，經費的來源是主要問題，但是今日社會如此繁榮，經濟成長率在向上伸展，有錢的人，如能撥出一筆經費，爲孩子們多印幾本好書，並設立幾間圖書室，孩子們也不會常坐在電視機前學「大人氣」，個個變成小大人，同時也培養了良好的閱讀習慣，充實孩子們的知識領域，長遠來講，且可蔚成社會上的讀書風氣，何樂而不爲呢？

四月二日，是世界兒童圖書日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Book Day) 這個由教師，圖書館員以及其他兒

童文學之作者所組成的團體，分佈在世界各地，他們希望藉翻譯的力量，把世界各國傑出的兒童讀物，以不同的文字，傳播到各地，讓孩子們都有機會讀到好的兒童讀物。

這個團體並提供安徒生獎（註一），給予對兒童著作或插圖有貢獻之作者，同時也紀念安徒生先生一生在童話方面的成就。

固然，我們不能和美國相比，他們社會安定，國家富庶，在兒童文學中堪稱世界之首，各種為獎勵兒童文學而設的獎章，少說也有幾十種，對作者是一大獎勵，對作品而言，也是最好的提鍊。像曾得克得克獎（註二）的作者桑戴克(M. Sendak)就花了三年的時間去畫那本「野獸住的地方」(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並於一九六三年得獎，深受孩子們所喜愛。我相信，我們不是沒有這種人材，但是如果一個畫家在三年的時間去畫「娃娃書」的插圖，他如果不在乎捱餓，他的妻兒子女也會提出抗議的。在他的社會地位而言，不僅不會提高，可能以為他的神經有問題。觀念之差異，當然也不難想像出我們的兒童讀物為何一直沒佔上文壇的一席之地，而且大多以抄襲西方國家的作品為主之因了。

說我們沒有自己的兒童文學是不公平的，像許多童謠、民歌、老祖母時代朗朗上口的兒詩，都是押韻而且易記的，但是沒有人加以整理、提倡，如果能配上插圖，編繪成書，相信不比美國家喻戶曉的「鵝媽媽」遜色。在這裏隨便舉上一、二個例子：

『小老鼠，上燈臺，偷油吃，上得去，下不來，叫媽媽，媽不來，骨碌骨碌滾下來』。

『一隻青蛙一張嘴，兩隻眼睛四條腿，撲通撲通跳下水』。

我們每年都在慶祝兒童節，何不除了上上動物園，兒童樂園外，來一點推廣兒童文學的工作，讓孩子們長大了之後，不會抱怨——我小時候除了補習，什麼故事書也沒看過。這不是太對不起他們了嗎？

我們的兒童文學該往何處走？

這個題目看起來很大，其實做起來並不難，今天的孩子們因社會之變遷，世界之演變，在智慧上啓發得較十年前的兒童爲早，那些古老的童話，神奇的故事已滿足不了他們，我們不能隨便嚇他們「小孩子不睡覺，老虎會來吃掉」，更不能應付他們的問題，而隨便編一些答案，像下雨，就是海龍王在嬉水等等。既然，小家庭制度的興起，使忙碌的父母，常常沒有了「想像力」，如果有好的兒童書，可以讓父母朗誦給孩子聽，或者跟孩子一起消磨睡前的二、三十分鐘，對父母或子女而言，都是很好的調劑。

什麼是好書呢？各人的標準不同，有些父母希望子女變成科學家，就拼命灌輸科學方面的知識，不管是否枯燥乏味，吸收得了，其實，孩子們有自己的喜愛，而且會隨年齡而變更，父母爲他們選書，不要太以自己之喜惡爲定奪，也不要太「功利」主義，一定要對孩子有增進智慧，良好影響，振奮向上……之功，要帶孩子進入書的世界，首先要讓他們愛上了書，只要他們有閱讀的快樂，書也就成了他們的終身良友。

以往受孩子們喜愛的書，如探險、神奇、善惡等之故事，如今已轉變爲太空、大自然及生活中周遭之事物。我們在發展自己的兒童文學方面，也不能再固步自封，跳不出公主、國王、好人壞人的界疇，我以爲有幾點意見或可做爲我們出版界的一點參考：

1 與生活有關的——我們的環境，我們的衣、食、住、行，我們的生活小節，都是孩子們看得到，見得到，體會得到的「具體存在」，也就是最好的生活教育，像「我住的城市」，「媽媽的房子」，「外婆的家」……等，都可成爲很可愛的兒童書，在這裏順便介紹幾本在美國相當受歡迎的有關生活教育的書。

「他們一天做了些什麼？」——(What Do People Do All Day? By: Richard Scarry) 以小豬、豬媽媽和豬爸爸爲主，描繪了形形色式的生活，有壓路工人、有建築師、有工商交通，孩子們喜愛那可愛的圖片，也愛那與自己日常生活有關的種種工具。

其他同一系列的書，也出自同一作者的有描寫學校生活的如「大學校」(Great Big School)，以及「忙碌的世界」(Busy, Busy World)，後者是以三十三個有趣的旅行探險故事，介紹了世界各國，如美、英、法

、丹麥等等。

我希望國內也多創作這一方面的書，讓孩子多瞭解他的環境，但是文筆一定要輕鬆，畫面要引人，不能重教條，說教味太重，那和教科書又有何分別？孩子們愛看故事書遠勝過教科書，如果我們能把教科書編得活潑些，不是更能叫孩子『手不釋『書』嗎』？

除了以上各書外，這方面的書可說不勝枚舉，看到好的兒童書，我總是希望能與人分享，特別是國內的小朋友，我之不厭其詳在此佔篇幅介紹人家的東西，也就是希望國內的孩子們有一天也能有如此豐富的精神食糧，在我們以成人爲主的社會中，真該問問爲孩子們做了些什麼？

2 富想像的——孩子的想像力是很豐富的，他們也愛看那些神話式的故事，特別是學齡前的孩子，像家喻戶曉的白雪公主，灰姑娘等，尤其受女孩子歡迎，這方面的書，在出版的份量上也較多，但是今日出版的故事，已不再是公主、皇后，而是由生活中，引發至想像的境界，像大受孩子歡迎的「好奇的喬治」（註三），作者的想像力，使那隻可愛又頑皮的猴子，闖了不少禍，也結交了不少朋友，我們不妨也多發展這方面的想像故事，不要再重印或翻版太多神話，公主、美女……之童話，畢竟那已離我們的生活太遠。

3 知識的——男孩子在六、七歲開始，就對故事不那麼熱心了，他們喜歡知道「爲什麼？」，而故事的情節是沒有「因爲……所以……的。」他們的興趣轉向了「飛機爲什麼會飛？」「天爲什麼會下雨？」等等。如果我們跟他們講述自來水如何經過湖、蓄水池、水管而到家裏，他們會比聽「睡美人」如何被王子一吻而醒來更專心，更有趣，女孩子比較不同些，但是我以爲太多的公主、國王式的故事，會使原本會幻想的女孩子更沉迷於「白日夢」，雖沒什麼不好，但是長大後也許比較不能面對現實，對實際生活環境沒有應付的能力。

4 趣味性的——動聽的故事，人人愛聽，情節曲折的故事，也會使孩子們入迷，像連得好幾次獎的「故事」（註四）（*The Story, The Story*）以及一直受孩子們歡迎的「大熊」（*The Biggest Bear*），都是很有趣的書，另外如富有幽默的、輕鬆的小故事，也是很受孩子喜愛的。中國人，一向被稱「少年老成」，「較爲內向保

守」等，少年老成並不是一件正常的現象，孩子就該有孩子的天真活潑，父母不要怕麻煩而訓練孩子死刻板板，也不要爲了怕孩子「學壞」，而不爲他們選購一些較爲「頑皮」「探險」等故事，兒童期的可塑性很大，多啓發、多接觸不同的事物，都可以幫助他們成長的。

也許，我們在出版方面很難一時有很好的選擇，父母也很難找到合適的好書，在我們自己尚未發展俱備之前，翻譯和推介外國的兒童文學，也是不可疏忽的，我們可以一面參考外國的出版情況，一面瞭解我們國內的需求，多設立兒童圖書室，多鼓勵兒童讀物的創作，我們不要怕起步晚，只要一步步走下去，終會走出一條大路來，像國語日報每週一次的週刊，是少了些，但畢竟也出版了不少兒童讀物，想想佔全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兒童（六至十一歲，據最近人口調查），我們怎能忽視他們？我們怎能忍心看孩子們長大後，變成只會「考試」「回答問題」的應聲蟲？

註解

註一：安徒生獎 (He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始於一九五六年，爲了紀念丹麥童話家安徒生童話集之作者而設，每兩年頒獎一次，得獎者不限國籍。

註二：克得克獎 (第十期「書評書目」有專文介紹) 本文所提桑戴克氏，曾於一九六三年得克得克獎，並於一九七〇年得安徒生獎，爲今頗負盛名之兒童作品畫家。

註三：好奇的喬治 (Curious George By: Hans A. Rey. Houghton \$3.25) 好奇的天性，使從非洲來的猴子——喬治有了許多可愛又可笑的歷險記，全套分五冊。

註四：「故事」及「大熊」皆為克得克得獎作品。

我們的兒童圖書室

張耀煌

簡介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兒童圖書室

臺灣也有兒童圖書館，且成立得很早。日據時代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就有一間一百四十四個坐位的兒童閱覽室。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後，也一直保持着一間小小的兒童圖書室。去（六十二）年，該館再度改制，成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今年三月，在一樓開設一間七十餘坪的兒童閱覽室，增購新書，裝修門面。使得這一位於新生南路光華橋旁的兒童閱覽室終成為兒童們放學、放假時的好去處。

目前，公私立圖書館採開架式的很少，兒童閱覽室却是其中之一，進入其間馬上給人一種「開放」「自由」「欣悅」的感覺。彩色的書架很矮，兒童可隨意挑選自己喜愛的書。四週牆上掛着明朗鮮麗的照片與圖片板，其中三座圖片板是活動的，可以隨需要更換圖片內容。最出色而令人喜愛的是那鋪有地氈的表演臺，除了有節目表演外，孩子可以脫了鞋在上面或坐或臥地看書，或圍起來低聲討論書中那一個是好人，那一個是壞人，而不必像一般圖書館，必須正襟危坐，顯得拘拘束束。

除了供應圖書之外，館內也供應各種益智玩具，如科學模型、拼圖遊戲板等，借給兒童享用。室內並有一銀幕，經常放映教育電影、卡通片，每星期二、六下午還有說故事時間，聘請熱心的社會人士為小朋友作現場、生動的「說書」。像這麼豐富而有變化的圖書館，難怪兒童們流連忘返，每到「打烊」的時間，還捨不得走

館內每一本讀物都貼上了紅、黃、綠三種有色膠帶，用來區別內容程度，以便於各類年齡的兒童選擇。但一般說來，兒童就像飢餓的民族，幾乎每本都要翻來看一看。高年級的同學看低年級的讀物固然有「學而時習之」的樂趣，年齡小的兒童也捧着生字滿篇的「巨」著，一本正經、聚精會神，如果我們在旁觀看，當會發出會心的微笑。

一個困擾館裏人員的「特色」是所有的兒童書「老」得特別快，圖書館陸續購買的七千餘冊書籍，已有二千餘冊支離破碎得無法閱讀，折舊率是相當驚人的。不過，想想看，這些數量不足却相當吸引人的書籍，怎經得起兒童們日復一日、一遍又一遍地翻閱呢？圖書館方面表示將訓練孩子們愛護書籍，以延長書籍的壽命。

圖書館希望能儘快蒐集一萬冊的藏書，始能進一步達到圖書出借的方便，但就算到達一萬冊，我們認為還是不夠的，這缺點實在就是整個兒童文學界的缺點：量不夠，新陳代謝也不夠。兒童的求知慾特別旺盛（不然路旁的連環圖畫書攤就不會門庭若市了。）他們胃口大、消化力也強，許多常識、觀念都是在兒童階段灌輸形成的。所以這些書顯然是不夠的。此外，似乎也應該安排更多類型的書籍給高年級的同學看，因為對有些學生來說，光有注音符號的兒童讀物是無法使他們滿足的。



本社代購以下各書

作者	書名	定價	作者	書名	定價
琦君	烟愁	20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16
黃春明	莎啞娜啦·再見	40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16
黃春明	鐘	40	余光中等	中國現代詩評論	90
傑克倫敦	生命之愛	40	鍾龍	人生日知錄	50
歐尼爾	開放的婚姻	40	蘇玄玄	愛的變貌	18
楊青矗	心病	30	陳芳明	含憂草	18
楊青矗	在室男	35	隱地	一個里程	16
楊青矗	妻與妻	30	隱地	隱地看小說(舊書)	25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來館的兒童，多數就居住在工專、圖書館附近，但也有許多兒童是轉兩路公車來的，他們一星期要來好幾次，而且風雨無阻。一到星期假日，更是擠得水洩不通，二百個兒童肩靠肩坐在一堂，連表演臺都擠滿了，這場面真是感人。兒童們喜歡看書固然令人欣慰，而大人們却只為他們準備了這麼一間閱覽室和一點點書卻也够慚愧的了。我們是不是應該多為他們添一點書呢？是不是也應該在每一個城鎮，每一個鄉村都為他們準備一個可愛的兒童圖書室呢？

夏志清書簡

編輯先生：

張欣伯先生「與夏志清教授談秦可卿」一文（「書評書目」第九期）早已拜讀，一直事忙，未作任何分辯。今天趁同陳芳明君通信之便，附封短信，總算在張先生面前有個交代，不負他囑我「不吝有所教正」的好意。

第一點應該說明的，「中國古典小說」一九六八年哥大出版所出版，「紅樓夢」那一章事實上是一九六六年就寫了定稿了。趙岡、陳鍾毅合著「紅樓夢新探」一九七〇年臺、港兩地同時出版，其中考定脂硯齋、畸笏叟是兩個人的那一節（第二章第二節），早先我在雜誌上看到時，就同意他們二人的推定，並激賞他們考證方法之嚴密，但可惜那時拙著已經出版，至今還無機會把第一版作必要的修正。根據趙岡兄嫂的報導，在他們以前，祇有俞平伯認為脂硯、畸笏是兩個人，其他紅學專家，如周汝昌、王利器、吳世昌，以及趙岡自己，却認為脂硯與畸笏是同一人。我把二人當作一人，不是我的粗心，實在因為當時絕大多數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張先生也承認我是讀書很細心的人，他提出秦可卿品格「壞」的方面的諸例子，不是我沒有留心到，實在因為我覺得曹雪芹既奉命把「淫喪天香樓」那段文字刪掉了，其他有關秦可卿文字也應該作必要的修正，這樣才能使這個角色在性格上、行為上前後一致。曹雪芹沒有這樣做，尤其沒有把冊文上秦可卿的判詞改寫，我認

爲是莫大遺憾。相反的，張先生認爲曹雪芹這種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寫法，才真能表現他寫小說手腕的高妙。張先生的欣賞法其實是傳統式的欣賞法，脂硯齋開頭就這樣評批「紅樓」了。不知多少人研究「紅樓」「虛實實」的章法，把寶釵、襲人當作「壞」人看待，評得一錢不值，張先生顯然對寶釵也抱相同的態度。其實，這種主觀品定人物高低的「批評」，是相當無聊的。在我看來，寶釵、襲人，同黛玉，晴雯一樣是可憐的人物，我們腦子裏假如沒有「封建思想」，就不可能對寶釵、襲人加以苛評。

張先生一口咬定秦可卿和寶玉有曖昧關係，認爲寶玉在太虛幻境裏夢到的可卿即是寧國府的秦氏主人，這種假定，實在是說不通的，到了第六回，寶玉才同襲人「初試雲雨情」。這一點，在小說任何抄本，版本上都說得明明白白的。第五回寶玉進入秦氏臥房後，「衆奶母伏侍寶玉臥好，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丫鬟爲伴」（「八十四校本」），在光天白日，四位丫鬟監視之下，秦氏上床同她小叔子睡覺，是不可思議的事。事實上秦氏在房外，寶玉夢醒之前，「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了，慌忙上來攙住，叫：『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裏。』」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貓兒狗兒打架，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裏從無人知道，他如何知道得，在夢裏叫將出來？』」

寶玉和秦氏有曖昧關係唯一的間接證據，是第七回焦大酒醉被捆後，大罵東家的話：「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張先生，同多少「紅樓」讀者一線，認爲「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影射了秦氏和寶玉的關係。當時寶玉也在場，焦大罵人的話全聽到，非但不生氣，而且覺得「這般醉鬧倒也有趣。」而且他還是小孩子，連「爬灰」兩個字都聽不懂，「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假如寶玉做賊心虛，聽到自己被罵了，會這樣天真地發問嗎？「紅樓」的讀者，至少應有個基本概念，即寶玉在人品上，在見識上，同賈珍、賈蓉之類的男人，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讀者都認爲焦大罵人的話是完全可靠的，事實上他是否作者可靠的代言人，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張先生非但認爲在小說裏寶玉和秦氏有性關係，而且認爲曹雪芹自己同秦氏所影射的那位女子也有性關係

，我覺得小說這樣讀法，實在是太天真了。「紅樓」裏面當然有作者自傳性的材料，但它決不是「自傳」，這點我們應該肯定的。張先生認為作者把「賈寶玉和秦可卿的一段關係」，寫得毫無「含蓄」，據他的分析，「作者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此事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不免眉飛色舞，口沫四濺。我建議讀者，當作者痛責賈敬、諷刺賈珍以及辱罵秦可卿的時候，請不要忘記其中也有醋意在內。」張先生知道曹家的事，實在比脂硯、畸笏更多了。

信寫得太長了，有些張先生提出的問題，我沒有答覆，請他原諒。我同張先生最大的不同處，如張先生自己說的，是他作了「索隱」的工作，和我的「文評」性質不同。從脂硯齋到今天，作「索隱」工作的人實在太多了，真正把「紅樓」當一部小說去評析研究的，人數少得多。我自己作的評析工作當然不够深入，但至少我覺得我走的路是對的，這一點我希望能得到張先生的同意。除非有大批有關曹雪芹的新材料發現，鑽「索隱」的牛角尖我想是不智的。

夏 志 清

四月二十日，紐約

讀者訂購書評書目雜誌或出版社叢書，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辦理。同業批購，雜誌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東書報社（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接洽，批購叢書則請向遠景出版社（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洽詢。

人 夫 薇 薇



「替我們寫點稿子吧。」

一個「玩弄文字的人」好多次名字出現的次數多了以後，就會有這種榮幸找上門來。我總覺得這對那些名字出現的次數不多（甚至還沒出現），但文章寫得好的人是一種諷刺。特別是像我寫這種「不三不四」雜文的，却又弄得「知名度」不低（別人恭維我的，在這裏我暫時借來貼一下）的人，聽到人家來約稿，心裏的滋味起碼不下百十種。

首先不必問，我知道人家要我寫的總脫不了「家」的範圍（只有中央月刊例外，他們還沒把我圈到家裏去。本刊的主編隱地先生也豁免了我「該寫的範圍」）。有時候我會暗自好笑，從小我是母親「假想的男孩」，剪男孩的頭髮、穿男孩的衣服，跟男孩去爬牆上

樹，在學校女生不肯跟我坐一個位子。當我的同學迷上張恨水、馮玉奇的小說時，我却愛上西遊記的美猴王，封神榜裏的哪吒。家事課別的女生繳的是千針萬線做的

女紅，我繳的是用漿糊粘的。我抱着第一個孩子出現在同學家時，她們驚訝我居然會把孩子帶得白白胖胖的。就憑我這塊料子，也有資格寫「家」麼？但是人家不要我寫別的，而且也許是「慣性作用」，好像我也不會寫別的了，可能我本來也不是塊寫作的料子。

自從十年前的三月一日，受到聯合報的「重用」以後，我不知道十年把我在讀者眼中塑造成一個什麼樣的形象。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我的專欄是一個信箱，專門答覆一切問題的。這些問題包括民國幾年幾月幾

日是陰曆幾年幾月幾日？考什麼要準備些什麼科目？皮膚太粗了要到那裏去美容？附上一張照片希望我能替他們找一個「情投意合」的伴侶（信箱是很好的服務，其奈我的常識不夠）……，還有根本不看我寫的「婦人之見」，却一口咬定我像易卜生筆下的「娜拉」那樣……，當然這些印象的產生，全都得怪我自己。幸好十年裏我也結交了不少「知己」（有些我並不知彼），這些人是支持我「安於家室」的最大的力量。

但是被「枷」上了一套固定的範圍仍然是件痛苦的事，爲了寫人家的約稿佔去了我大部分的時間。這些稿往往又是在兩種情形下不得不寫，一種是人情，一種是經濟。關於前者，中國人很少有勇氣抗拒人情的，我尤其有這種毛病。關於後者，自從我們幾乎「無中生有」的擁有一幢「雲裏的家」以後，好像賺多少錢（不幸我那口子除了教書，我除了寫稿外，都沒

有別的技能賺錢）都填不滿房子的洞似的。前者雖然是受人情壓力，但多少還能滿足一點虛榮心。後者却是個痛苦的東西，有時我只好拿巴爾扎克爲還債而寫稿來嘲弄自己一番。但是要想抽出時間來練習寫別的就不能了，這種悲哀有時是會無情地啃噬人的。特別是在拿到稿費的時候。

記得有一次聽羅蘭女士講她最不喜歡寫定期要繳的稿子，而且想到稿費就寫不出稿子來，我真是既慚愧又羨慕。覺得自己好像一隻拉着犁的牛，眼看瀟灑的白鷺靈巧的、隨心所欲的從這片田飛向那片田，却只能長「哞」一聲，無可奈何。

恐怕沒有一個「寫東西」的人，不需要讀別人「寫的東西」。靈感也許是寫文章的泉源，書在我來說却往往是靈感的泉源，寫作而不讀書大約是不可能的。我既寫「家」，當然也得讀點兒有關「家」的書。可是說老實話，我自己的婚姻是很可能大言不慚地說不需要讀什麼婚姻指導那一類的書的。至於我和孩子們，也自有我那一套相處的法寶，我們處得十分和諧融洽。但是我必須讀，因爲別人會向我提出許多我自己不曾遭遇的問題。這種讀，和讀這類的書，當然並

不是很愉快的。

如果我沒有「永不凋謝」的讀書興趣，如果世界上沒有那麼多好書，唉！那恐怕美好的婚姻，喜愛的兒女也解救不了我這方面的苦惱呢。每次在我有錢去逛書店或書展，沒錢去逛舊書攤的時候，我常逃避有關「家」的書，總是找我真正喜愛的書籍（只有沈三白的浮生六記裏描寫夫婦生活情趣那些篇章，是我讀不厭的）。也許是意識裏深刻着美猴王和哪吒的影象，

在小說方面到現在為止，我偏愛比較「男性化」的作品。就是描寫情感，我也是欣賞那種「豪邁的細膩」（所以紅樓夢裏我除了愛黛玉，還深愛史湘雲）。也許自己沒有「風火輪」，沒有「騰雲駕霧」的本領，却十分嚮往海闊天空的境界，我喜愛像喬治·歐威爾的「流浪記」一類的書，也喜歡像史坦貝克的「製罐巷」一類描述另一種人物的書，還喜歡像阿道斯·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一類科學幻想（或預

言）的書（這是我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來的）。要列舉的話還多着呢，傑克倫敦的「白牙」，梅爾維爾的「白鯨記」，甚至馬里奧·布卓的「教父」等等，我總是像一個中學生迷愛情小說那樣迷這些小說。而且我還同樣熱誠地「鑽進」巴斯特納克的「齊伐哥醫生」，瑪拉末的「夥計」裏。不過特別被我偏愛的有兩本書，一本是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本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

因此，雖然我的生活「路線」只是奔波在家和報館之間，但是我「心靈的路線」真是有千萬條。也因此，生活對我來說，從沒有枯燥無聊過。我常常想，爲了這些好書，我也不能死得太早呀！我還會想，是因爲我能神遊書中，在現實的生活裏，才不致於過分的事事計較，才能做一個被丈夫孩子喜歡的妻子和母親。

我不否認婚姻指導一類的書籍對「需要指導」的婚姻會有幫助，但是我更相信婚姻的美好決定在雙方的人格和感情的因素更多。如果是一個過分自我中心的人，讀了再多的這類書，恐怕也不能做一個體諒對方、尊重對方的好配偶。所以我很怕別人恭維我是解

決家庭或感情問題的「專家」什麼的，聽了豈止「汗顏」，簡直是痛苦呢。

一談到讀書，就扯不完了。生活裏總是有不如意的，但是我深信只要我一天喜歡讀書，生活就一天樂多於苦。假如有一天我丟下筆不寫，我就會有更多時間來讀書，生活不就更加樂多於苦了嗎？這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一個盼望！

本刊郵政信箱 是39——33號 不是3933號

39—33，是指三十九支局的三十三號信箱

3933，是指臺北總局三千九百三十三號信箱

本社洽詢電話 333763

「弘一大師傳」

軒 亮

弘一大師，在中國近代文學藝術史上，是佔有相當地位的人物。在他出家當和尚之前，是名聞大江南北的才子。他的才華是多方面的，無論金石、書法、繪畫、音樂、戲劇，造詣都很高，不止是「行」。以書法而論，至今被書家認為他能融合古今獨創一格，那種柔中帶剛的筆劃，的確讓人越看越覺得好，他的字就像他的人，表面上沒有什麼出奇處，越觀察却越覺得深不可測。他的畫，曾被徐悲鴻認為是無法超越的里程碑。他又是中國近代劇運的創始人，能編、能導、能演。音樂，不少至今還令人激賞擊節的曲子，在小、中、大學百唱不厭的，有許多都是李息霜——弘一出家前的俗名——所作的詞跟曲。比如說最有名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又比如「早秋」——「十里明湖一葉舟，城南煙月水西樓，幾許秋容嬌欲流，隔着垂楊柳。」還有在「晚鐘」裏的名句：「紛紛、紛紛、紛紛、紛紛……惟落花委地無言兮，化作泥塵；寂（讀第四聲）、寂、寂、寂、寂、寂……春光長逝何不歸兮，永絕消息。」這些名歌，無論詞、曲，都有高度流傳的價值，當年全中國幾乎沒有人不唱李息霜的歌。在文學上，他的造詣也聞名國內外，同時，他還具有強烈的革命熱忱，看到國家諸事不健全、不上軌道，他就痛心疾首的批評、演講。出家前的弘一大師還是個常鬧戀愛的人，雖然他已有妻室，可是，許多有名的才女都與他結過緣，與日本女子「雪子」的戀情更是感人。從這些事跡看來，他很像一個徹底的浪漫主義者，好像拜倫，好像年輕時期的

托爾斯泰，同時也有幾分梵谷的影子，總之，在「李叔同」（出家前本名）時代裏，他是才氣縱橫，光芒四射的才子，才情之高，無人能出其右。但正在他大有可為之際，他忽然拋却一切已經到手的繁華金粉，悄悄的出家當和尚了，還是苦行僧，並從此奉守「非佛語不語、非佛書不書」的自我戒律，終身不渝。世人把他當作「奇人」，方外人認為他是「聖者」，他却自認孽障深重，只合當個和尚，連法師的名號都棄而不用。

從宗教的立場而言，接近「完滿」的境界，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他本著大慈大悲的胸懷，處處廣結善緣，苛己厚人，以俗人俗眼看來，真沒過過什麼安逸日子，何況疾病纏身達四十年之久。但弘一大師圓寂前的那兩句話：「華枝春滿、

天心月圓」，又不得不令我們覺得他生命的完滿已臻化境。

是什麼因素促使李叔同，那個浪漫、多才、多情的才子，在大放異彩之際，忽然變成苦行僧的？又是什麼力量支撐着他，使他一生無時無刻不奉守戒律，做一個完完全全，毫無瑕疵的和尚？這實在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

本傳分三冊，第一冊，寫李叔同時代的弘一大師，卅九年多采多姿的塵世生涯，在短短的篇幅裏，不但要交待事件，選對他的心境之各層次轉變作交待，從有限的參考材料裏，來寫這第一冊傳記，顯然看得出作者的辛苦。第二冊是記述弘一大師廿年和尚生涯的事跡。他如何的隱名埋姓，又如何的隱不了名埋不了姓，在心境萬般痛苦下以驚人的毅力如何的超越自我，凡此

都有很細膩的交待。第三冊側重於他死前的記述。弘一大師圓寂之前的生命史非常重要，對當代人來講也是很神秘的，如果要了解這一代高僧真正的思想精髓所在，欲探索他如何達到「佛」的境界，對這一部份就不可忽略了。其中對內心的刻劃非常深刻，也因為經過前兩冊的經驗，書裏一些佛家的特定稱呼名詞句構，都慢慢適應了，所以看起來覺得收穫更多。

弘一大師給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留下了什麼？那些寶貴的經典之作嗎？不是！還是我們也該學學他的樣子，以過最簡單的生活，來追求一個理想？事實上，我們也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事。「佛度有緣人」，我們也許無福無緣。弘一大師為凡夫俗子留下來的，最寶貴的就是他誠敬於事，一以貫之，終身不渝的精

神楷模。弘一大師的行爲，無一不是從「立定脚跟」做起。他不好高騖遠，只願做個好和尚，但一如他所說，「僧種已斷絕數百年」，一個好和尚甚至比打成綑的大法師還要難能可貴。「成佛」，不是件渺不可及之事，從任何一個立腳點都可以開始，成敗完全繫於一念之間。我們平日爲人作事何嘗不然？能否做個正人君子，能否把事情辦得像回事，也不過是寸心中一星的閃爍而已。這一閃而逝的靈光，可能便是神、人、非人的分野，弘一大師以其堅苦備嚐的肉身，作了活的範例，我們敬仰，我們崇拜，我們自嘆不如，但是，我們別忘了，當我們是在非善惡的三岔口上徘徊之際，即使不唸一聲佛號，也不妨想一想弘一大師這四個字。只要如此，雖然只是弘一大師的千萬分之

一，大概也够我們終身受用了。

每一個人都有慈悲心腸，這是有生俱來的，不足爲奇。但能把這點慈悲心腸延伸到萬事萬物，無遠弗屆，就是偉大的修養。「捨身飼虎」的故事，曾經對慈悲二字作了最顯明的註解。今天的悲劇是什麼？並不是大家沒有「捨身飼虎」的精神便如何嚴重，而是人類竟把有生俱來的那點慈悲都給忘了、扔了。事親不孝，謀事不忠，處處不捨得本身九牛一毛的利益，而以他人之九牛增自己之一毛。「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我們看過「弘一大師傳」，也許可以回頭走進自己的良知裏去。「佛度有緣人」，如果讀過書後能有如此一丁一點粗淺的覺悟，何爾不能以「有緣人」自居？弘一大師豈不又藉我們的這身「臭皮囊」復活一次？那豈不是又

造就一件功德事嗎？人生的動靜行止之間，都含有仙心佛意，都有一片祥和的影子，無論坎坷流離顛沛造次，我們總擁有一點靈光，弘一大師曾把這點靈光發揮得浩大無邊，他也不過是凡胎所生的人而已，他曾經經過比我們一般人能經驗的更深的色相誘惑，人有人才，錢有錢財，少年得意，潛力雄厚，他竟能做出這麼大的犧牲，爲的是「傳一粒僧種」，我們焉能不興起無邊的感覺？

任何一件事的成功，都需要有面對宗教般的虔誠才行。糾纏了功名富貴的俗念，每每遺禍大眾；僅以專心一致的精神努力以赴，成就常在料想之外。弘一大師只要做一個和尚，他就盡一切心力去做個真守五百戒的和尚，却自然而然的成爲一代高僧，立下連凡人都感佩並

且可以師法的風儀，對這種精神，一定要有所認識。

提到使李叔同出家的因素，有的人以爲是「超脫」，我以爲這種解釋太籠統含糊，我認爲李叔同變爲弘一大師，是「自然的趨勢」。李叔同爲什麼能發揮那麼多藝術方面的才華？與其說智慧高人一等，不如說在他心裏蘊藏了難以計量、火一般的愛。藝術與愛一向就有最密切的關係，李叔同心裏的那團火燃燒得太烈了，保不住了，變成各種的藝術形式表達出來，但是還是不能使他舒暢，他自然便以出家人的身份，去愛萬物，愛亙古不易的真理了。爲了追求這個理想，爲了達到與他所愛者相結合的目的，他以極端刻苦自持的方式度其一生，由這種生活來淨化他的眼睛——心靈的眼睛，使他清清爽爽的看到他

該走的路，看到纖塵不染的境界，難怪他在圓寂前竟與奮得紅光滿面，熱淚盈眶，說出「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偈語。這八個字也許不易言傳，然意境之高，誠令人悠然而神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閉眼想想，就够讓我們甩掉至少一日的煩惱。這八個字，看來好像靜態，却是最能激起我們滿足之情的字眼，大梵天的渾然境界，似乎真的近在咫尺之間。

替人立傳，有立傳的難處。一個人，激不起作者的崇拜熱忱，作者就沒有立傳的興趣。有了興趣，可能又受到主觀崇拜狂熱的影響。替弘一大師作傳尤其困難，他本身是個戲劇化的人物，一不小心，就可能側重在戲劇性的表現上，而流入傳奇人物故事的俗套，變成真正的佛頭着糞大煞風景。但要是太執

着佛理，又淹沒了「文以人傳」的本意，反而變成弘一大師最不同意的「人以文傳」，又弄得讀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無緣一窺堂奧，豈不是顯得多此一舉？作者陳慧劍在寫作上的缺點是有的，比如說語言的運用，雖然白話，總不是一般清暢的口語。弘一生長在北方，又是望族出身，他說的話一定很有特性，但在書中所見，大多是沒有辦法從字詞特性上表現特殊地域風格的句子。只有一段參照夏丏尊所記弘一大師文章裏的對白有點北方味兒，不料鑲在書裏，反而有點不入調。再有的就是作者對弘一大師的崇拜之情過份溢於言表，顯得註腳太多，主傳不足。一個道地的傳記作者，最好是使讀者自己走入作者打開的堂殿之門，而不過份的表現說服的字眼。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一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二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三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四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九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期	一五元
第十一期	一五元
第十二期	二〇元
第十三期	二〇元
一至十三期合購優待價	一六〇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注：第一期，第三期，第七期剩書較少，部份封面稍有污損，惟如有缺頁，例裝者，仍可寄回更換。

作者陳慧劍也有他特別高於他人之處：第一，他本身對佛理就有相當的修養，全書不見不得體的外行話，對於佛理的闡述，無形中達到深入淺出的要求。第二，他對弘一大師所下的研究功夫很深厚，當得上「鉅細不遺」四字，至少在可能條件下，資料相當完備，所以讀起來無支零破碎之感。第三，作者自己私心以弘一大師為師，雖然他們並沒有過實質的交往，但作者從手邊的資料中揣摩弘一大師的心境，並以我心相觀照。到有了深切的感受了，才寫在紙上，這種嚴謹誠懇的態度，使讀者不知不覺的浸淫在幾十年前名山古剎中弘一大師的境界裏。三冊共計厚達六百五十六頁的書，包括了一小部份的書信和論文，讀起來自然流順，好像一滴水從山頂曲折迴轉滙入江河直奔大海，其中變化萬端，却又自然貼切。

如果要以最簡單的字句表示我從弘一大師傳中的收穫的話，我願意再重複他圓寂前的那兩句偈語：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著 特價30元

中國的筆記小說是一種很獨特的文學體裁，它不在敘述故事，而是文人以精鍊絕巧的散文，抒發心中積鬱，它說情、說理、說志，彷彿與人話語樽前，而不落入風花雪月。亮軒寫的「一個讀書的故事」正是近幾年來，以讀書為題材而寫作的第二本筆記小說。現在他在幾個雜誌上主持專欄，一派書香本色。

葉歸何處 簡宛著 特價30元（再版）

……高中、大學、留學、是國內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步步向前走的路，簡宛以一位女孩子、大學生、小婦人和旅美女作家的身分寫下了她的感想、回憶和掙扎，是一本溫暖而充滿愛心的小書，讀後將給您生命的鼓舞，使您更增信心，勇敢的生活下去。

57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特價35元（三版）

年度小說第一集，原由大江出版社印行，現經本社取得版權三版發行，計收黃春明、趙雲、段彩華、舒凡、白先勇、李藍、曉風、舒暢、李永平、王禎和、李昂等十一個短篇。

62年短篇小說選 林柏燕編 特價50元

年度小說第六集。現代出版事業發達，在報紙雜誌登出來的小說很多，年度小說把一年當中最好的幾篇收集起來，取得每一位作者的同意，然後印成一本書，使您讀到全年短篇小說創作的菁華。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直接函購，一般讀者九折，書評書目雜誌訂戶八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歐美地區函購 平郵：書價+30%；航郵：書價×3倍，

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逕寄本社：P. 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

本社出版書目

同業批購，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 遠景出版社 洽詢

文學探索

林柏燕著 特價30元

文學批評的真諦在坦誠無私揭優棄劣，而利文學意見的交流；本書對當代中外小說的評介雖多逆耳苦言，實寄殷期望。

冷血

卡波第著 楊月蕪譯 特價55元（再版）

有個名叫理查·希柯克，還有個叫貝利史密斯的，兩人剛從監獄裏假釋出來。不知怎地，竟然在一個夜裏，跑到堪薩斯州的小鎮上，殺了當地首富的一家四口，逃之夭夭。問題就出在這「不知怎地」上頭。作者以滿腔的悲天憫人及卓越的寫作技巧，在法律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的領域裏尋找它的解答。作者因此躋進了世界文學殿堂，「冷血」也從此被視為經典之作。

故國神遊

華振之著 特價45元

作者遍遊中國大陸的山山大川，在他生動而細膩的筆下所描繪的故國風光，讓我們讀後為之嚮往和沉醉，有如親歷目睹。

談經營管理

王永慶著 特價40元（三版）

要說這是一本談企業經營的書，還不如說，這是一本談人生哲學的書，臺灣最成功的企業——臺塑關係企業的董事長王永慶先生，把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經驗，誠懇而坦率地在這本書中提出來。

尋找另一扇窗

呂秀蓮著 特價40元（再版）

呂秀蓮以拓荒者、池畔風的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方塊，以本名在「婦女雜誌」開闢「法律與你」的專欄，「尋找另一扇窗」是她繼「新女性主義」後的最新著作。一本提倡新觀念、現代思想的散文集。

黃春明 · 小說 · 黃春明

林清玄

「我寫小說實在是不得已的，跟抽煙一樣，不寫就難過。當我看見一個令我非常感動的故事，就恨不得抓別人來看這個故事，告訴他：『哪！這就是了。』讓他分享我的感動。可是我不能抓天下人都來看故事，所以我寫小說，儘量叫更多人來看，一旦我找到更好的表達工具，我就要把筆甩掉了。」

「每次都是故事在推動我，那故事在我心中潛伏很久，然後成形，一爆發就不可收拾。」

「我相信『神來之筆』這種說法，有時候寫出來的東西我都不相信是自己寫的，我常常想：『爲什麼會寫這麼好？』後來我知道了，因爲我用感情在寫，而且故事本身感人的緣故。」

——黃春明所有的作品應該都是在這種心情下創作出來的。這種「神來之筆」想必與天才有關，不是人力所能強爲。每次我讀「魚」、「鱗」、「看海的日子」、「蘋果的滋味」裏的情節和字句，我就相信黃春明是寫小說的天才，光靠人力，如何寫得了那麼好的東西？

「我是個鄉下土包子，直到七八年前我來臺北後才知道大家都在找『根』，尤其是知識份子。爲什麼要找根呢？很疑問。後來我發現問題所在了，完全是由於『歷史感情』的關係。在鄉下，大家的歷史感情來自庭前老祖父的故事，來自歌仔戲，來自布袋戲，他們或許不知道岳飛、文

天祥、鄭成功是那一朝人，却確信自己是他們的後代，是一種代代相傳。他們會想：『黃帝、岳飛傳到鄭成功，傳到祖父，傳到父親，後來就傳到我了。』黃帝和他站在同一條線上，他用得着找什麼根嗎？

「知識份子的歷史感情却來自考試卷上的是非題、選擇題，對，錯，二選一，這樣還談什麼歷史感情？沒有了歷史感情，民族感情自然淡泊，無怪乎他們要找根了。」

「有根、無根是很重要的，一旦中華民族大家都有根，就是把頭全砍掉，也不會死亡。看過草皮吧！任雨水怎麼沖也沖不散，牛羊走過來，吃掉了，被人車壓糊了，但是過後不久，又露出新芽來。因為表面上看來，每一棵小草都是獨立著的，然而在地底下的根，竟像我們的手緊緊的，你握我我握你地握着。」

——「莎啞娜啦·再見」裏，黃春明在火車上作弄中文系大學生和日本人的那一段文章，非常精彩。他寫：「爲什麼能產生故宮裏面那樣的文物的優秀民族，近世紀來竟枯萎得這麼厲害？」這篇文章他沒有很明確提出根的問題，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當阿梅決心『我深信我可以做一個好母親』時，而爲這目的的去生她的孩子，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生兒子這件事上。我寫到阿梅在火車上爲她孩子唱歌時，差點掉下淚來。這應該是很自然的現象，在一種無比崇高的愛下，她會唱起歌來的，這樣，算不算偉大呢？我想是的。」

「每次在小說裏，我都儘量賦予人物自省的過程，也就是在掙扎中給他們一些希望。」

——自省，是黃春明小說的特色之一，在「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莎啞娜啦·再見」、「鮮紅蝦」、「男人與小刀」中表現得特別深刻。這種自省是一種「自我救贖」的追求，也就是安身立命的追求。是由刺激到反應間的認知過程，是生命的轉捩點，也是一種再生。用小人物表現「認知過程」而如此成功，真叫人喝采。

「下消樂仔，年輕時跟名師學過國術，身體很棒，可是他一直懷想自己的過去，後來與一個跛脚打架竟打輸了，只有絕望的坐在牀上痛哭了。」

「兒子的大玩偶裏，坤樹到最後兒子認他不出，爲了讓兒子認出，在鏡前塗抹着粉，那件事看起來很可笑。」

「江阿發被美國車撞了，全家非但不覺得難過，還吃着生平第一次吃的蘋果，沾沾自喜，那滋味就更可笑了。」

「我的小說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只不過我表現出來罷了。」

——他要表現的就是「一切事都會在現實之下低頭」。「溺死一隻老貓」是最顯明的例子，主角阿盛伯只爲了拒蓋一座游泳池而被事實逼到自殺，他的反抗現實得到的是「出殯那一天，阿盛伯的家人要求游泳池關閉一天……出葬時棺材必需經過游泳池的門口。」這些在社會心目中可有可無的小人物，總是在現實擺弄下產生一則則慘痛的故事，可貴的是，黃春明活活生生的將它寫出來了，對黃春明及讀者來說，那都是「不可抑制的感覺」。

「任何一粒種子都無權選擇它自己的土地，人也無權選擇自己的膚色。我曾經看坍塌下來的廢墟磚瓦堆上，在石縫中長出草來。表面上看來似乎很簡單，但是把石頭和磚瓦一一搬開，尋找這些草的根頭的時候，我發現原來露出頭來向光的生命，在石頭堆底下竟然是那般地曲曲折折坎坷萬分的受折騰。」

「人也是往上爬的，除非死去。這些草給我的啓示很大，我小說中的人物多少含有這樣的主題吧！」

——黃春明的小說中的人物和他說的這些草有什麼兩樣呢？只要不死，不管地位如何低下，環境如何惡劣，他們都要活下去、掙扎下去。他從事實上取材，讓讀者親切的感到這種力量，透

過熟悉的小人物，他表達了對人類的關心，讀着、讀着，就呼吸到成長和希望了。「看海的日子」裏的阿梅，「青番公的故事」裏的青番公都是最顯明的例子。

「我寫小說所用的語言，有時免不了妥協，因為我寫小說是給多數人看的，太忠實的保存臺語恐怕許多外省同胞看不懂吧！但是有些語言却保存下來了，譬如『棄嫌』，『失禮』，『多謝』，『火燒厝』，『枉費』，『安心』等，這些雖是臺語，大家都會看得懂。」

「假如中國每個地方的方言，將可懂而生動的句子加到國語的陣容內，國語就會更生動，陣容也會壯大起來。」

「不過一些老八股先生倒是個阻礙。他們在作文簿上看到『火燒厝』會這樣問學生：『這是從那裏來的？』『黃春明的小說寫的。』『黃春明是誰？簡直狗屁不通。』但是語言的創造可以慢慢來，當初白話也是這樣戰勝文言的。」

——他的小說一直朝着「語言的壯大」而邁進，他在小說中用了許多臺語，讀起來不覺生澀，實在不容易。一方面不失鄉土的親切感，一方面兼顧到語言的尊嚴性，何欣先生在八、九期的「書評書目」已有詳細介紹，不再贅述。

「曾經有一位輔仁大學的學生，也是寫小說的，告訴我：『你為什麼不把英文學好，用英文寫小說比中文要有出息。』我聽了很驚怒，就深深向他鞠個躬說：『我代表中華民國向你道歉！』」（哄堂大笑）

「這已不只是根的問題，而更嚴重了。那個人用中文寫小說都不頂好，如何用英文寫？我們的小說如果不能在自己的文學土地上站立起來，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長根，還能希望它站在外國的土地上嗎？最熟悉的事只有最熟悉的文字才能表現。」

——我們自己的文學沒有建立起來，想建立在世界文學中實在不太可能，黃春明在小說中表現的

幼獅文藝

六月號·二四六期

張愛玲六萬字小說「連

環套」一次刊完，並附

張愛玲重要著作封面及

其生活照多幀。

每册18元，全年12期一九五元

社址：臺北市漢中街51號

劃撥帳戶：三三三三六號

「純中國」鄉土在將來的小說史上會給我們做見證。

「我寫小說總是百感交集，含有些痛苦，有些悲傷，有些憤怒，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的感情，常常會被它深深的感動。那些故事，太真實，太感人了。」

——黃春明說出了他寫小說的經緯，和他的原動力。

附記：這是黃春明在今（六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於世界新專電影科的演講，取其有關小說者的摘記，文字不免與當時的話有些出入，意思完全一樣。

也許，由黃春明談出他的小說，比別人討論他要有些精確性，錯誤也要少些。

括號部分是黃春明說的，「——」是筆者加上的，也算是一種詮釋吧！



序次劃筆名姓依後先列排



江 上

江上，原名江文雙，臺灣苗栗人，民國廿一年九月七日生。

省立臺北師範藝術科畢業，中等學校教員檢定考試及格。曾任國

校教員八年，現任中學教員。從民國四十四年開始寫作。

江上的生活歷程是非常艱辛的，他出生時，正逢家業破產後的一段沒落、窮困的時期。他的父親終日爲工作東奔西跑，母親又出外做零工，因此幼年期的大半時間都跟隨著外曾祖母，於是孤獨、幻想佔據了他生活的大部分。

直到進入國校就讀，他父親的工作才露出一線微弱曙光。民國三十年，他們離開深山的破茅屋，遷往一個小村落——珊瑚湖，在那裏經營小規模的雜貨店，從此生活才漸漸走上坡。可是，不久又遭到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生活再度陷入苦境。在盟機的轟炸之中，他從國民學校畢業，對前途感到一片茫然。他原曾計劃繼續升學，都因戰爭而變成了泡影，最後才到頭份國校讀高等科（相當於現在的初中）。可是，這段時間並沒有讀書，每天都要勞動服務和躲避空襲。民國卅

四年十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終歸祖國的懷抱。他的哥哥也從日本海軍退伍，返抵家門。這是一段迷惘的日子，他先在私塾讀了幾個月的「漢文」，然後再回到國校就讀，準備投考初中。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他考取了頭份的私立大成中學，由於當時初學國語，加上功課繁重，那段學習生活相當艱苦。三年後，他接受了堂兄的建議，遠赴省立台北師範報考藝術科，結果很幸運的上榜了。在北師的三年時間，是他求學生涯中收穫最多的一個時期，一方面是語文的訓練，使他的國語進步了不少；一方面在繪畫方面，獲得豐富的知識和體驗。民國四十一年畢業，他被分派到故鄉母校斗煥國校任教，就在那年九月，他父親因積勞成疾，撒手人世。從此家庭的生活重擔便落在他的身上。為了解脫這段苦悶的日子，他除了繼續繪畫之外，也開始接近文學，步上寫作的道路。

最初，他從事兒童文學創作及日文翻譯，一直到民國四十九年回母校擔任初中文史科，才轉而從事小說的創作。第二年參加中等學校教員檢定考試，獲得初中教員資格。從此以後，他腳踏實地，堅守教職員的崗位外，也利用課餘之暇，努力於文藝創作；前後參加各種比賽，多次獲獎，曾得到扶輪社文學獎及第四屆吳濁流文學獎。

江上經過各種艱難的生活，意志從未懈怠，他說：「遙望前程，可謂荆棘滿途，崎嶇難行，但必須保持以往之毅力和恆心，始能邁進理想前途。」



李 喬

李喬，原名李能棋，臺灣苗栗縣人，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生

。新竹師範畢業，現任中學教員，從民國五十一年開始寫作。

李喬是在農村長大的。他的童年，就在深山的蒼蒼莽林裏寂寞度過。從小體弱多病，酷愛幻想，那窮困苦苦的童年，在他的心靈裏似乎留下了一些創傷。

他從十七、八歲就有寫作的意念，可是真正日夜孜孜於文學工作，却在十年之後。那是他在生活環境受到折磨的時候，才拿起筆表現他的心境，他覺得「乾坤何處無詩味，俯仰天地皆文章」，在人生途上所受的挫折，也正是寫作上的最大本錢。

最初開始摸索的時候，確實很辛苦。不過，他覺得很幸運，因他正好遇上一兩位文學方面亦師亦友的前輩，在這些朋友的鼓勵和指引之下，他相信今後在創作上，大的方向是不會迷失的。

他是比較迷信書本和重視文學理論的人，但開始習作那三四年中，一本文學理論的書籍都沒讀過。他以爲剛開始習作的人不必讀文學理論的書，以免被理論所拘囿；不過在人文方面的各種基本學識，却非深加鑽研不可。他說：「寫作到某一個階段，回頭再看文學理論的書是必要的，我是這樣學習的。」

他回顧自己十年來寫作歲月的種種，可謂苦樂參半。他自己反省：「這三千多日子裏，除了八本集子和幾十萬字未結集的作品外，我『存下』了什麼？『得到』了什麼？」顯然，他對自己的要求是很嚴格的。不過他很珍惜過去的一些作品，那畢竟是生命中的一個收穫。

他在大前年生了一場大病，病牀上的日子，正是自我檢討與「期許」未來的好時刻。當他再度獲得健康之後，他已下定了決心，將以他有生之年，爲他筆路藍縷開啓台灣的祖先們，描繪一些歷史的形迹，算是給未來生活越來越舒適的子孫，留下一些殷鑒的資料。



林鍾隆

林鍾隆，臺灣桃園人，民國十九年七月廿四日生。臺北師範畢業，擔任教員二十四年。就讀師範時期開始寫作。

林鍾隆的寫作生涯出發得並不早，至少在民國三十五年之前，他還沒有接觸到文藝創作。在台北師範就讀時，作文常常得到甲上，這時才開始大量閱讀文學書籍。當時，他的作品大多發表在學生雜誌上。

自師範畢業後，執教升學班，同時又爲了準備參加高等考試，寫作時間才相對的減少。他覺得自己在國語的基礎上比較脆弱，因正處於臺灣光復不久，學習國語注音符號，才四年的時間，便擔任教學的工作。

他在寫作方面，主要有三個方向，一是兒童文學的創作與介紹，一是小說創作，一是現代詩方面的解說。他首先從事童話的寫作，大多是由自己構思撰寫，另外，也改寫一些兒童讀物，同時，他對兒童文學的理論也非常關心，這和他的教育工作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小說創作上，他也是相當豐收的，到目前爲止，已出版了九冊小說集；並且也寫了一些散文，共計四冊。

他在民國四十四年考取高考，四十五年轉任初中教師，開始寫小說，又因參加中學教員檢定考試，取得高中歷史教員的資格，不過，還留在初中任教，這段期間是寫作最多的時期，共有十二年半的時間。

五年前，他受聘到中壢高中，擔任國文教師，他又參加報考教師檢定考試，取得資格。從此，利用課餘之暇，也開始關心現代詩發展的情形。臺灣現代詩由於受西化的影響很大，有很多詩以晦澀爲最大特徵，反而掩蓋了一些值得一讀的好詩。他便着手注意比較好一點的現代詩，加以闡述和解說，使讀者能進一步瞭解詩的內

涵。他不僅評論現代詩，自己也動筆來寫，目前已寫了七、八十首了。他的作品相當豐富，目前已成書的，大約是他所有發表的一半，另外還有一大半的剪報，依舊存放在書櫃裏，尚未出版，他認為這是平生的一大憾事。



鄭清文

鄭清文，臺灣臺北人，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生。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學系畢業。現任華南銀行職員。從民國四十六年開始寫作。

鄭清文生長在臺灣北部的鄉下。他的父親是一個半工半商的木匠，識字不多，在記憶裏，他父親只知道一些中國的通俗小說，或民間故事的一些片斷；唯一買過的一本書是「千家詩」，而且也始終停留在吟誦第一首的階段。雖然他父親度過日本佔據臺灣的整個五十年，恐怕連桃太郎、浦島太郎的故事都不知道。

因此，他的文學背景是相當薄弱的。不過，他和父親之間，雖然有許多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他們却很親近。他的六年小學，受的是日本教育，他自己承認，日文的程度只是中等的小學程度而已。到了初中一年級，他才開始學習國語注音符號，所讀的中文並不多，特別是古文方面的書籍。中國的古典文學，他讀過征東征西之類的小說，他說到現在還沒有讀完紅樓夢全書。

他讀的外國文學比較多，起先是利用日文或英文讀一些舊俄小說；一方面是因為好奇心，一方面是兼習外文。他在大學時代也曾修過法文，便是希望能夠以法文直接去閱讀名著，他當時覺得，法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重心，不過，他的願望並沒有完全實現。他讀的外國小說中，還是以法國和舊俄比較多。

他從柴霍夫的作品學得深厚的同情，從杜斯陀也夫斯基學得深刻和激情，從托爾斯泰學到豐富的意義，他

也從紀德學習到真誠。他讀過普魯斯特的半本書，雖沒完全看完，但已感受到一位作家的無限熱情。他也讀了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不過他認為，日本文學似是較弱的一環。

對於自己的讀書方法，他說：「我讀書，大部分不十分精密，也沒有什麼讀書計劃。我有買書的習慣，但買了不一定讀，讀了也不一定讀完。」最近，他接觸較多的作家是福克納，他認為福克納是少數了不起的小說家之一，他希望將來或許有能力，藉著日文譯本之助，翻譯一冊福克納的小說。

他待人處事的方針是：「做人容易滿足，讀書也很隨便，但寫文章却相當認真。」他寫文章，並不完全是為了興趣，也不想抱有一種使命感。他認為，一個人在一生中，總有許多遭遇，難得有了一點表現能力，便以短篇小說形式表達出來。他覺得自己有許多東西可以寫，他也能够寫，所以就必須把它寫下來。

他所寫的，大部份是短篇，今後他致力於創作的也是在這方面。他不認為寫長篇較寫短篇還容易，因為好的長篇依然具備所有短篇的長處，還要加上大的規模，這個規模，恐怕就是文學的生命了。

在寫作方面，他有一些朋友，其中有幾位是他特別佩服的。讀到好的文章，他也會想到把它們介紹出來。但他常常感到，瞭解別人畢竟不像瞭解自己那麼容易，而瞭解自己也不一定容易。



鍾肇政

鍾肇政，臺灣桃園縣人，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日生，日據彰化青年師範畢業，擔任中小學教師廿八年，自民國四十年開始寫作。

鍾肇政是臺灣省籍小說作家的前輩，年輕一輩的省籍作家，對他都非常尊敬。最主要的原因不僅是他寫作

的年代早，而且他的創作也相當多，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能够表現臺灣的鄉土精神。

他從小就接受日本教育，共達十三年之久。到他二十歲時，正值臺灣光復，他才初次接觸祖國的語文，從日文口亡學習，他讀過的啓蒙書籍，包括了「三字經」、「百家姓」等書，以後他一方面教書，也一方面學習國語。

到民國四十年，他對自己的語文基礎有了信心。便嘗試寫作，並參加了「自由談」雜誌的徵文，很幸運地入選了，從此便經常寫作，文字也越來越洗練。他最初多半是寫童話作品，偶而也從事日本作品的翻譯。

由於日文教育的影響，當初寫作遭到很多的障礙，他每次寫稿，常用日文起草稿，寫成後，再一一譯成中文，這種經驗只有過來人才能體會到其中的辛苦。以後漸漸熟練了，才用中文構思，並直接以中文寫稿。這段學習的過程，歷盡艱辛，可是，他能够愈挫愈勇，不因退稿而稍有意。像這樣的努力，正是走向成熟的唯一途徑，相信他的奮發不懈的精神，可供後者效法。

他的學習過程共歷八年的時間，直到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才真正奠下了信心。民國五十五年，他榮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的小說創作獎。五十六年，獲得教育部文藝小說創作獎，接着，五十七年再榮獲嘉新新聞獎的小說創作獎。

在他的文學生涯中，曾編輯了兩套很有意義的書籍，一是民國五十四年，為文壇社主編十冊「臺灣省籍作家作品選集」，這是光復後的臺灣作家最整齊的一次展示；一是為幼獅書店主編了十冊「臺灣省青年文藝叢書」，對省籍青年的創作，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現在，他仍舊寫作不輟，寫譯並行。現任「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主任委員，並兼該獎評選委員會的召集人，從事吳濁流文學獎及新詩獎的評選工作。他希望有生之年能繼續執着於文藝的工作，努力不懈。



鍾鐵民

鍾鐵民，臺灣高雄縣人，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現任教於省立旗美高中。從民國五十一年開始寫作。

鍾鐵民的父親是省籍作家鍾理和先生，鍾理和的作品目前已成爲批評家熱衷研究的對象，雖然他已去世十四年了，然而他的作品裏面所蘊含的精神，到現在仍令人欽佩，鍾理和的小說表現了濃烈的鄉土精神，表現了一股不甘屈服的意志，這是他引起重視的原因。

鍾鐵民之所以會接近文學，主要也是受他父親的影響，他從小就在農村生活長大，對於農村生活比較熟悉，所以，他的作品也大多以農村爲背景，這一點和他父親的作品有相近之處。

更重要的是，他也繼承了他父親那股堅強的意志。民國五十一年初，他因脊椎神經炎發作，致使兩足麻木，行動不便。當時他剛剛高中畢業，在家中靜靜養病，因此，他久已有志從事寫作的願望，終於在這時候得到實現。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題目是「四眼和我」，發表在林海音女士主編的「聯合副刊」，更使他堅定了信心。

後來，他的足病痊癒，便繼續他的學業，進入師範大學國文系深造。他在寫作、讀書方面都很擅長，據說，在學校習作填詞時，曾得教授的「五個圈」；他也喜歡逛舊書攤，是他的一大嗜好。身體的缺陷並沒使他沮喪，他具有樂觀奮鬥的精神，在作品中，往往透露出明朗、開放、容忍的性格。

他的文字相當乾淨俐落，技巧洗練，他的短篇小說令人愛不釋手，在「純文學」第七期（五十六年七月）

作家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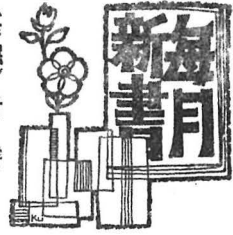
發表的「夜」，就充分表現他作品的風格。他說他願意在文壇當一員搖旗吶喊的小卒，這樣的想法一直未變。師大畢業後，他便回鄉執教，在故鄉教育自己的子弟是相當愉快的，不過，由於工作佔去他全部的精神，使他的創作大為銳減。封筆並不等於熄火，相信他憑藉一股不滅的意志，必定能夠再寫出更為卓越的小說來。

作者	書名	類別	出版者	出版年月	定價	開本	頁數	已印 版數	存書 有否	備註
江上	落葉集	小說	鴻文出版社	五三、十一	十六	四〇	二一五	二一	有	
江上	下弦月	小說	水牛出版社	五七、七	十五	四〇	二二三	三一	有	
江上	田園戀	小說	商務印書館	五七、十	十二	四〇	二三四	一	有	
李喬	飄然曠野	短篇小說	幼獅書店	五四、十	一五	四〇	二〇四		有	
李喬	戀歌	短篇小說	水牛出版社	五七、六	二五	四〇	一九八	一	無	
李喬	晚晴	短篇小說	商務印書館	五七、十	一五	四〇	二七一	一	有	
李喬	人的極限	短篇小說	現代潮出版社	五八、七	一五	四〇	二一七	一	無	版權已由作者收回並留有紙型
李喬	山園戀	短篇小說	晚蟬書店	五九、十二	二二	四〇	二三一	一	無	版權由作者保有再版權
李喬	山園戀	短篇小說	省新聞處	六〇、五	非賣品	四〇	二七二	一	無	
李喬	痛苦的符號	長篇小說	三信出版社	即將出版		四〇				

林鍾隆	蠻牛傳奇	兒童話	臺灣省教育廳	五九、八	九	二十	有
林鍾隆	繁星集	散文	商務印書館	五九、三	十五	四十	有
林鍾隆	好夢成真	小說	臺灣省教育廳	五八、十一	九	二十	有
林鍾隆	暗夜	小說	正中書局	五八、五	四	廿五	有
林鍾隆	梨花的婚事	小說	省新聞處	五八、四	非賣品	卅二	無
林鍾隆	作文教學研究	作文研究	板橋研習會	五八、三	非賣品	卅二	無
林鍾隆	蜜月事件	小說	商務印書館	五七、十一	十五	四十	有
林鍾隆	愛的花束	散文	水牛出版社	五六、十二	十五	四十	有
林鍾隆	愛的畫像	小說	水牛出版社	五六、十	三十	四十	有
林鍾隆	醜小鴨看家	童話	自費發行	五五、八	十五	卅二	無
林鍾隆	阿輝的心	小說	小學生雜誌社	五四、十二	十	卅二	有
林鍾隆	美玉和小狗	童話	臺灣省教育廳	五四、九	九	二十	有
林鍾隆	外鄉來的姑娘	小說	自費發行	五四、五	八	卅二	有
林鍾隆	勵志詩	譯作	自費發行	五四、三	十二	四十	有
林鍾隆	錯愛	小說	自費發行	五四、三	十二	四十	有
林鍾隆	作文講話	作文研究	益智出版社	五四	八	卅二	有
林鍾隆	大自然的珍珠	散文	自費發行	五三、十一	十	卅二	有
林鍾隆	愉快的作文課	作文研究	益智出版社	五三	十	卅二	有
林鍾隆	迷霧	小說	舒風出版社	五三	十	卅二	有
李喬	恍惚的世界	短篇小說	三信出版社	即將出版	四〇	一	有

鍾肇政	沉	淪(下)	長篇小說	蘭開書局	五七、六	十六	四十	二五四	無
鍾肇政	沉	淪(上)	長篇小說	蘭開書局	五七、六	十六	四十	二五六	無
鍾肇政	輪	廻	短篇小說	實踐出版社	五六、五	十	四十	二一二	無
鍾肇政	砂丘之女	譯作長篇	純文學出版社	五五、四	十四	四十	二一五	四	有
鍾肇政	大	圳	長篇小說	臺灣省新聞處	五五、九	非賣品	卅二	二三四	無
鍾肇政	流	雲	長篇小說	文壇社	五四、十	廿五	卅二	三九六	無
鍾肇政	大	壩	長篇小說	文壇社	五三、五	十二	卅二	二九〇	無
鍾肇政	殘	照中短篇小說	鴻文出版社	五二、十二	十六	四十	二二二	二二二	有
鍾肇政	魯	冰	長篇小說	明志出版社	五一、六	十二	四十	二二二	無
鍾肇政	濁	流	長篇小說	中央日報社	五一、五	二十	卅二	三六四	無
鍾肇政	寫作與鑑賞	譯作理論	重光文藝出版社	四七、五	六	卅二	卅二	二〇一	無
鄭清文	校園裏的椰子樹	短篇小說	三民書局	五九、十一	十五	四〇	二〇一	一	有
鄭清文	峽	地	長篇小說	臺灣省新聞處	五九、六	非賣品	三二	二五〇	無
鄭清文	故	事	短篇小說	蘭開書局	五七、六	十六	四〇	二一六	一
鄭清文	簸箕	谷	短篇小說	幼獅書店	五四、十	四〇	四〇	一九五	有
林鍾隆	最美的花朵	童話	青文出版社	六二、四	六	卅二	卅二	一	有
林鍾隆	現代詩的解說和評論	評論	現代潮出版社	六一、一	二十	卅二	卅二	一	有
林鍾隆	夢樣的愛散	文	水牛出版社	六十、八	十五	四十	四十	一	有

鍾肇政	大肚山風雲	中短篇小說集	商務印書館	五七、六	八	四十二〇四	無
鍾肇政	戰後日本短篇小說選	譯作短篇小說	商務印書館	五七、十	十二	四十二四四	無
鍾肇政	中元的構圖	中短篇小說集	康橋出版社	五七、十二	十五	四十二〇六	無
鍾肇政	江山萬里	長篇小說	林白出版社	五八、四	二十	四十四三二	無
鍾肇政	世界文壇新作家	作家介紹	林白出版社	五八、四	十五	四十一五〇	無
鍾肇政	金閣寺	譯作長篇小說	晚蟬書店	五八、十二	二二	卅二一三八	無
鍾肇政	日本人與猶太人	譯作理論	林白出版社	六一、三	二十	卅二二二八	有
鍾肇政	幽默心理學	譯作理論	林白出版社	六一、十	十八	卅二一八一	有
鍾肇政	太陽與鐵	譯作理論	林白出版社	六一、十	廿五	卅五二〇八	有
鍾鐵民	石罅中的小花	短篇小說	幼獅書店	五四、十	一〇	四〇一七四	二有
鍾鐵民	菸	短篇小說	大江出版社	五七、五	一五	三三一	一有
鍾鐵民	雨	長篇小說	省政府新聞處	六一、六	非賣品	三三二二七〇	



四月新書

衛 書

(作譯)者書

作者	書名	冊數	定價	出版	版	頁數	郵費	撥
何野薰	美術圖案辭典	卅二	四〇	益羣書店		二六九		
百笑生	粧臺人語	卅二	三五	水芙蓉出版社		二〇二	一九二七三	
陳朝震	空空的一把	卅二	三五	水芙蓉出版社		二一四	一九二七三	
林守城	奇詩共賞	卅二	三五	水芙蓉出版社		二一六	一九二七三	
蘇茂生	視覺語言	廿五	一〇〇	愛樂書店		一八三	一四三〇三七	
方一心	大蒜健康法	卅二	三〇	文皇出版社		一六七	四一七〇七	
祝振華	怎樣講故事說笑話	卅二	三五	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一〇四	一八〇六一	
王集叢	文藝思想問題與創作	卅二	四〇	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三三四	一八〇六一	
蔡源煌	寂寞的羣衆	卅二	七〇	華新出版公司		四二三	一〇一九二九	
黃道琳	菊花與劍	卅二	五〇	華新出版公司		二八九	一〇一九二九	
李永平	枯萎的玫瑰	卅二	三五	華新出版公司		二五二	一〇一九二九	
李永平	不准養貓的女人	卅二	三五	華新出版公司		二五二	一〇一九二九	
黃進偉	保齡球初步	卅二	二五	世界文物出版社		九五	三五五五	

名 冊本 定價 出 版 者 頁數 郵 撥

書林閒話

談幾本國學書籍的翻印

充斥市面。除了對幾家有精密出版計劃的書局，我們抱着相當的信心，相信他們所出版的書籍，是經由專家學者選出校訂精良，版本優異的書之外，其他某些純屬以營利爲目的，不講究圖書版本及校讎優劣的書商，站在知識份子的立場，都有加以譴責的必要。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針對最近市面上所翻印的幾本「熱門的國學書籍」。在還沒談及主題之前，還有一點頗值商榷的，就是有些書商翻印國學書籍，都是抱着

黃 葉

書評書目創刊迄今，甚少談及有關國學書籍的評論或出版，前者由於大部份的國學書籍都是屬於古人的作品，其優劣似已蓋棺論定，無庸贅言。後者則由於臺灣出版界有專營國學書籍的幾家書局，在做着有計劃的出版。故討論此問題者較少。

目前在臺灣書市場上推出來的書籍，大多是循着兩項出版方針發行的，一是近代人的著作；這些作品包括中西創作中的小說，散文，詩，傳記，以及學術思想名著等的刊行，我們名之曰中西學術作品。一是影印我國古籍。中國典籍浩瀚如煙海，四庫存書數量龐雜，故影印者衆；各種版本國學書籍

不必付稿費和版稅的投機心理，同時冒着盜印的危險，拿別的書局已刊行之書，加以影印或排印。本來國學書籍的出版，在臺灣已經構成了極大的問題；譬如說同樣一本書，像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只要所送版本不一樣，可以同時有幾家書局登記註冊出版。就因為這種問題，才使得一些不學無術之徒，魚目混珠，翻印出拙劣的書籍，戕害讀者。

既然前面我們提到了「人間詞話」，現在就從這本書開始談吧！筆者有次想要寫一篇關於「人間詞話」的文章，巡梭於書城之際，赫然發現市面上有各種不同書局出版的「人間詞話」，除掉臺灣中華書局刊行的英譯本「人間詞話」外，尚有八家「不同」的版本，經抽空一一翻閱後，發現其中只有二種版本，這意思就是說有五家以上的出版社，只是拿別家現成的書加以翻印而已。案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一書，目前通行的版本之中，當以開

明書局民國二十九年印行的為最早且是最善者。開明三卷本「人間詞話」，為徐調孚氏於民國二十八年以王忠要公全集二卷本為依據，將王氏原刊於國粹學報的六十三則詞論（上卷），及其弟子趙萬里所輯四十三則詞論（下卷），重新校正，並為之作註，復就王氏「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諸跋，「清真先生遺事」及「觀堂集林」中節錄有關品藻之辭十六則，並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及三十三年丁未題山陰樊志厚所撰人間詞之稿跋，附諸書末，以為補遺一卷合為三卷，於民國二十九年刊行。民國三十五年，上海東南日報文史周刊載劉永潛氏「論人間詞話及其注釋本」一文，嘗指出徐氏漏訂及誤注者五處，徐氏於再版時亦據為補益，故今之三卷本堪稱為行世版本中完備者（註）。

其他通行的版本中，如樂天，正生，北一，國泰諸出版社均以開明本為據，再加上一些王氏刪棄的詞論，畫蛇添足一番的以「新校本」的姿態出現，這就是書商要的噱頭，其實那些原來的校注，還不是出諸徐調孚氏之手。其他像廣文書局的「詞話叢編」本，育民出版社的「王國維先生三種本」及大方出版社印行「人間詞話」本是依據王忠愬公全集的石印本加

以翻印的，這些兩卷本皆是謬誤甚多且殘缺不全者，像這種書，仍然有人翻印，實在令人無法想像。

再談一本有關詞學的書，朱孝臧輯，唐圭璋箋的「宋詞三百首箋」，這本書目前通行的共有廣文，學生、中華、北一、國泰五個書局翻印，就中以廣文書局印行最早（民國四十九年），廣文翻印此書時，未做斷句及標點符號，只將原書影印，該書出版較早，缺點在所難免，為補救計，廣文特以低廉的價格出售。後中華、學生、國泰三書局，加以標點，斷句冠上「箋注本」，儼然以新的版本刊行，其實那些箋，仍然是唐圭璋氏的箋，只不過是書加上了斷句，標點後，便於一般讀者閱讀罷了。當然這三家書局出版同樣的一本書，不免令人想起其中必然有兩個書局是坐享其成的，只要讀者對於三家書局出版的日期稍加注意的話，必然會心裏有數的。最要不得的，就是北一出版社的「宋詞三百

首箋」，如果不看封面的話，還以為是廣文書局出版的，這可以說是翻印技巧中最劣等的。

有一個時期，臺北的三家書局的出版書目中，竟然同樣列着日本學者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最奇怪的一點就是價格好像是事先談妥一般的不二價，讓人一目瞭然的就是書局之間正在鉤心鬪角的降低成本，來一場殊死鬪。本來藝文印書館的「史記會注考證」是分裝十巨冊，售價方面偏高了些，可是禁不住宏業與樂天書局以廉價為號召的打擊，於是不惜背水一戰，結果造成了無聯營之名，而有聯銷之實，強迫讀者（也可以說是造福讀者）必得向三家之一購買此書，如果讀者有意買這本書的話。再翻閱三書，幾乎大同小異，其中尤其以宏業與樂天兩書局印行之「史記會注考證」，無論是版式，紙張、頁數，給人一種學生的感覺，這就是我們出版界所能够做的，在三者沒有什麼差異之處時，憑良心說，還是以藝文印書館印行的，携帶來得方便且便於閱讀。

翻印大部頭的書，對於某些以營利為目的的書商而言，仍然非要有大氣魄不可，因此像叢書，或是洋洋數十冊的巨著，對於前面所言之書商，是比較沒有胃

口的。可是有一部書却是例外，那就是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這本上迄戰國，下終五代的斷代巨著，在目前却成了以翻印爲業的書商底熱門書，目前較爲通行的有文化，文光，宏業，世界四種版本，如果要算年資的話，當然以楊家駱教授主編學術名著時出版的世界書局的「資治通鑑注」來得最久。原來這本書在當時售價是頗高的，可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宏業書局推出一套大約只有世界書局二分之一價錢的「資治通鑑注」時，才驚醒世界書局的好夢，遂忍痛也以同樣價格和宏業打起擂台，依據目前情況看來，世界書局的「司馬光」似乎略佔上風。如就書的樣式看來，兩本書仍然像是雙胞胎，當然宏業書局可以堂皇的舉出理由說：「這是胡三省的注，不是任何書局的專利」，因此，這本書的出版也應該算是合法的了。另外兩個書局出版的資治通鑑，他們打的旗號是以減輕讀者負擔爲號召的縮印上下冊，就好

像書局本身所想像的，在價錢方面是減少了許多，可是那種密密麻麻的字，令人望而却步，看多了那種字，也許得賠上自己的眼睛，這種無形的損失，豈是金錢所能彌補得了的。

最後談談一本頗爲重要的工具書，那就是四川提督張之洞及范希曾補正的「書目答問補正」，這本書可以說是近百年來，研讀中國古籍者，所奉爲鈞鑰的一本書，即是藏書者或買人之流，亦人手一編，其流行之廣，在前此目錄書中，像「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厥爲後來居上之作。照道理講，這本書在目前書市場中，應極易購得，然據筆者所知，目前只有藝文印書館和新興書局二本較爲通行。藝文本「書目答問補正」，是採取袖珍巾箱本式的刊行，字小而行密，藝文印書館雖請人參校「貴陽本」，糾出誤謬者多處，然校訂者墨跡草草，再加上印刷不良，因此校訂之處，多模糊不清，令人有功虧一簣之嘆。至於新興本「書目答問補正」，對於該書誤謬之處，均未加以更正，且連續再版多次，令人不解的是新興書局的版本是向某教授借其家藏本影印的（見頁首），而某教授竟然對那些謬誤之

選說小篇短年二十六

編燕柏林

32開本，三二六頁，特價50元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直接函購一般讀者九折，書評者九折，書評者目錄誌訂戶八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年度小說選編選緒言

李喬：孟婆湯

舒暢：○

王默人：盯着天花板上的壁虎

朱西甯：我與將軍

孟瑤：白日

許家石：一九七二年的冬天

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

王鼎鈞：小鎮逸聞

黃菊：阿貴

司徒門：金樹坐在灶坑前

江彤晞：彩虹的變貌

倪亭：青衫淚

陳冷：風在那裏

張系國：香蕉船

林柏燕：「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後記

處，亦置之不理。最妙的是，新興書局在六十一年以後出版的「書目答問補正」做了一次的「再補正」，可惜的是，其所補的，都只限於該書局出版的書而已。當初張氏與繆荃孫氏擬編此書時，在其「書目答問略例」中有其選書標準，新興書局的「再補正」，顯然的破壞了原書的體例，若張氏地下有知，當慨嘆人心不古也。

以上所談，只是舉幾本代表性的國學書籍而已，雖無書評之名，然也算盡到讀書人對於我國出版界的一份關心了。

註：見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八號或中華書局湘鄉王熙元著「歷代詞話鈞錄」一書，「民國詞話鈞錄」部份。

馬基維利「君王論」

河野健二作 莊園譯

馬基維利小傳

馬基維利 (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 一四六九年出生於翡冷翠的法律世家。當時麥迪齊 (de' Medici) 家族得勢，實行獨裁，而在義大利，翡冷翠、羅馬、米蘭、那波里、威尼斯等都市國家之間又在激烈抗爭。他幼年時代的經歷不明。一四九八年，翡冷翠成立共和國，他二十九歲，做了「關於自由和平的十人委員會」的秘書，從事與外國或外都市之間的外交，及本國國民軍的組織化。翌年，任外交官赴法國，切實體驗到國際情勢的複雜。一五〇二年，與當時極為活躍的教皇哲查烈、波爾查 (Cesare Borgia) 頗有接觸。這個有如惡魔的教皇，在「君王論」裏成爲政治家的理想。一五二二年，麥迪齊在翡冷翠復辟，翌年馬基維利涉嫌以反麥迪齊陰謀被捕入獄，不久被釋放出來，退出政治生涯，在聖亞西卡別墅從事寫作過其餘生。後來政治情勢改變，他也曾出入翡冷翠的社交界。一五二七，在憂慮祖國之中逝世。本書於一五二三年執筆，脫稿，獻給羅倫佐·麥迪齊 (Lorenzo de' Medici)，但到一五三二年才出版。其著作尚有「羅馬史論」「翡冷翠史」等。一五五九年，教廷爲對抗宗教改革，將其著作列入禁書，到一五七三年才准出版刪節版。



在長久受傳統與宗教支配的歐洲世界中，最先誕生生活生人的世界，既華麗又有血腥味，而且充滿活力的人的世界，是太陽之國義大利。通過地中海與近東，使歐洲與亞洲連結起來的東方貿易，便提供了這種機緣。統括歐洲世界的神聖羅馬帝國或羅馬教會的規制，在海上活躍的義大利商人或航海業者，金融業者及毛織品業者之前，已逐漸無力化、形骸化。人們已懂得自信和慾望，並已擁有自己的藝術，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國家。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强有力的啓幕。

地中海貿易的規模與性質，不像以後的東印度貿易或新大陸貿易那樣，具有國家的規模，實現政治力的集中。在義大利，新的政治單位，是以中世紀的自治都市為中心，加上周圍的農村部分所構成的都市國家。打破宗教與既成道德的界限而橫溢出來的人的精力，不但引起市民們在都市內爭權奪利，進而發展各都市國家之間，以及與諸外國之間的戰爭。人在到達穩定這世俗的世界之前，須要有長期間的戰爭。而在這都市國家之一，「花都」翡冷翠，奔走各方，以處理在文藝復興末期的各種政治難題的卓越思想家，便是年輕時的馬基維利。

當貿易的主導權移向大西洋海岸諸國，翡冷翠的毛織業開始衰退時，翡冷翠的政治、軍事情勢都已極盡複雜，甚至於有難於救治的跡象。其地位有如翡冷翠共和國的君主麥迪齊家，在十五世紀末，受強大的法軍入侵而告倒臺。由商人及基爾特手工業者所組成的市政委員會接管，由修道僧吉羅拉摩、沙弗那羅拉這個神祕的預言者，施行一種革命獨裁政治達四年之久。馬基維利從事他的政治活動時期，是沙弗那羅拉受拷刑的一四九八到一五一二年的十五年間。

因麥迪齊家復位，他被放逐，在翡冷翠的山莊，過着行山捕獵的「悲慘」生活，同時勤奮執筆著作「君王論」。

作爲一個君主，有心於權力的人，到底要做些什麼？要如何做呢？這便是本書的論點。馬基維利的目標，是在義大利全國的統一——古代羅馬的復活。它的內容，是要有一個能維持人民的自由，能制壓專橫的貴族的強有力的統一君主國家，也就是實現所謂「絕對王政」。

這種主張，比如照當時已漸漸走向統一國家的法國或英國，就可以說他確實能把握實際情勢。但「君王論」能成爲名著，並不止於這一點。他最大的功績，是他基於對人深刻的認識，暴露政治的策術，用驚人的筆力來解明一個政治人的地位與態度，及其法則。

人在論及國家或君主時，容易受品德或好惡所左右，淪爲想像的囚虜。「因此，實際上的生活與理想上的生活之間有相當的距離，只想應該做而不顧及實際上所做，不但談不上維持自己的生存，反而會急速招致滅亡。」冷酷的法則，在那裡起作用。就實際上的觀點而言，品德論是多半行不通的。

「人在實行所有自己認爲善的事物之中，往往會在許多不善之人中間自取滅亡。因此，君主爲確保自己的地位，必須知道行不善之道，而且要學會在必要時既能行善，也能不行善之道。」

因此，君主（主權者），在被愛與被懼怕之間，應選擇何者呢？

「如必須兩者擇一，被懼怕要遠比被愛安全。」

其理由，是存在於人性本身之中。

「人對所愛的人比對所懼怕的人更不會猶豫加以傷害。愛情是用情義的鎖鏈來維持的。人的根性是惡，所以只要自己的方便，隨時可以把它切斷。但恐懼却是用決不會寬緩的處罰的恐懼支撐着。」

雖然這樣，君主却不能橫奪臣下的財產或妻子而遭憎恨。因爲「人會迅速忘掉父親之死，却忘不了財產的喪失。」

「每個人都會認爲，君主能守信義，誠實生活而不利用奸智，是值得讚賞的。但現代的經驗教示我們，立下豐功偉業的君主並不怎樣注重信義，而是利用奸智欺瞞他人，終於克制守信義的人。」

馬基維利站在客觀而具體的觀點，從與道德論不同的層次來構築他的政治論。但他並不摒棄道德。君主雖然沒有必要具全世上所謂的各種德性，但却「絕對有必要裝扮全部具備。」君主「要裝扮，而且也須要慈悲、忠實、和靄與虔誠。但同時，如有必要轉向正相反的方向時，他也必須能隨時轉向，而且要在心裏有所準備，懂得轉變的方法，才是最緊要的。」

本書的主要論點是，君主對貴族、其他有力人物以及外敵如何保護自己，並不以敵視人民剝奪其自由為目的。君主受人民見棄，就會沒落。所以他主張不能以人民為敵。「人民的目的，比貴族的目的更為正當。」而「君王必須與人民和睦相處，但可以不必理會貴族。」

他同時期的著作「羅馬史論」裏，問說「君主與人民那一方更忘恩負義？」他甚而說「如君主能抑制猜疑心，實在是一種奇蹟，反之，如全部人民都能被引導到同樣的心情，就可說是驚天動地的了。」他明瞭人民的羸弱與單純，却不敵視人民。

這個帶有雪亮的眼睛和稍微彎曲的鼻樑的思想家，想洞識超越時間空間而不渝變的人性，並想大膽地導出一般原理。他很精密地解明了「善與惡均不能徹底的」人的二面性以及政治或法律的相對性。

馬基維利基於對人深刻的認識所做的政治論，到後世，竟致使流傳出馬基維利主義這種代名詞，用以形容為目的，不擇手段的政治策術。但馬基維利對馬基維利主義並無責任。馬基維利主義只是馬基維利所完成的政治認識的盜用與惡用而已。

讀他那紮實的文章，就不能不想像到他那「薄薄的，保持閉着的嘴唇」偶而一開，就會漾着冷冷的「譏諷的笑」。

「由來，命運之神是女神。所以，要支配它，就要打它踢它。比起冷靜處理事務的人，命運或者更服從這種人。所以它與女人一樣，總是年輕人的朋友。是因為，年輕人思慮較淺，專橫，而且大膽地支配着她。」

譯者按：本書中譯本——何欣譯「君王論」（國立編譯館出版，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未雨綢繆話

呂秀蓮

出版契約的訂立

一、引言

我不是文化圈內人，出版界種種一向外行，只因最近客串性地出了兩本小書，而有幸與出版界略攀交情，乃發現文化圈內人因出書而不睦之事時有所聞。究其實，則因中國人好講面子慣了，以言出書，自己的手稿能變成鉛字就很不錯了，怎好意思論斤計兩地討價還價？豈料書成而情勢變遷，或因紙貴洛陽而眼紅，或因夜長夢多而反目，總之，「先君子後小人」的結果，致使作者與出版業者間化玉帛為干戈，「勢不兩立」了。

再究其實，則一切似又應歸咎於一般人欠缺法律觀念有以致之。「法律」之於絕大多數人，若不是與死刑或罰金伴隨的名詞，便是律師及法官的謀生工具，至於我小市民一個，既不殺人放火，也不當司法黃牛，法律又於我何有哉！敬鬼神而遠之吧。

並非我在賣瓜，但我必須嚴正地指出其遺憾，執法與犯法者固離不開法，既不執法也不犯法的人，同樣地

需要與他做朋友。一天廿四小時中，我們的言行舉止與法律發生關係的何止一二，法律雖然有罰一儆百之效，更多的是防患未然的功能，它一方面解決紛爭，另一方面也在避免紛爭。

爲此，當書評書目社主編柯青華先生囑我從法律觀點談出版問題時，我雖明知自己的鄙陋，仍義不容辭地答應下來了。

關於出版的法律問題，範圍極廣，現行法中與之相關的主要有著作權法，出版法及民法債編的出版契約等規定。著作權法是規定著作權的定義、歸屬、限制與著作權被侵害及其救濟等的法律，偏重於著作權人的保護；具有公法及私法的性質；出版法則規定出版品之發行登記、獎勵、保障及處罰等項，偏重於主管機關對於出版的管制，純屬公法性質；至於民法債編的出版契約，乃是出版權授與人與出版人間爲出版某一著作物而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純屬私法，此三者所規定的對象不同，重點有別，性質亦異。

國內法學者間就此等問題爲文論述者，較諸其他法律問題之探討而言，似不多見，有者亦多從外國立法例而作拋磚引玉式之介紹，愚也不敏，自未敢忘形放肆，爰就作者與出版人間所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試着草擬一紙「出版契約」，並予逐條釋明，聊供參考。惟一因非文化中人，二因無法學造詣，管窺之見或不免於貽笑大方，還望各界賢達，尤其法學碩彥有以教我幸！

二、契約名稱的商榷

提筆本文之前，我曾參閱了四份所謂的合同，他們分別是：晨鐘出版社的「著作權授與著作權契約」，大林書店的「著作權讓渡契約著作權讓渡契約」，文星書店的「著作權轉讓契約著作權轉讓契約」，以及書評書目社的「著作權授與著作權授與契約」。

先不說契約的內容，其名稱似乎就大有商榷的餘地了。本來基於「契約自由的原則」（包括訂不訂約的自由，選擇當事人的自由，契約內容的自由及契約方式的自由等），當事人愛怎麼訂契約，都悉聽尊便的，然而

當不同的名詞，它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法律意義時，却由不得你不字斟句酌了。

首先，讓我們斟酌「著作權」和「出版權」，其次再談「授與」與「讓渡」或「轉讓」的區別。所謂著作權，依著作權法第一條第一項的規定：

「就左列著作物，依本法註冊，專有重製之利益者，爲有著作權：

一、文字之著譯

二、美術之製作

三、樂譜、劇本

四、發音片、照片及電影片」

根據以上的規定可知，著作權所保護的對象包括文字的著譯、美術的製作、樂譜、劇本、發音片、照片及電影片，此等著作物經註冊，則原作者便享有著作權了。而所謂「著作權」，指「專有重製之利益」而言——著作權人可就其作品獨占地予以利用，亦得予以複製，並得以任何方式予以銷售或改編，譬如文字的著作，著作權人可將其印行，改編成劇本、廣播、拍成電影，或在電視播映，或譯成外文等，著作權人享有排他性的支配權，他人若未徵得其同意，自不得爲任何此等使用，否則即構成了對著作權的侵害。

至於出版權，依出版法第一條：「本法稱出版品者，謂用機械印版或化學方法所印製而供出售或散佈之文書、圖畫。發音片視爲出版品。」及民法第五百十五條：「稱出版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文藝、學術或美術之著作物爲出版而交付於他方，他方擔任印刷及發行之契約。」等文字規定以觀，當係指就著作物享有印刷及發行的權利而言，而印刷及發行之權，實屬於著作權人「專有重製的利益」範圍之內，換句話說，出版權是著作權的一部分，有著作權斯有出版權，但有出版權的却未必有著作權了。舉例言之，A寫了本小說，由B出版社出版，A對該小說有著作權，除了出書外，可以翻譯，可以搬上銀幕等等，但B只有出版權而無著作權，因此除了依約代A出書——印刷及發行之外，若想將小說編成劇本或譯成外文，還得經A同意（另訂契約），

否則他無權處理。從而著作權爲出版權之母，二者具有主從關係，其權能之大小亦自有異。

著作權與出版權除有主從，大小之別外，性質上也不相同。著作權原兼有人格權與財產權的性質，著作權人除取得專有重製之財產權利外（稱「無體財產權」），對其著作物亦享有精神上權利，他人不得對之有損害其名譽之行爲，如將原著竄改、割裂，變匿姓名或更換名目發行時，即構成對原作者著作人格權的侵害，依著作權法第廿、廿一、卅四及卅五條之規定，有被判處一千五百元以下罰金的可能，原作者亦得主張其人格權受侵害，而訴請法院除去其侵害或禁止發行，並得向對方要求賠償其損害。至於出版權，前面已經說過，其內容只是「印刷與發行」而已，自然談不上人格權，從而一本書，無論由何人出版，或先後易人出版，均非註明著作人爲誰不可，但出版人之姓名或商號，則以該版實際擔當印刷及發行的人爲限，以後若改由別人出版，則前出版人爲誰，後出版人並無標明之必要。

著作權與出版權未盡相同，至此應了然無疑，那麼，單純地將著作物印成書行銷於世，與乎將你的著作權（包括翻譯，改編等專有重製之利益）悉數移轉給他人，其爲截然二回事，大概也無庸贅言了吧？

現在再談「授與」，「讓渡」與「轉讓」。讓渡非現行法律用語，宜棄置不用。「授與」與「轉讓」，却有略加釋明的必要。

「出版權的授與」，係指「有期限地」授與他人以出版權；迨期限屆滿或他方拋棄出版權利時，著作權人的著作權即圓滿回復，至於「出版權的讓與（轉讓）」，則係著作權人將其出版權「永久地」讓與他人，自己不能另行出版，也不可以改由他人出版。

「出版權的讓與」又與「著作權的讓與」不同，後者是指著作人將其就著作物所享的專有重製權永久讓與他人而言（通稱賣稿）。不過，著作權讓與後，受讓人並無必須出版的義務，他可以再將之轉讓，或授權第三人出版，甚或永不出版，作者對自己作品的支配權可謂喪失殆盡，只好眼巴巴地聽任別人去處置了。（當然，其人格權仍應受尊重）。

明白了出版權與著作權，授與和讓與各有其不同的法律意義之後，也許你在簽訂契約時，就不致於對「著作權的讓與契約」，「出版權的授與契約」以及「出版權的讓與契約」一視同仁了吧？

下面我以「出版權授與契約」為準，擬就了一份契約，就單純地「出書」所可能發生的問題，作未雨綢繆式的約定，掛一漏萬或許難免，但我相信，如能翔盡若斯，雙方當能以君子風度始，亦以君子風度終了。

三、出版契約例示

出版權授與契約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 因其自著 (自譯) (自編) 「 」一書 (以下簡稱本書) 出版事件，與 (以下簡稱乙方)，訂立出版契約，其內容如左：

第一條：甲方同意將本書出版權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授與乙方，由乙方獨家印刷及發行；乙方同意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誠實信用原則擔當本書之印刷及發行之責。

第二條：甲方應將本書付印所需稿件 (包括圖表照片等) 整理齊全，於 年 月 日以前交付乙方，乙方應於 年 月 日以前完成初版之印製。

甲方或乙方逾越前項約定期限，未交付稿件或未完成印製而情節重大者，他方得終止契約，拒絕出版或收回其出版權。

第三條：甲方應擔保其對於本書有出版授與權，並無違背著作權法、出版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甲方曾將本書之全部或一部，交付第三人出版或曾在他處發表，為其所明知者，應於本契約簽訂前，將其情事告知乙方。

甲方違反前二項約定時，應對乙方所受損害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甲方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不得以本書之全部或一部為左列不利於乙方之行爲：

(一) 將本書自行或委託他人印售。

(二) 以自己或他人名義編印與本書相同或近似之著作物或其他足以妨害本書銷路之著作物。

(三) 其他足以妨害乙方關於本書應享法益之行爲

甲方違反前項約定時，應對乙方所受損害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乙方對於本書之名稱及內容，不得擅自變更或刪改，但認為確有更改之必要時，得無償商請甲方斟酌更改之。

第六條：乙方應以適當格式印刷本書，並應為必要之廣告及用通常之方法，加以推銷。

甲方就本書之印刷，廣告及推銷得表示意見，乙方於無甚妨害其成本支出之範圍內，應予尊重。

第七條：甲方對於本書之印刷，應負一次無償校對之責。

乙方對於本書之註冊登記事宜，應負全責，但甲方應予協助辦理。

第八條：本書初版時，應印製 千冊，再版時每次以 千冊為原則，其售價由乙方定之，但不得過高。

第九條：乙方應於本書初次印製完畢時，一次給付甲方報酬，但再版報酬之給付，於每年六及十二月底各結算一次。

前項報酬，以每冊定價百分之 ，初版時 千冊，再版時實際銷售冊數計算之。

第十條：為計算再版之報酬，乙方應備具有關本書印製及銷售之帳冊文據，甲方得隨時請求查詢。

第十一條：本書出版後，因故調整其定價者，乙方已給付甲方報酬之部分，不另行調整。

第十二條：本書出版後，乙方應無償贈與甲方 冊，再版時 冊。

甲方承購本書時，得請求乙方依定價六折予以優待。

第十三條：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已出版之本書已賣完而乙方怠於或無力繼續負擔印刷及發行者，甲方得限期

催告其履行，逾期仍未履行時，

甲方得終止契約，收回出版權。

乙方未經甲方同意，擅將本書出

版權授與他人時，甲方亦得終止

契約，收回出版權。

第十四條：本契約有效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第十五條：本契約一式兩份，由甲方各執

一份為憑。

甲方：

住址：

身份證總號：

乙方：

負責人：

住址：

(身份證總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個月就再版的書！

「尋找另一扇窗」

如果您以為「新女性主義」是一所堂奧之屋的話，那麼不論從室內或者從室外，透過那麼一扇窗去將呂秀蓮女士偷窺那麼一下子，都該是件很過癮的事吧！

從呂秀蓮女士的這扇窗子，您可以望見「新女性主義」的一隅，也可以望見呂秀蓮女士用伊那枝筆所繪下的大千世界，無論就那個角度去看，總可以探索到旁人所不能及之的一面。「尋找另一扇窗」的價值也就在此了。

每冊40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
劉摺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二十五年來現代詩總目錄 (上)

邱隆發

前言

現代詩在台灣，自民國三十八年來，已近二十五年，這二十五來的詩壇可說是多姿多姿。詩社、詩刊的陸續成立、發行；詩集、詩選的相繼出版；幾次大規模的詩評論專號對二十年來的詩壇也做了多方面探討與回顧，這些活動使得整個詩壇呈現一片蓬勃的景象。但是一份反映整個詩壇動態與成就的「總目」卻一直未見轉刊，這對現代詩創作者及批評者瞭解詩壇動態及蒐集詩史材料都有很大的不便。林鋒雄先生在第十一期龍族詩刊「從中國現代詩壇總目談起」一文中，呼籲成立現代詩庫：選一特定之地點，設立專櫃，蒐羅自台灣光復前後的詩集以至現在所刊的詩集、詩刊、詩翻譯、詩評論集、報章雜誌等重要文獻，以便詩創作者、批評家、讀者的借閱參考。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構想，但是詩庫之成立實以完整的「詩壇總目」為首要條件。編者亦亟見詩庫的及早成立，因此四處查訪，用力搜集，編為此份目錄，以為詩庫的成立而催生。

這份目錄包括下列五部份：

- 一、詩論
- 二、書目
- 三、詩選
- 四、詩刊 甲，停刊之詩刊 乙，目前發行之詩刊

五、詩集 (下期刊出)

詩論、書目、詩刊、詩選四部份皆按出版年代之先後為排列之順序；詩集則依作者筆名或姓氏筆劃之多寡為排列之順序。

讀者如果對於現代詩的發展想作更進一步的瞭解與認識，下列幾篇文章實可做為重要的參考文獻。

(1) 孫密德 二十年來中國「現代詩」與「現代繪畫」的比較。刊於龍族詩刊第九期「評論專號」頁一〇二至一一四。其中介紹現代詩的成長與功過頗為中肯扼要。

(2) 余光中 十七個誕辰 刊於現代文學四十六期「現代詩回顧專號」頁十一至二十七，並收於余光中散文集「焚鶴人」。本文介紹藍星詩社的成立與發展，並對現代詩的過去現在、未來、作一回顧與前瞻。

(3) 楊牧 關於紀弦的現代詩社和現代派，刊於現代文學四十六期頁八六至一〇三；敘述「現代詩」成立與發行情形，文後並附錄「現代詩」刊物上的一些重要文獻。

(4) 張默 「創世紀」的發展路線及其檢討，刊於現代文學四十六期頁一一二至一三〇 本文後並附有「創世紀」大事記(1954—1970)。

(5) 趙天儀 「笠」往何處去？ 刊於「龍族詩刊」，「評論專號」頁八四至八九 介紹「笠」詩社成立經過、發展及該社之精神。

(6) 陳芳明 新的一代新的精神 刊於「龍族詩選」序，並收於陳芳明詩論集「鏡子和影子」頁二七五至二八八。介紹龍族詩社的理想與精神。

(7) 舒裘 國內詩刊近貌 刊於出版家雜誌十三、十四期介紹十多種目前仍在發行的詩刊列出發行人、編輯者、刊址等項目，並簡述各詩刊之特色。

(8)張默 現代詩成長的證物 刊於幼獅文藝二三八期 介紹十八種詩選及兩專號，簡述各詩選集之內容與特色。

本日錄搜集整理期間，先後承周夢蝶、洛夫、陳芳明、瘴弦、余光中諸位先生提供部份資料，謹在此致謝。

由於諮訪未週，部份資料未得以過目，疏漏錯誤，在所難免，尚祈作者、讀者來函補正，以求完整。

一、詩論

書名	作者	出版處	出版年
紀弦詩論	紀弦	現代詩社	四三
新詩論集	紀弦	現代詩社	四五
詩的解剖	覃子豪	藍星詩社	四五
詩的表現方法	覃子豪	普天出版社	四七
詩論	夏濟安編	文學雜誌社	四八
詩與詩人	林文月等	文學雜誌社	四八
論現代詩	覃子豪	藍星詩社	四九
掌上雨	余光中	文星書店	五三
現代人的悲劇精神與現代詩人	羅門	藍星詩社	五三
詩的欣賞	陳紹鵬	文星書店	五三

詩的創造	陳紹鵬	文星書店	五四
批評的視覺	李英豪	文星書店	五五
現代詩的投影	張默	商務印書館	五六
中國現代詩論評	張健	藍星詩社	五七
現代詩的基本精神	林亨泰	笠詩社	五七
單子豪全集	單子豪	單子豪全集出版委員會	五七
詩人之鏡	洛夫	大業書局	五八
中國現代詩論選	洛夫、張默、痲弦編	大業書店	五八
幼獅文藝「詩專號」(二八六期)	痲弦編	幼獅書店	五八
現代詩人書簡集	張默編	普天出版社	五八
心靈訪問記	羅門	藍星詩社	五八
現代詩的欣賞	周伯乃	三民書局	五八
紀弦論現代詩	紀弦	藍燈出版社	五九
中國新詩之回顧	周伯乃	廣文書局	五九
詩的鑑賞	彭邦楨	商務印書館	六〇
秩序的生長	葉維廉	志文出版社	六〇
心靈札記	張默編選	藍燈出版社	六〇
現代詩回顧專號	現代文學四六期	現代文學社	六一
從變調出發	張默等	普天出版社	六一
從深淵出發	洛夫等	普天出版社	六一

焚鶴人	余光中	藍星詩社	六一
現代詩的解說與評論	林鍾隆	現代潮出版社	六一
現代詩散論	白萩	三民書局	六一
中國現代詩評論（龍族詩刊九號）	龍族詩社編	林白出版社	六一
板歌	陳慧樺	蘭臺書局	六一
中國新詩風格發展論	高準	華崗書局	六一
鏡子和影子	陳芳明	志文出版社	六三

二、書目

書名	作者	出版處	出版年
中國當代文藝作家名錄	中央圖書館編	中華叢書委員會	五九
中國現代詩作者資料彙編	現代文學社編	該社	六一
自由中國詩集目錄彙編（一九四九—一九六六）	星座詩社編	刊於現代文學四六期及星座詩刊十二期	六一
中國現代詩集目錄初編（一九六六—一九七二）	水星詩社編	刊於水星詩刊第九期	六一
國內詩刊近貌	舒斐	刊於出版家雜誌第十三、十四合刊本	六一
現代詩成長的證物	張默撰	刊於幼獅文藝二三八期	六一
中國現代詩壇總目	龍族詩社編	龍族詩刊第二期——第十一期	六〇至六三
幼獅文藝二十週年目錄索引	幼獅文藝編輯部編	幼獅書店	六三

三、詩選集

書名	作者	出版處	出版年
中國新詩選輯	張默、洛夫編	創世紀詩社	四五
中國詩選	彭邦楨、默人編	大業書店	四六
淺草集	風遲等	現代詩社	四六
詩創作集	青年作協編	復興書局	四七
十年詩選	上官予等	明華書局	四九
六十年代詩選	張默、瘧弦編	大業書店	五〇
浪花集	黃桐海主編	青年生活社	五一
詩潮(第一年選)	雲鶴主編	非以同社	五一
臺灣省作家作品選集(第十冊)	文壇社編	該社	五二
大學生詩選	王潤華等	大學生雜誌	五二
七人詩選	王幻等	葡萄園詩社	五二
中國新詩之葩	李霜青編	元杰出版社	五二
中國現代詩選	張默、瘧弦編	大業書店	五二
七十年代詩選	張默、洛夫、瘧弦編	大業書店	五三
己酉端午詩集	中國新詩學會編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五八
中國新詩選	綠蒂主編	長歌出版社	五九
第七度(文星詩選)	大林書店編	大林書店	五九

新詩金句選	王憲陽編	巨人出版社	五九
一九七〇詩選	洛夫編	仙人掌出版社	六〇
六十年詩歌選	正中書局編	正中書局	六一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選)	洛夫主編	巨人出版社	六一
龍族詩選	龍族詩社編	林白出版社	六二

詩選翻譯

書名	譯者	出版處	出版年
華麗島詩集(日文)	笠詩社譯	若樹書房	五九
中國名詩選(韓文)	許世旭譯	韓國同和出版公司	六一
La Paesie Chinoise(法文)	胡品清譯	Seghers Editeur Paris	五一
New Chinese Poetry	余光中譯	Heritage Press	四九
Modern Chinese Poetry: Twenty	葉維廉譯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五九
Poets from Republic of Chian	榮之穎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六一
Modern Verse from Taiwan	王靖獻譯	Guest Editor	六一

四、詩刊

甲、停刊之詩刊

刊名	刊期	發行人	主編	編開	本創刊年月	停刊年月	出版期數	發行處	備註
現代詩	先為月刊後改為季刊	現代詩社	紀弦	三十二	四二、二	五三、二	四五	臺北市	
藍星週刊	週刊	藍星詩社	覃子豪、余光中	報紙專欄	四三、六	四七、八	二一	臺北市	刊於「公論報」
「藍星」分刊			朱家駿	報紙				宜蘭	刊於「宜蘭青年」
藍星詩選	季刊	藍星詩社	覃子豪	二〇	四六、八	四六、十二	二	臺北市	第一號名稱「獅子星座」第二號名稱「天鵝寶座」
藍星詩頁	半月刊	藍星詩社	夏菁、余光中、羅門、蓉子	報紙型	四七、十二	五四、六	六三	臺北市	
藍星季刊	季刊	藍星詩社	覃子豪	二〇	五〇、六	五一、二	四	臺北市	
藍星年刊	年刊	藍星詩社	羅門、蓉子	二〇	五三	六〇	二	臺北市	出版一九六四、一九七一兩期
今日新詩	月刊	左曙萍	編委會	三十二	四六、一	四六、五	五	臺北市	
詩·散文·木刻	季刊	詩散文本木刻社	朱嘯秋	二〇	五〇、七	五二、四	六	臺北市	五、六兩期改為十六開本
縱橫詩刊	月刊	縱橫詩刊社	劉國全	三二	五〇、三	五一、三	五	臺北市	
野火詩刊	月刊	野火詩刊社	綠蒂、素跡	三二	五一、五		四	臺北市	
海鷗詩刊	月刊	海鷗詩社	編委會	報紙型	五一、十二	五四、三	十五	花蓮	
新象詩頁	雙月刊	黃衡舟	編委會	三十二	五二、十二	五七、四		彰化	
星座詩刊	季刊	星座詩社	編委會	三二	五三、四	五八、六	十三	臺北市	

南北笛	①旬刊 ②週刊 ③季刊	南北笛季刊	編委會	先為報紙專 欄後改為三 十二開本	四五、四 五七、五	旬刊十六期 週刊三期 季刊五期	臺北市	刊於「工商日報」
現代詩頁	不定期	現代詩頁編委會	朱沈冬	報紙型	五三、六 五四、六	七	高雄	
曙光文藝詩 展望	月刊	白山塗	編委會	三十二	五四、九 五五、十一	十三	豐原	油印本
北極星	年刊	北醫北極星 詩社	編委會	三二	五三、六 五八、六	七	臺北市	
中國新詩	不定期	長歌出版社	綠蒂、一信、宇彬	三二	五三、十一 五七、十一	十一	臺北市	第一至第四期刊名「詩」 第五、六兩期名稱「中國 詩刊」第七期起改稱「中國 國新詩」
詩宗詩刊	不定期	詩宗社	編委會	四十	五九 六一、三	五	臺北市	前四期與晨鐘、環宇合出 ①雪之臉(仙人掌) ②花之聲(晨鐘出版社) ③風之流(晨鐘出版社) ④月之芒(環宇出版社)
風格詩刊	季刊	風格詩社	編委會	二〇	五九、一 五九、四	二	花蓮	第二期改為四〇開
桂冠	季刊	桂冠季刊社	編委會	二五	五八、九 五九、二	三	臺北市	
水星詩刊	雙月刊	水星詩社	編委會	報紙型	六〇、一 六一、五	九	高雄	
盤古詩頁	月刊	黃志廣	陳鴻森	報紙型	五七、七 五八、一	七	高雄	
文星詩頁				雜誌專欄				刊於文星雜誌
暴風雨詩刊	雙月刊	暴風雨詩刊 社	編委會	報紙型	六〇、七 六二、七	十二	屏東	
山水詩刊	月刊	山水詩刊社	編委會	報紙型	六〇、十		高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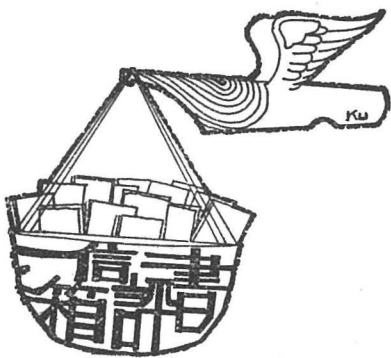
乙、目前發行之詩刊

刊名	期	發行	人主	編定	價開	本創刊年月	最近一期發	數行	社	址備	註
創世紀詩刊	季刊	創世紀詩社	洛夫	十五	二〇	四三、十六三、一三六	五十八年元月	發行至二十九	臺北市吳興街二三九巷五十四號之二	期停刊，六十九年九月復刊	(三十期)
海洋詩刊	不定期 校內刊物	臺大海洋詩社	編委會	非賣品	三二	四六	六二、六	第十卷	臺大海洋詩社		
葡萄園詩刊	季刊	王在軍	編委會	十二	二〇	四九、七六三、四四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七一—十六號				
笠詩雙月刊	雙月刊	黃騰輝	編委會	十二	二五	五三、六六三、二五九	臺北市松江路三六二巷七八弄十一號				
噴泉半年刊	校內刊物	師大噴泉詩社	編委會	非賣品	二四	五七	六二、六十二		臺北市師範大學課外活動組第十一信箱		
彩虹居	不定期 校內刊物	靜宜文理學院 彩虹居詩社	編委會	非賣品	四十	五六	六二、五四		臺中市復興路三段一七〇號		
龍族詩刊	季刊	龍族詩社	編委會	十五	二〇	六〇、三六三、一十一	臺北市漢口街一段六八巷五號				
主流	雙月刊	主流詩刊社	編委會	十二	二五	六〇、七六三、三十一	臺中市美村路四之二號				原為季刊第五期改為雙月刊第十號為「評論專輯」
大地雙月刊	雙月刊	文馨出版社	編委會	十	二〇	六一、九六三、三八	陽明山凱旋路三九號				



每册55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復興崗詩刊	不定期校內刊物	政治作戰學校詩歌研究社	編委會 非賣品	二五	六三、一六三、三二	北投復興崗政治作戰學校
秋水詩刊	季刊	秋水詩刊社	編委會 十五	二五	六三、一六三、四二	臺北市郵政信箱十四一五七號
文中國詩刊	季刊	英文中國詩刊社	編委會 十五	二五	六二、十六二、十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十四一五七號
Chinese Poetry 英	季刊	後浪詩刊社	編委會 二	報紙型	六一、九六三、三十	臺中縣沙鹿鎮文昌街四八號
後浪詩雙月刊	雙月刊	後浪詩刊社	編委會 二	報紙型	六一、九六三、三十	臺中縣沙鹿鎮文昌街四八號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十二期「信箱」中，吳海、王芥男兩先生對「談金聖嘆式的批評」拙文，或說措詞「未免太過」；或希望能「更詳細」的「再批評」。這兩點意見都可接受；但其所以會有這兩點意見，乃基於一個原因，即；該文中所作的僅屬舉例，難免斷章取義，而有「說服力又不够」之嫌。但且假時日（容重閱所有金批書籍），我擬寫：「論金聖嘆的批評方式」，來作一番系統而具體的研討。

陳香 五月二日

編輯先生：

貴刊第十期「書評信箱」承蒙劉紹銘先生推介筆者譯介當代英國作家 Graham Greene 的幾本小說，實在非常感謝。由於個人課業比較繁忙，又剛好碰到畢業、服役、升學以及就業問題一直糾纏著身心，這一兩年內可能翻不出書來，特地向我敬愛的劉先生及貴刊讀者致萬分的歉意。又個人才學有限，閱歷不深，搜集到 Greene 氏著的小說只有：The Heart of the Matter, A Burnt-out Case 和 The Honorary Consul。而我希望如果有一天翻譯他的小說前能對他的作品有一全盤或概括性的了解，在國內只能零星的搜集到這幾本書，殊感遺憾，很希望貴刊讀者能多少提供一些 Greene 氏的資料，當感激不盡。

亞青 四月二十八日

編輯先生：

拜讀貴刊十三期之後，發覺「書評書目」是越出越盛，這在臺灣的雜誌界，是一件罕見的現象。

十三期，第一二九頁，楊德勝先生所提之「歷程雜誌」正是由一羣向沙漠進軍的青年所組成。遺憾的是，

自籌劃迄今業有半年餘，而遲遲未出，一因經濟變動鉅大，再則組織未能健全，幾瀕夭折。我要說的是：「歷程」將延期出刊，且將變更人事。對貴刊服務讀者的熱誠，敝人甚表感激，煩於下期代為更正。

××兄：

讀者 吳東興 五月十日

拙作「才盡江郎言」一篇容或寫得過火，但是沒有胡君那篇投書，大概也不會有這篇東西。這事鬧得大家心裏都不舒服。我這人看來似乎心高氣硬，十分難纏，有些生氣的事說過也就算了。

來信語焉不詳。退掉的文章難道是說拙作不好，如果這些文章有道理，理當刊出，好讓我看過以後，有所答覆，或者「批駁」。十四期希望航寄我一份，也許我又是「不甘罷休」的。

「書評書目」立意不錯，可惜沒有一個陣容堅強的智囊團。因為貴刊的中庸作風，嚇退了那些有新銳氣息，能有厚望的批評家，更何況在自我檢查的標題下，多少話不能暢所欲言，吞吞吐吐——這是臺灣文界的一個通病，並不以貴刊為最。所以這份雜誌，似乎辦得很起勁，而實際上發生了不什麼作用。這也是臺灣每一本雜誌的一個通病，便是奄奄一息，不知所云，「文季」立圖闖出這層魔障，可惜立論太偏，……甚為可惜。

……「書評書目」以後希望少登不負責任的讀後感，予作者難堪。有的作家善於創作，不善於寫批評或者理論文章，看了會「氣死」！但是又無能為力，替自己辯護。這樣會結成很深的冤家。我不反對拿一篇東西來討論批評，如果有見地，自然也可以說出一個道理來！但是我反對這種囫圇吞棗，遊擊作風的讀者投書，覺得似乎是編者在那裏公報私仇！其實大家有什麼私仇，不過是看法不同，欣賞的作家不同而已……

××先生：

弟 水 晶 五月七日

五月一日出版的「書評書目」十三期到了。謝謝你們在卷末的「批評索引」第⑤頁將拙文「政治、宗教與遠藤周作的沉默」附列，惟作者姓名誤為「李鳴光」，應該是「李鳴元」才對，是否可以請你們更正一下。

李鳴元 五月十五日

• 最近稿擠，許多原應在本(十四)期刊出的稿件，如譚雅倫『談「家變」的聯想』；何欣「無處可飛的人們」；陳宗敏「書」；黃燕德『從「一九八四」談人類思想組織化的危機』符兆祥；『「大豆田裏放風箏」讀後』；林煥彰『可愛的「露珠」』；李牧華「傳記中的趣味」等，均將於十五期刊出，特向作者致歉。

• 由於稿擠，「停刊中文雜誌目錄」及「筆談」黃春明「鑼」與「莎喲娜啦·再見」等文亦將移到下期發表，請讀者原諒。

•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學會將於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四日，在該校研究圖書館展覽室舉辦「中國現代詩與小說書展」。內容包括，詩論、詩刊、詩選、詩集、小說評論、小說選、小說集、文學刊物等，台大中文學會負責人邱隆發爲了此次書展，搜集了一份頗爲詳盡的「二十五年來現代詩總目錄」交由本刊發表，以饜讀者。該會負責人表示，歡迎對現代文學有興趣的讀者前往參觀指教。

• 呂秀蓮女士的「未雨綢繆話——出版契約的訂立」是一篇非常難得的文章，從事寫作而又準備出書的朋友，應該細讀一番，由於篇幅關係，本期只刊出一半，下期將刊出對出版契約例示條文之詳細說明。

• 本刊合訂本已出版三卷(見封底廣告)，除劃撥直接向本社函購外，中國書城大地出版社、中華書城遠景出版社及台北市南陽街華欣書局，均代售本刊合訂本，歡迎前往選購。

• 上(十三)期本刊有兩處錯誤，錯得極爲離譜，一是將喬志高先生的名字弄錯了，真是極不禮貌，一是封面上之出版日期，將六十三年錯印成六十二年，這都不是手民之誤，完全是編者個人的疏忽，對寫信告訴我們錯誤的讀者，我們在此要向您說一聲謝謝，另一方面，我們將再加強校對工作，以減少不應發生的錯誤。



• 林柏燕主編、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之「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出版已經有兩個多月了，凡曾入選歷年年度小說作者，均有贈書，且已寄出；其中僅楊海宴和蔡昭仙，因無通訊地址，尚未寄書，如有讀者知道他們的近況，請告訴我們。

• 爲了配和「論姜貴小說的主題」，我們另外徵得中央副刊的同意，轉載了惠天先生的「姜貴的小說」，在給中副編者的信裏，我們也希望拿到惠天先生的通訊地址，却尚未得到，如有讀者知道他的消息，亦請和本社聯絡，以便寄贈雜誌給他。

■書評書目雜誌或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之書籍，如有缺頁、破損、倒裝煩請寄回更換。

■長期訂戶要變更地址，請在每月二十日前來信通知本刊。信中請註明姓名舊地址和新地址，逾期請到原居住處收取。

■在每月十日後，仍未收到本刊之訂戶，請電話臺北市（三三三七六三）或寫信告訴我們，謝謝。

①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②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③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嫻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④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兼編 定價二十五元

大江版年度小說售完不再印行，優待本刊讀者一律八折，四冊合購優待價七十元，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談報紙索引，並評「新聞紀要與新聞索引」（郭榮趙編）	蔡 武	人與社會	2：1	38—42	63.4
「相對論入門」讀後（巴涅特）	園 丁	人與社會	2：1	86—87	63.4
論洛夫的「長恨歌」	彩 羽	大地詩刊	8	29—34	63.3
「論洛夫的長恨歌」讀後（彩羽）	古 添 洪	大地詩刊	8	35—36	63.3
「內心世界的交響」讀後——一對「大眾化」問題之商榷（羅門與劉非對話錄）	古 添 洪	大地詩刊	8	45—47	63.3
聽，碧果唱出了什麼？——兼論「春·農村組曲」	陳 芳 明	大地詩刊	8	48—58	63.3
李白的「菩薩蠻」詞欣賞	琦 君	文 壇	166	32—33	63.4
一盞亮起的紅燈——評王文興的小說「家變」	周 寧	文 藝	58	78—86	63.4
評大氣環流系統與氣候（張鏡湖）	姜善鑫譯	文藝復興	50	36	63.3
「新八不主義」與「高準詩抄」（高準）	陳 一 山	文藝復興	50	50—58	63.3
包若望與「毛澤東的囚徒」	魏 子 雲	中央月刊	6：6	67—72	63.4
讀史方輿紀要與顧祖禹	陳 香	中央月刊	6：6	100--106	63.4
鍾理和作品的日本經驗和祖國經驗	張 良 澤	中外文學	2：11	32	63.4
蔣經國先生與「呻吟語」（呂坤）	周 冠 華	中原文獻	6：4	9—10	63.4
讀「錦瑟」詩的欣賞感（李商隱）	塘 峯	中國天主教文化	1	103—107	63.4
聖多瑪斯所著「超性學要」中文譯本（Ludovicus Buglio & Gabriel de Magalhaens 合譯）	黎 正 甫	中國天主教文化	1	108—118	63.4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聶隱娘」之淺探 (斐莉)	蕭	登	福	今日中國	36	122—133	63.4
西方文化的新趨向——M·貝茲透解的自然奧秘 (森林和海洋)	范	澎	濤	今日世界	518	63	63.4
孔子的另一部書——緯書	徐	進	雄	幼獅	39:4	60—62	63.4
聊齋中的戴奧尼西安小說「狐蔓」 (蒲松齡)	王	文	興	幼獅文藝	39:4	106—121	63.4
關於「蘭舟」一部英譯中國歷代女詩人選集 (鍾玲與 Kenneth Rexroth 合譯)	林	建	山	幼獅文藝	39:4	178—180	63.4
呂坤其人其書 (呻吟語)	彭	桂	芳	青溪	82	12—15	63.4
我讀「乾杯」 (鳳兮)	野	渡		青溪	82	125—128	63.4
十年後 (Zhores A. Medvedev)	Cooper,	拾	穗	Author etc.	288	188—194	63.4
新版大英百科全書 (大英百科全書編輯部)	拾	穗	拾	穗	288	194—200	63.4
欣喜「成唯識論」英譯本的面世 (Wei Tet 譯)	高	永	霄	香港佛教	165	12—13	63.2
讀「三句不離本抗」——評介阮毅成先生的新著	高	越	天	浙江月刊	6:3	24	63.3
藝術家的心靈顯像——論司馬中原「青春行」	孫	璋	芒	書評書目	12	9—14	63.4
「旅人的故事」 (鍾梅音)	李	子	俊	書評書目	12	18—19	63.4
高更傳 (查理·高漢)	林	同	森	書評書目	12	54—55	63.4
關於「紅樓夢原理」及其他 (杜世傑)	張	欣	伯	書評書目	12	56—61	63.4
李著「詩經通釋」簡介 (李辰冬)	一	觀		書評書目	12	63—66	63.4
談「兒童文學」周刊 (馬景賢主編)	林	良		書評書目	12	101—105	63.4
評 The Lessons of History 的兩個中譯本 (鄭緯民及幼獅翻譯中心各譯)	老	農		書評書目	12	8—14	63.4
新談藝錄	艾	華		現代學苑	11:4	53	63.4
介紹一本最實用的兒童美術教學新書「國小工作·美勞教材進度與作品評鑑」 (陳處世)	蔡	金	柱	國教天地	6	47—48	63.4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請從「精神醫學入門」(普林斯頓)	王	培	榮	國教天地	6	49	63.4
鏡花緣及其作者(李汝珍)	思	兼		新文藝	217	136—143	63.4
「電話簿」讀後感(Chester L. Krause & Clifford Mishler)	黃	亨	俊	新光郵鈔	81	8—10	63.3
季辛吉——權力的使用(David Landau)	翁	長	福	新聞天地	1363	18	63.3
評「菲島原始文化與藝術」(劉其偉)	宋	哲	美	藝壇	73	20—22	63.4

貳、報紙部份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讀「箴佛教人士」(桓來)	暨	東		中央日報	10	63.4.	4.	13
評介傳播研究論文摘要第三集(楊孝濬編)	曾	虛	白	中央日報	10	63.4.	4.	18
評「能量的翻譯」(Mitchell Wilson 著何峻譯述)	楊	覺	民	中央日報	10	63.4.	4.	20
讀「萬物之靈」有感(喬木)	任	真		中央日報	9	63.4.	4.	22
「愛書的人」讀後(彭歌)	杜	舜	卿	中央日報	10	63.4.	4.	23
知識的「燈塔」——一個大學教師對「愛書的人」讀後感(彭歌)	曹	俊	漢	中央日報	12	63.4.	4.	26
「腦風暴」讀後(那福忠)	蔡	松	齡	中央日報	10	63.4.	4.	27
姜貴的小說(旋風等)	惠	天		中央日報	9	63.4.	4.	28—29
不爭脂粉粧台——評謝霜天的綠樹(上)	陳	鼎	環	中央日報	10	63.4.	4.	30
「發展認識論」讀後(Jean Piaget)	林	忠	雄	中華日報	5	63.4.	4.	1
評介「文明的歷程」(Erich von Daniken)	李	牧	華	中華日報	8	63.4.	4.	8
索忍尼辛的散文詩(呼吸的自由等)	顏	元	叔	中華日報	9	63.4.	4.	9
評介「給艾美莉的玫瑰」(福克納)	余	雨		中華日報	5	63.4.	4.	15
評介「戰爭與冒險」(邱吉爾)	仲	英		中華日報	5	63.4.	4.	22

篇 名	評 者	報 紙 名 稱	版	年 月 日
外「杭」人談「杭」話（讀阮毅成著三句不離本杭）	惜 亭	中華日報	9	63. 4. 23—24
凱樂如是說（讀傑姆斯·凱樂著的改造世界）	張 秀 亞	中華日報	9	63. 4. 28
「范滂傳」文中的問題（後漢書黨錮列傳）	陳 誠 中	中華日報	5	63. 4. 29
仁愛精神的具體表現——評介「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畫冊（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喬 寶 泰	中華日報	5	63. 4. 29
讀「愛情！愛情！愛情」（吳繼釗）	秋 雲	中華日報	9	63. 4. 30
從「留情」看張愛玲底傳統觀念	唐 吉 松	中國時報	12	63. 4. 24
藝術的光輝——介紹「美術教育雙月刊」（潘元石等主編）	余 我	新生報	10	63. 4. 6
愛似一片彩雲——「歲月天涯」讀後（呼嘯）	袁 簡	新生報	10	63. 4. 20
感召與啓示「音樂創作散記」讀後感（黃友棣）	林 聲 翕	新聞報	9	63. 4. 18
小說面面觀（Edward Morgan Forster）	彭 歌	聯合報	12	63. 4. 12
「往事漫談」說起（褚問鵬）	朱 介 凡	聯合報	12	63. 4. 18
懷念雅舍（讀梁實秋著雅舍小品）	彭 歌	聯合報	12	63. 4. 26
看雲集（梁實秋）	彭 歌	聯合報	12	63. 4. 27
讀「讓代溝消失」（黃驥）	黎 亮	國語日報	7	63. 4. 5
我讀「蔣院長言論選集」（蔣經國）	余 瑞 霖	國語日報	6	63. 4. 10, —11, 13
從「露珠」談到詩（曾妙容）	林 良	國語日報	3	63. 4. 14
「金色的鹿」評介（藍祥雲）	曾 門	國語日報	3	63. 4. 14
「讓路給小鴨子」的研究（羅勃·麥羅斯基）	陳 正 治	國語日報	3	63. 4. 21
扎根的一代——讀「中國人的光輝」後（殷允芃）	紫 痕	國語日報	7	63. 4. 21
評「大熊和桃花泉」（徐正平）	林 鍾 隆	國語日報	3	63. 4. 28
宋賢的漁墅類稿（陳元晉）	費 海 璣	大華晚報	10	63. 4. 22
「胡雪巖」讀後（高陽）	莊 練	經濟日報	10	63. 4. 17—19
「誰也沒有寫過的臺灣」評介之一、二（鈴木明）	王 璇	臺灣時報	9	63. 4. 15, 17

篇	名	評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呂秀蓮著「新女性主義」與「尋找另一扇窗——拓荒的話」讀後	夏一君	青年戰士報	8	63.	4.	12	
介紹曉風的「愁鄉石」與陳敏華「晨海的風笛」	吳青玉	青年戰士報	8	63.	4.	19	
介紹「養生之道」(鄭康宏主編)	無隱居士	青年戰士報	8	63.	4.	19	
我讀「三度生命」(米契·郭安)	曉曉	青年戰士報	8	63.	4.	19	

附註：1. 雜誌部份依雜誌名稱筆劃先後排列。

2. 報紙部份共收十三種報紙，依報紙名稱筆劃及日期排列。

本刊五月號要目

第十三期

- 陳芳明 細讀顏元叔的詩評
 徐佳士 談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
 丹 扉 「新女性主義」讀後
 喬志高 喬志高書簡
 覃雲生 遠來的和尚
 覃雲生 內銷中文雜誌目錄
 謝鮮聲 當代福音書研究
 惜 亭 「只有一個地球」
 朱西甯 讀「春天華爾滋」的一點感懷
 莊 園 評尼采「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說」
 邱秀文 訪魯稚子談「讀書先生」

每冊20元(郵票通用) 臺北39—33號信箱

歐美科學新書簡介

投石

——通俗的、淺易的、入門的——

「生物化學短課」(*Short Course in Biochemistry*, Albert H. Lehninger, 420 p., Worth Publisher, 1973, US\$ 12.95)

一本最佳的生物化學入門，文字清晰平易，各方面問題平衡顧及，並貫串成爲生物化學的中心觀念及理論。全書分爲四部份：(一)生物分子(Biomolecules)，(二)分解作用及磷塩高能鍵之生成(Catabolism and the Generation of Phosphate-Bond Energy)，(三)合成作用及磷塩高能鍵之利用(Biosynthesi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Phosphate-Bond Energy)，(四)遺傳消息之複製，翻印及傳譯(Replication,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Genetic Information)。每章之後均附有摘要及練習問題，書末並有名詞解釋，極適宜大學一、二年學生，外科(非主修生化)學生，以及社會上從事有關生物化學工作人士自修利用。

「生命」——尚未完成之實驗(*Life—Th. Unfinished Experiment*, S. E. Luria, 167 p.,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US 7.95)

作者用極平易而非科學性的文字，介紹了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的基本理論，利用這些理論解釋了自然界生命的起源，並演化爲複雜的生物體，不但如此，作者進一步討論到近代生物學知識對於疾病治療、個人心理行爲、及羣衆社會之可能影響，也許不久的將來，人們將被迫作一重大之決定，那就是如何利用這些知識來支配人類自己的命運？，做爲一名現代公民，再不能罔顧近代生物學既有的重大成就，並且應當注視此一科學進一步的發展，這本書是給予一般讀者最好的介紹。作者盧瑞亞(S. E. Luria)曾於一九六九年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羅賽佛」——劍橋日子的回憶 (*Rutherford—Recollections of the Cambridge Days*, Mark Oliphant, 158 p., American Elsevier, 1972, US\$ 7.50)

羅賽佛於一九一一年完成著名的 α ——粒子散射實驗，確定了原子核的存在，隨後領導開溫第實驗室 (Cavendish Laboratory) 成為二十世紀初期實驗核子物理學的主流，作者跟從羅氏後期工作十年，關係親密，此期間重要成就包括中子的發現，第一座高電壓加速器，以及第一次人為原子核裂等等，作者以第一手資料重拾五十年前開溫第的光彩年代。書中對於羅氏私生活，人格精神，以及研究室氣氛等均多有描述，物理學生會讀來親初，外行人也可視為傳記一讀，瞭解到一位偉大的人格面。描寫有關劍橋開溫第實驗室的書籍，其實前後已經出版不少，主要原因是這個研究室的成就太大，先先後後「生產」了至少一打以上的諾貝爾獎主，這本新書已是錦上添花，但又喚起許多人的回憶。

「環境污染對健康之影響」 (*Health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George L. Waldbott, 316 p., C. V. Mosby, 1973, US\$ 7.50)

這本書是一部簡要之手冊，介紹各種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對於專業研究人員而言，此書尚不够深入，但若迅速需要有關之資料此書卻是最好最快之來源。全書二十四章，每章均有詳盡的參考文獻與書籍，某些章節（例如討論身體之保護作用）略嫌簡短，但有些部份（例如討論氟與鎘之作用）卻非常詳細，全書最有價值的是其中豐富的圖表及索引。

「瞭解大腦」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rain*, John C. Eccles, 138 p., McGraw-Hill, 1973, US\$ 5.95)

全書六個講題，資料與論據均非常豐富，對於一名大、中學生來說，這本書會讀來吃力，但一名聰明的學生會發覺獲益匪淺，所費的力氣是值得的。作者曾獲一九六三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熱心大腦神經研究四十五年，閱讀此書可以感染到作者治學的熱忱與功力。書中某些論點

或有武斷，但仍是一本好書，為心理學及神經生理學學生所必讀。

「核能：其物理及其社會影響」 (*Nuclear Energy: Its Physics and Its Social Challenge*, David Rittenhouse Inglis, 395 p., Addison-Wesley, 1973, US\$ 4.95 paper back)

此書讀者對象是文科大學生，書分兩部：第一部份是解釋核能的物理學，作者非常成功地對外行人介紹了核能科學及其利用，書中用很淺易的比喻使讀者瞭解了許多問題，譬如鈾為什麼會分裂？連鎖反應為什麼有臨界體積？等等；第二部份是提出核能及核子武器對人類的影響，以及在社會上引起的爭論，作者儘量地提出正反雙方面的意見，並附有數篇原著文獻，但書中似不免反映出作者個人的成見，及其反對核子武器甚至核能利用的用心，因此這本書失去了一本教科書應有的客觀立場，一本好的教科書應該是提供各方面的資料與文獻，然後讓讀者自作結論。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作者雖然是一名物理學者，卻不減其對社會的責任感，這種熱忱是可貴的。

動植物的採集與收藏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Plants and Animals*, Jens W. Knudsen, 320 p., Harper & Row, 1972, US\$ 5.00 paper back)

由於近年來人們開始關切到自然環境對生物的關係，因此一名專業的業餘的動植物收藏家，也應該顧慮到採集作業對生態環境之影響，譬如動植物的絕種問題，自然環境遭受破壞的問題。在這本書裏，作者強調採前計劃和採集紀錄兩件事，此外，書中指導在溫、熱帶採集動植物的適當方法，其中包括重要工具自製法，正確的採集操作，以及藥劑配方，各種藥劑包括有固定劑、防腐劑、及麻醉劑等等。

「癌症學新近之研究」，一九七二 (*Current Research in Oncology*, 1972, C. B. Anfinsen, M. Potter and A. N. Schechter, eds., 214 p., Academic Press, 1972, US\$ 6.95 paper back)

此書係從美國國家衛生署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所

舉辦一連串的演講編輯而成，可以說是在臨床方面以及基礎科學方面，對癌症近期研究之總覽，每位作者均提出他們研究領域的發展，以及將來對癌症治療的可能性，其中特別側重免疫治療及化學治療的討論。對於醫師和癌症研究人員來說，這本小書是實惠而經濟的。

「相對論與天文學」(*Relativity and Cosmology*, William J. Kaufmann, III., 134 p., Harper & Row, 1973, US\$ 2.95 paper back)

近來有關相對論和天文學的書非常之多，但是不藉數學公式，只用文字，而又介紹得體的卻非常之少，這本書的出版終於達成此一任務，對於具有好奇心與頭腦的年輕學生乃是一大福音。全書分十一章，從萬有引力、相對論一直談到一九七二年天文學新發現，此外並討論到宇宙的起源和宇宙的大小等問題。對於學物理與天文的學生，此書應列為必備，對外行學生，此書是最新也是很好的指南。

本刊四月號要目

(第十二期)

老農 評 *The Lessons of History*

的兩個中譯本

孫璋芒 論司馬中原「青春行」

陳香 雜誌校對與錯字

陳祚龍 合力擴展書刊外流

覃雲生 談臺灣的雜誌

林良 談「兒童文學」周刊

水晶 「才盡」江郎言

李子俊 評「旅人的故事」

林同森 評「高更傳」

覃雲生 全國雜誌目錄

羅蘭 我的讀與寫

每冊20元(郵票通用) 台北39-33號信箱書評書目社

財團
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書評書目雜誌社
合辦

兒童文學創作獎徵稿辦法

- 爲了讓兒童們有更好的讀物。
 - 爲了提高國內兒童讀物的水準。
 - 爲了鼓勵更多的有心人士參加兒童文學的創作，我們設置了這項兒童文學創作獎。
- 我們徵稿的範圍和獎金是這樣的：

1. 圖畫故事：

適合低年級及學齡前兒童閱讀，以圖畫爲主，配以簡單文字，每冊十七幅以上。可自寫自畫或兩人合作，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如果是二人合作，獎金按圖二文一分配。）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五千元。

2. 童話：

適合中年級兒童閱讀，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五千元。篇數不拘，但每件限三萬至五萬字。

3. 少年小說：

適合高年級兒童閱讀，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八千元。篇數不拘，但每件限五萬至七萬字。

4. 兒童詩歌：

不限閱讀年級，長短不拘，至少十首，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五千元。

我們不限制體裁，凡是科學的、文學的、趣味的創作皆在歡迎之列，但下列稿件請不必應徵：(1)已印行者(2)已發表者(3)全部或部份翻譯外國作品者。

※來稿請裝訂成冊，在九月底前寄台北市郵政39-33信箱書評書目雜誌社『兒童文學創作評審委員會』。如須退稿者，請附回郵信封。我們將聘請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作審慎、公正的評選，得獎作品於明（六十四）年元月揭曉，並舉行頒獎，得獎作品出版權歸本會所有，並得錄製成錄音帶，但作者可另抽取版稅。



久永得值* 誌雜的存保

1 (期四至一)卷一第
元十七價特

2 (期八至五)卷二第
元十七價特

3 (期二十至九)卷三第
元十八價特

了版出本訂合刊本

已早卷一第本訂合裝精面布刊本
便之卷三第訂裝乘現，空一售銷
存無已完售，套百一訂裝新重，
一撥劃局郵至請購欲，訂裝可書
。可即收社目書評書號四七二九

元百二價待優 / 購合卷三 ●

